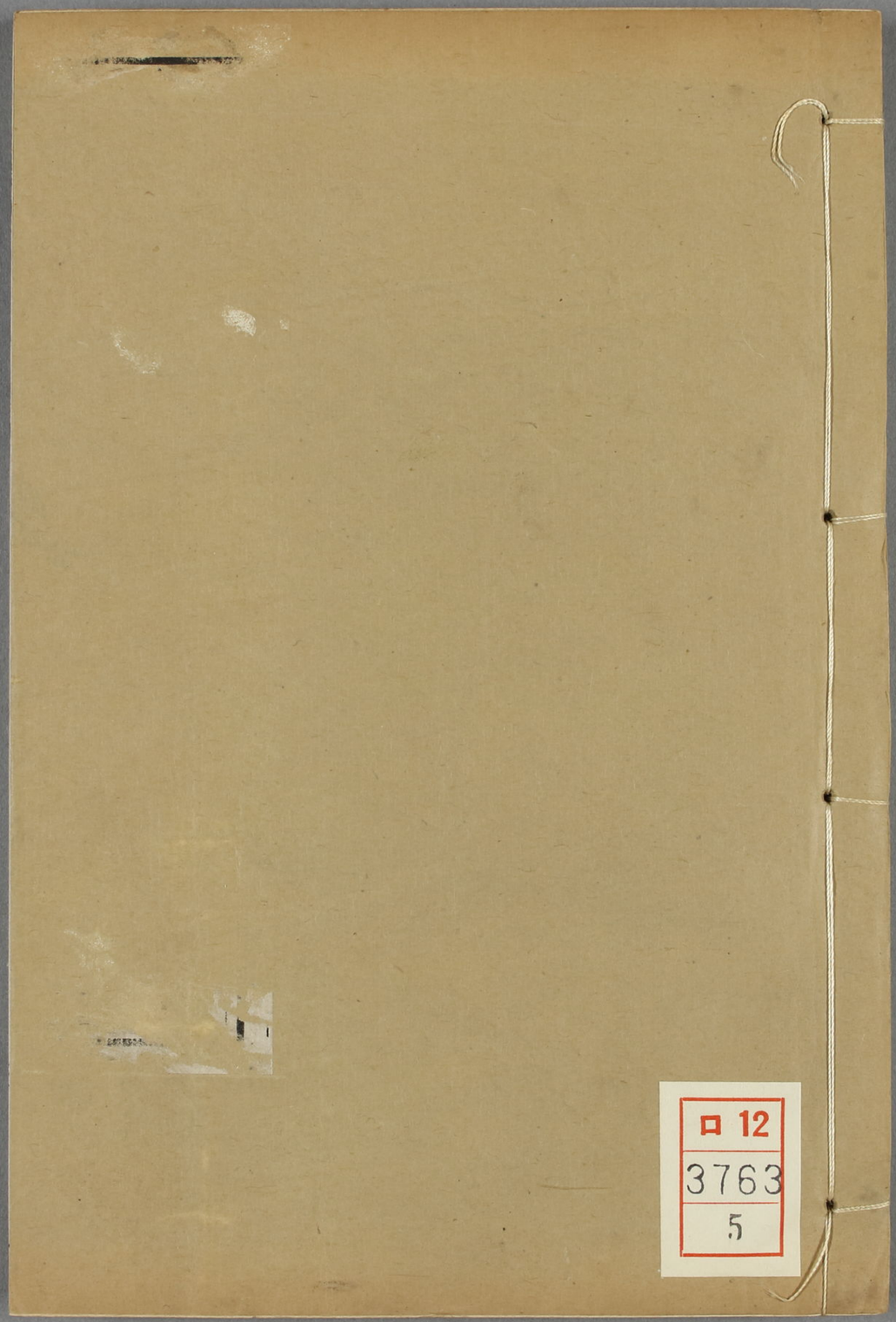


12
3763
5

D12
3763
5

深衣考誤　　婺源江慶貢永著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辨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破體深遠故謂之深衣

永案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裁衽之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為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王藻疏始今為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祛音邱縫音逢要一遙反）

鄭氏曰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圜之為一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疏曰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裔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三之七尺二寸者裳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餘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鄭下狹頭鄉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

永案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拾用斜裁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二寸各邊去一寸為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寬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為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濶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奇衺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疏及續衽鉤邊諸說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說誤

之耳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永案衽者斜殺以裄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有衽之名此指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俯祭喪服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為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見深衣篇鄭亦舉言之耳此經與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問喪云扱上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裄於左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濶上交裂一幅而為之二幅皆交裂是末繇所字之意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屬深衣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裄之與相連無要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屬深衣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裄之與相連無要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喪服亦云衽屬衣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是陽體舒散故垂而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得之按此皆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按喪服疏曰衽二尺有五寸孔氏乃謂深衣衽得衽名何耶裁下幅上明是斜裁相對他服衽相對深衣下屬幅何以謂之衽耶且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鄭注深衣得謂是深衣之衽耶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鉤邊別是一物此蛇末云宜兩邊有與彼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疏亦自相抵牾

深衣云續衽鉤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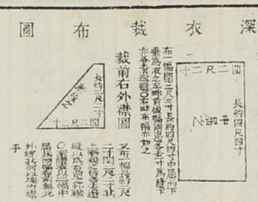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縱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也漢時謂之曲裾蓋裳後為裾縱於裾曲而前故名曲裾也所以必用鉤邊者裳之右畔前後衽不合若無鉤邊則行步之際露其後衽之裏有鉤邊而後可以掩裳際也鄭氏特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為鉤曲之義使非別縱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其以象閏蛾孫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續衽鉤邊之義鄭注分明疏家泪之後儒之說并鉤邊失之詳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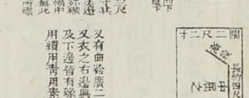
疏云衽為深衣之裳以下濶上狹謂之為衽裳前後皆然凡深衣前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兩旁皆續衽而鉤邊者其說漢矣又曰衽當旁考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按此說甚誤皆似小要頭獨上交裂一幅而為之二按裳幅不皆交裂孔氏謂十二幅皆交裂是未繇所字之意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屬深衣前後也若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裄之與相連無要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喪服亦云衽屬衣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是陽體舒散故垂而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得之按此皆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按喪服疏曰衽二尺有五寸孔氏乃謂深衣衽得衽名何耶裁下幅上明是斜裁相對他服衽相對深衣下屬幅何以謂之衽耶且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鄭注深衣得謂是深衣之衽耶刪定之說大失鄭注之意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鉤邊別是一物此蛇末云宜兩邊有與彼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疏亦自相抵牾

末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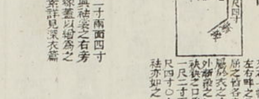
深衣正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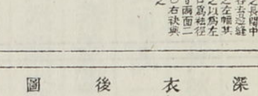
裁衣前右外襟圖



裁袂與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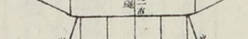


深衣衣裁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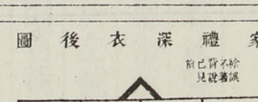
裁裳前後續幅圖

裁鉤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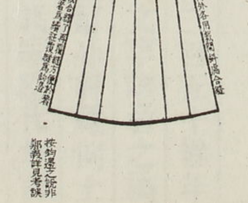
深衣裳裁布圖

裁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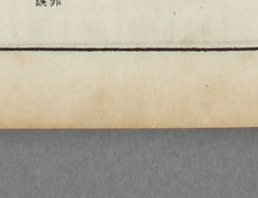


附小要圖

深衣前圖



家禮深衣前圖



舊說深衣裳裁布圖

深衣後圖

家禮深衣後圖

家禮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深衣者也此說一行分明是為得之然又云與相連無異故云連右衽之不殊象前後之形非謂衣分別言之也又與鄭注之說相違鄭注之意謂右衽之深衣與左衽之深衣不可謂連之也若今曲裾之深衣則以續衽鉤邊使深衣裳之時未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為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按孔氏王藻疏有似唐時朝服有兩曲裾例以釋文釋之十過既續衽則曲裾唯宜施於右耳

家禮深衣制度云衣全四幅其長過膝下屬於裳

注云用布二幅中居下垂前後共為四幅如今之直領形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膝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承按深衣之領自左而掩於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形恐誤矣家禮深衣圖亦是兩襟相掩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說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說之誤前後四幅每幅屬裳二幅而衽之四幅在兩旁衽之上頭但有角屬於衣前襟之裏一幅則有曲裾屬之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注云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漫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承按孔氏誤擇玉藻裳幅皆交解家禮遂承其誤當以玉藻衽當旁鄰注為正又按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此注亦畧言裳以六幅分為十二幅下齊廣於要中耳其為上下之殺者在當旁之衽非謂十二幅皆殺也

又云方領

注云兩襟相掩衽在旁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承按深衣云曲裾如矩以應方注裾交領也右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司馬溫公引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謂頭下別施一裙與所交領使之方正又引後漢儒林傳服方領注方領直領也左傳衣有脩注稽領會也曲禮注裾交領也謂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裾疑更無它物朱子此說蓋從溫公後說也鄭氏謂如今小兒衣又與相連無異故云不殊象前後之形非謂衣分別言之也右者也此說又與鄭注之意相違鄭注之意謂右衽之深衣與左衽之深衣不可謂連之也若今曲裾也鄭以

春秋地理考實序

讀詩者以鳥獸草木爲緒餘讀春秋者亦當以列國地名爲緒餘春秋暨左氏傳二百五十餘年地名千數百有奇或同名而異地或一地而殊名古今稱謂不同隸屬沿革不一有文字語音之譌有傳聞解說之誤欲一一核實無差雖博洽通儒猶難之杜當陽癖於左號武庫集解外有釋例土地名別爲部地志之學號專長然闕略不審者已多所指糾繆者亦間有後出地理諸家隨代加詳視當陽孤守漢晉紀載宜有增擴春秋傳說彙纂

國朝儒臣所修俱經

睿鑑欽定地理考訂彌精詳杜所不知援古證今能確指其所在杜有乖違隨事辯正併杜注錄出可別成一書然而學殖無涯搜討難徧更考前賢地志之書及近代二三名家之說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從來著述家踵事增華或亦　功令所不禁也家貧不能儲書聊據所見聞者輯成春秋地理考實四卷竊取多識緒餘之意或可爲麟經之一助云爾年力衰頽黽勉爲之稿屢刊削乃成定本中間或遺或誤知不免摘瑕指疵則俟淹通博雅之君子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仲夏月婺源江永慎修氏書時年七十有八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

春秋地理考實

學海堂

婺源江歲貢永著

隱公

元年 鄭 孔穎達疏宋太史公書世本菊引傳記以爲世族之初封鄭桓公之國也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祭仲祭氏之出封祭之初封祭伯仕王朝著本於王畿也祭本周公之胤胙土於祭故以爲氏祭在今滎陽府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祭城祭伯祭仲皆葬焉又有祭陵祭墓今祭城東北有祭亭祭周祭伯之邑也杜注祭國在滎陽縣東北

江蘇貢春秋地理考實　卷三十四

元年趙　蒙墓在今開封府睢州今坎當為曹地曹州今為

二年楚　這公會齊陳宋鄭伯于稷以成宋城武南北二城皆宋邑稷在今山陽縣東南十五里成武縣東南有地名稷亭是也成武縣東有北城南城蒙墓在今歸德府永城縣東北蒙即古蒙縣也有二城北城則為蒙國南城有蒙澤蒙縣北有蒙鄉蒙澤蒙鄉皆因蒙城而名之也今永城縣東北有蒙城蒙墓在蒙城東北十五里是也成武縣東南有二城北城為成武南城為城武成武城武皆因成城而名之也城武縣東南有地名稷亭是也今成武縣東南有地名稷亭是也

胡　楚滅之　胡子國在今潁州府阜陽縣東南十五里

楚　楚都丹陽今為歸州秭歸縣東南有丹陽城

千畝　楚敗晉師于邲晉師北濟今為黃河

邲　楚敗晉師于邲晉師北濟今為黃河

修　晉士會帥師治兵于脩以為三行以復舊職脩今為山西平陽府

曹　曹伯廬卒于師

師　曹伯廬卒于師

許　許男業卒于師

師　許男業卒于師

三年晉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齊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衛　衛侯使孫良夫甯相徵會于齊

甯　衛侯使孫良夫甯相徵會于齊

魯　魯侯使仲孫蔑叔孫僑如徵會于齊

仲孫　魯侯使仲孫蔑叔孫僑如徵會于齊

叔孫　魯侯使仲孫蔑叔孫僑如徵會于齊

曹　曹伯使公子負芻徵會于齊

公子負芻　曹伯使公子負芻徵會于齊

邾　邾子使大夫高固徵會于齊

高固　邾子使大夫高固徵會于齊

薛　薛伯使大夫寧毛徵會于齊

寧毛　薛伯使大夫寧毛徵會于齊

鄫　鄫子使大夫曹宣公徵會于齊

曹宣公　鄫子使大夫曹宣公徵會于齊

秦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西乞術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四年邾　邾子來朝

宋　宋公使公孫壽來聘

公孫壽　宋公使公孫壽來聘

五年祝邱　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北有祝丘

邾　邾子來朝

六年成　成今為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成亭

臨　臨今為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臨城

北制　今為河南府孟津縣東北有北制亭

防　防今為兗州府寧陽縣東北有防山

北戎　北戎今為順天府薊州東北有北戎城

七年鄧　鄧今為河南府鞏縣西南有鄧城

滕　滕今為兗州府滕縣

八年垂　垂今為河南府鞏縣西南有垂亭

鄫　鄫今為兗州府嶧縣東南有鄫城

防　防今為兗州府嶧縣東南有防山

戴　戴今為歸德府考城縣東南有戴城

邾　邾子來朝

邾　邾子來朝

邾　邾子來朝

一竹書仲子惠厲十二世而侈於共池傳寫之誤共池即共池也杜注西有共池志云虞公出奔地名闕里縣東北有共池

十一年惠曹伯襄薨子桓公射姑立

桓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于曲池

曲池衛地濟陰成武縣東北有曲水經注曲水出成武縣東北流逕曲池侯城東又東北流逕曲池侯城北又東北流逕成武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定陶縣故城西又東北流逕定陶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乘氏縣故城東又東北流逕東緡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金鄉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方與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方與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昌邑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山陽郡東平陸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東平陸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須昌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須昌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壽張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東阿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濟北盧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濟北盧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臨邑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臨邑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平原郡平原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平原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安德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厭次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厭次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富平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又東北流逕無棣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無棣縣故城北又東北入于海

十三年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孛惡氣所生

十二年曲池侯來朝

曲池侯見上桓公會宋公于曲池

十三年鄑子來朝

鄑子名牼注魯國東緡縣北有鄑城

十四年城祝丘

祝丘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故祝丘城

十五年宋公馮卒

宋公馮莊公也

十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十七年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

十八年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桓公子莊公同母弟

二年於餘邱

於餘邱魯地

三年鄑

鄑子名牼

四年春

春秋之時水災之大者莫過於此

五年郎

郎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故郎城

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七年夏

夏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南有夏亭

八年蔡邱

蔡邱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蔡邱城

九年葵丘

葵丘齊地陳留考城縣東有葵丘城

十年長勺

長勺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長勺城

十一年鄑

鄑子名牼

十二年蒙

蒙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蒙山

十三年北杏

北杏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北有北杏城

十五年牟

牟國名今青州府東南有牟城

十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十七年陵

陵齊地平原德平縣東北有故陵城

十八年濼

濼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流經濼源縣西又北流經濼陰縣西又北流入于大清河

生竇

生竇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生竇城

堂阜

堂阜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堂阜

乾時

乾時齊地濟南臨淄縣西北有乾時

九年葵丘

葵丘齊地陳留考城縣東有葵丘城

十年長勺

長勺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長勺城

十一年鄑

鄑子名牼

十二年蒙

蒙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蒙山

十三年北杏

北杏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北有北杏城

十五年牟

牟國名今青州府東南有牟城

十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十七年陵

陵齊地平原德平縣東北有故陵城

十八年濼

濼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流經濼源縣西又北流經濼陰縣西又北流入于大清河

生竇

生竇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生竇城

堂阜

堂阜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堂阜

乾時

乾時齊地濟南臨淄縣西北有乾時

遂城在今河北保定府遂城縣西北今按水經注云蛇丘縣北無遂鄉氏族略曰遂國在蛇丘縣西北今遂城縣西北有遂城故城是也

界陳侯氏曰遂國嬴姓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有遂鄉故城是也

阿今東阿縣

地今按東阿縣今屬泰安府

十四年鄄

鄄魯地今山東濮州鄄城縣北有鄄城故城

大陵

大陵魯地今東平東南有大陵故城

二十四年城小穀

小穀魯地今東平東南有小穀故城

二十五年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城楚丘

楚丘衛地今曹州府曹縣東南有楚丘城

二十七年宋大水

二十八年大有年

二十九年諸

諸魯地今山東諸城縣

三十年鄫子來朝

鄫子名謀

三十一年郎

郎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故郎城

三十二年小穀

小穀魯地今東平東南有小穀故城

三十三年城諸及防

防魯地今山東金鄉縣東北有防城

三十年鄫

鄫子名謀

三十一年郎

郎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故郎城

三十二年小穀

小穀魯地今東平東南有小穀故城

三十三年城諸及防

防魯地今山東金鄉縣東北有防城

元年落姑

落姑齊地今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落姑城

二年陽

陽魯地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陽城

屈

屈魯地今兗州府曲阜縣東有屈阜

桔秩之門

桔秩之門魯城門

純門

純門魯城門

泉

泉魯地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泉林

泉

泉魯地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泉林

共

共魯地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南有共城

曹

曹魯地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南有曹城

遠市

遠市魯城門

遠

遠魯地今兗州府曲阜縣東南有遠鄉

三年鄑

鄑子名牼

四年春

春秋之時水災之大者莫過於此

五年郎

郎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故郎城

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七年夏

夏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南有夏亭

八年蔡邱

蔡邱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蔡邱城

九年葵丘

葵丘齊地陳留考城縣東有葵丘城

十年長勺

長勺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長勺城

十一年鄑

鄑子名牼

十二年蒙

蒙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蒙山

十三年北杏

北杏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北有北杏城

十五年牟

牟國名今青州府東南有牟城

十六年向

向魯地泰山南城縣東北有向城

十七年陵

陵齊地平原德平縣東北有故陵城

十八年濼

濼水出泰山萊蕪縣東北流經濼源縣西又北流經濼陰縣西又北流入于大清河

生竇

生竇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生竇城

堂阜

堂阜魯地泰山萊蕪縣東北有堂阜

乾時

乾時齊地濟南臨淄縣西北有乾時

二十年城諸及防

諸魯地今山東諸城縣

防魯地今山東金鄉縣東北有防城

二十一年邾

邾魯附庸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邾城

二十二年聚

聚魯地今山東鉅野縣東南有聚城

二十三年鼷

鼷魯地今山東曹縣東南有鼷城

二十四年城小穀

小穀魯地今東平東南有小穀故城

二十五年郎

郎魯地泰山蒙陰縣西南有故郎城

二十六年城楚丘

楚丘衛地今曹州府曹縣東南有楚丘城

二十七年宋大水

二十八年大有年

二十九年諸

諸魯地今山東諸城縣

三十年鄫子來朝

江蔵貢春秋地理考實

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四年蔡陽(傳)楚師還次于蔡陽(杜注)蔡陽縣今汝寧府新蔡縣(御覽)引京相璠曰(紹)宋地今蔡陽縣是也(水經注)淮水又東逕蔡陽縣故城南(漢)屬汝南郡(後漢)因之(晉)屬新蔡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隋)皆因之(唐)屬蔡州(宋)屬淮西路(元)屬汝寧府(明)屬南陽府(本朝)屬汝寧府(一統志)蔡陽城在新蔡縣東北(舊志)縣東北三十里有故城(紹)即蔡陽城也(水經注)淮水又東逕蔡陽縣故城南(紹)今縣東北三十里有故城(紹)即蔡陽城也(水經注)淮水又東逕蔡陽縣故城南(紹)今縣東北三十里有故城(紹)即蔡陽城也

本音封(紹)反隆氏釋文引左傳音紛(紹)又反(紹)又音豐(紹)反二音(紹)今俗音皆讀如紅(紹)反(紹)又音童(紹)或音道(紹)又反(紹)是屬紅

江歲貢春秋地理考實

定公

元年大陸(傳)魏獻子分晉田自大陸以東(注)大陸在鉅鹿北(疏)大陸在鉅鹿北者地理志鉅鹿縣北有大陸澤是也(經)及鄭(傳)鄭伯以璧假許田(注)魯有天子所賜郊祀之田在泰山博縣西北(疏)許田在泰山博縣西北者地理志泰山郡博縣西北有故龍亭是也(經)盟于(傳)盟于皮丘(注)皮丘魯地(疏)皮丘魯地者地理志無文(經)侵鄭(傳)侵鄭以報東門之役(注)東門之役在六年(疏)東門之役在六年者彼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故伐我東門是也(經)圍(傳)圍費以報南蒯之叛(注)南蒯之叛在十二年(疏)南蒯之叛在十二年者彼傳云南蒯之將叛也是也(經)城(傳)城中城(注)中城魯城內城(疏)中城魯城內城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莒父及霄(注)莒父魯邑霄魯地(疏)莒父魯邑者地理志無文霄魯地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漆(注)漆魯地(疏)漆魯地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諸及鄆(注)諸及鄆魯地(疏)諸及鄆魯地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郈(注)郈魯邑(疏)郈魯邑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中城(注)中城魯城內城(疏)中城魯城內城者地理志無文(經)城(傳)城費(注)費魯邑(疏)費魯邑者地理志無文

江蔵貢春秋地理考實

行氏之師于鈐今城故赤伏百泉（傳）入城魏師及范氏之師于溷子

淮送納舟師自淮入淸通泗口入淸境過宋之虹縣水道有不通者變而通之以達於汴水之淸杜氏所謂近淸水也今黃河北道大致皆由淸口入淮矣

北經崇陰至陵陽（陵陽今安徽青陽縣）

南極豫章（豫章今江西南昌府）

王朝興盛說

王朝興盛說見傳論考訂卷末

周

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今武功縣也（邰國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

十九年（莊）鄧侯吾乎（鄧國在今襄陽府鄧州東北大潭是）

十八年（莊）鄧侯吾乎（鄧國在今襄陽府襄陽縣北十五里）

二十年（莊）公會齊侯于首止（首止在今河南開封府睢州東）

二十一年（莊）公及齊侯遇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東北）

二十二年（莊）公及齊侯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二十三年（莊）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十五年（莊）甯毋以公命救周（甯毋周大夫）

二十六年（莊）公至自伐衛（衛今河南衛輝府）

二十七年（莊）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

二十八年（莊）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十九年（莊）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在今山東濟寧州東南）

二十一年（閔）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北）

二十二年（閔）公及齊侯盟于洮（洮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二十三年（閔）公及齊侯盟于魯濟（魯濟在今山東濟寧州東南）

二十五年（僖）甯毋以公命救周（甯毋周大夫）

二十六年（僖）公至自圍緡（緡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

二十七年（僖）公及齊侯盟于貫（貫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二十八年（僖）公及齊侯盟于洮（洮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二十九年（僖）公及齊侯盟于咸（咸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三十年（僖）公及齊侯盟于牡丘（牡丘在今山東東昌府高唐州東北）

三十一年（僖）公及齊侯盟于甯毋（甯毋周大夫）

三十二年（僖）公及齊侯盟于邢丘（邢丘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東）

三十三年（僖）公及齊侯盟于咸（咸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二十五年（文）甯毋以公命救周（甯毋周大夫）

二十六年（文）公至自晉（晉今山西太原府）

二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洮（洮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二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垂（垂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三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衡雍（衡雍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南）

三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犖（犖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西南）

三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柯陵（柯陵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

三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四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四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四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五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五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五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五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五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五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五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五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五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五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六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六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六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六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六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六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六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六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六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六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七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七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七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七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七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七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七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七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七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七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八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八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八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八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八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八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八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八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八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八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九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九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九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九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九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郪丘（郪丘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

九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陰（平陰今山東東昌府平陰縣）

九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卞（卞在今山東泰安府泗水縣東）

九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九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九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二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二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二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二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二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二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二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二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二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二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三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三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三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三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三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三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三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三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三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三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四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四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四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四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四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四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四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四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四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四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五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五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五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五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五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五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五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五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五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五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六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六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六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六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六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六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六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六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六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六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七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七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七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七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七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七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七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七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七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七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八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八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八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八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八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八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八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八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八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八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九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九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九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九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九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九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一百九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一百九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一百九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一百九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二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二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二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二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二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二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二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二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二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二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三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三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三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三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三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三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三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三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三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三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四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四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四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四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四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四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四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四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四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四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五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五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五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五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五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五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五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五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五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五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六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六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六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六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六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六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六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六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六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六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七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七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七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七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七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七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七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七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七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七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八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八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八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八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八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八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八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八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八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八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九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九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九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九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九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九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二百九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二百九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二百九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二百九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二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二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二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二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二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二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二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二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二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二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三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三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三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三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三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三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三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三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三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三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四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四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四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四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四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四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四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四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四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四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五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五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五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五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五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五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五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五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五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五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六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六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六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六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六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六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六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六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六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六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七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七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七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七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七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七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七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七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七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七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八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八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八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八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八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八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八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八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八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八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九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九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九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九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九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九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三百九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三百九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三百九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三百九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百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百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百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十三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十四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百十五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十六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十七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十八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四百十九年（文）公及齊侯盟于平州（平州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

四百二十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新城（新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

四百二十一年（文）公及齊侯盟于穀（穀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東）

四百二十二年（文）公及齊侯盟于扈（扈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氏預曰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以并之遷都淳于杞始封在雍邱春秋之前已國於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又遷淳于今開封府杞縣即雍邱也淳于廢城在安邱縣東北[縣清]緣陵故城在樂昌縣東南[縣清]東樓公十四傳至武公武公二十九年魯隱公立閔公六年獲黶之歲也後為楚所滅

陳

嬀姓侯爵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賚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今陳州是也[縣清]屬開封府[州府]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於薛今滕縣南四十里有薛城[縣元]屬兗州府[縣清]屬濟寧州[州府]東晉期於莒今莒州是也[縣清]屬青州府[州府]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立也孔氏穎達陸氏淳皆曰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齊當是濟所滅勝文公云齊人將築薛公非也]地名見昭五年其公庚與而下徵不復見後四世而莒滅之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附庸今曾國都縣是也[今屬]州府]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為隱公元年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從齊桓進爵為子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即儀父也夏公十年邾子益來奔後為楚所并

莒

嬴姓杜譜作嬴姓世本作己姓文八年為[是]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莒州是也[縣清]屬青州府[州府]僖公二十一年莒君無謚文獻通考以為[莒君皆]以地名見[地名見]公非也[莒]為[是]昭五年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莊公五年友之曾孫黎來來始朝魯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今昌慮故城在滕縣東南[縣元]州府]滕小白霸郯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孔氏穎達陸氏淳皆曰黎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

許

姜姓男爵與齊同祖武王封四岳之苗裔文叔於許今許州是也[今為]州府]春秋時國小而近鄭為鄭所賜葉縣是也昭九年遷葉舊城父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縣清]屬]陽府十八年遷析實曰羽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是也定故城[縣清]屬]陽府]四年遷容城即華容城今監利縣也[屬荊]州府]或曰容城在葉縣西未知孰是孔氏穎達曰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戰國初楚滅之

嘉應生員溫心源校

學海堂
婺源江藩貢永著

羣經補義

周易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卦畫以陰陽奇偶積畫而成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卦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一以象陰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一為少陽陰上加一陰一為少陰陰上加一陽一為老陽陽上加一陰一為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為乾加一陰一一為兌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為離加一陰一一為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蓍老陽之位居二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為九五數中除一則為四五數中除二則為三十數中除二則為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為乾而四為兌也[乾兌下二畫為老陽一一三八生於少陰三為離而震為八也離下二畫為老陽一一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為巽加一陰一一為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為艮加一陰一一為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縱列者應之蓍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數中除三則為二十數中除三則為七十數中除四則為六五數中除四則為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為巽而七為坎[巽坎下二畫為少陽一一六一生於老陰六為艮而四為坤也[艮坤下二畫為老陰一一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卽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為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為父一陽在下在中在上分三男也坤為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少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為母一陰在下在中在上分三女也已上皆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左卽洛書之九正南四東南三正東八東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卽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一正北也是為先天八卦之圖卦畫與圖書相合如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己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為後天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木居東南坤陰土居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天八卦之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為天地坎離為水火震巽為雷風艮兌為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卦中天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

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一六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己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為後天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木居東南坤陰土居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天八卦之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為天地坎離為水火震巽為雷風艮兌為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遇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倘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則所謂往來之義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為泰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否傳上來亦為下又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為進為升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今按本義取相遇之爻爻易為卦變說之二三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為之說曰需反為訟需之九五來為泰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為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否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為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卽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隨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為隨蠱之上九來為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為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為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來者初居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為義隨反為蠱隨之初九上而為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為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為噬嗑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為六五亦得中也

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今按噬嗑反為賁噬嗑之六五來為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為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田卦爲復故謂之反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分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強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
大畜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
今按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
咸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
恆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晉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
今按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賁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爲六五
豫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蹇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今按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宋時有薛溫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反

入臨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爲鮮水亦曰倉水下入西海即青海其下流入黃河此黑水名爲雍州之西界者也基古雍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燉煌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燉煌今廢沙州及瓜州流沙在沙州之西假令雍得沙州則經文當云流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寧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黎可界河外之南鄙碁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昆侖析支渠搜西戎之地經但于州未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內此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黑州有黑水惟焦竑爲貢解略舉之云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之而考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積石去黑水遠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基西海與西域之噴昌海不同噴昌海水停不流此海仍流入黃河焦氏固未知耳然焦氏欲以此黑水合於導水之黑水云若入於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翁方綱曰焦氏竑書作國朝人今改）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爲南海耳其誤也有因基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爲可駁噴昌之誤州與道音以達河爲達帝都徐州經文達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菏字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于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爲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濟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禹亦不能爲既不能爲而設經如此不嫌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猪而廣大者即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寧之西海按今地圖爲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瀕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事水是金沙江黑水是瀘江有見於木而明河圖三水即匯火後天離趣於南故靚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離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兌爲言能兌爲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基如木之植立有容而齊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然則洗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祝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祝敔各有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祝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曹一止則戛敔以止之此祝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祝敔之音淆亮大樂陳祝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祝敔之用謂始作擊祝將終樂敔惟自居各一用誤矣（樂書略敔言語）

詩詩之叶韻標準詳之（讀標準詳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薇薦其事與舜之嬪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之廟以魚爲美而芼之薇濕爲劉炎熹于梁之屬下此祭宗子之牲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齊姜主此似爲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齊桓平爲正恐未安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於泰離詩篇故特關之召南乎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友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縠之衣聲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婦加景也褧絅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手檢似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裳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手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衣裳壻車上下體言之非衣裳緣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爲緣

齊盛不潔孰鼎鼏是重行之迹潔盛何能潔之韞述由輸所盛而成不潔孰猶曰不潔輸焉耳孰音九與灶叶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音用訊以韻讀之訊皆當爲誶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當爲告不當爲問離騷寥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字不碍可證也（寥音集）

豳風七月一詩有有雅有頌蓋風雅頌各有其音節非知鄭氏今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豳詩以讀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篇於笙陳以所歌四器之後（四器謂鎛磬柷敔）一篇之中兼用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篇（篇用鼓）

人合謂王巡守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朝是禹六年六服一朝而惟言五服者蠻夷道遠略之故空其文耳孔傳失經意謂五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爲事豈不違他務矣聖王制禮何爲必逸於五歲而併勞於一歲乎此偽孔傳不達事理之言蔡傳亦誤從之也

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甥舅之制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懲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孔疏引此語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適合是不然叔向此語臨時撰出以抵當晉人與周宮周禮皆不合如其言是六年而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疏謂若無此禮叔向安說知其然不然也則敬以從命此亦不然平邱之會甲車四千乘全是以威脅諸侯主此謀者叔向觀其言云牛臣猜僨於脈上其昃不死竟是無義理詰惟有子產敢爭義齊人安敢與之辨哉若欲從王制上規根則晉爲諸侯長何不三年一朝六年一會於京師而顧以此責諸侯乎叔向亦明知齊人不敢辨故隨口數衍安可據此爲王制以求強合而實不合乎

周書作雒云周公攝政二年營成雒邑遷殷頑民于洛邑傳云二年營洛邑畢遷殷民于洛邑作雒解云周公攝政二年營洛邑畢遷殷民于洛邑作雒解云周公攝政二年營洛邑畢遷殷民于洛邑作雒解

侯明者論定如有博考地理於周官信而有徵矣

傳爲三危者則余言信而有徵矣

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猜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夷皆無水而稱爲北海西海而稱爲北海以充四海之數代爲戎羌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即廢後有吐谷渾之地水猪而廣大者即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寧之西海按今地圖爲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瀕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事水是金沙江黑水是瀘江有見於木而明河圖三水即匯火後天離趣於南故靚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離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兌爲言能兌爲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基如木之植立有容而齊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然則洗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祝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祝敔各有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祝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曹一止則戛敔以止之此祝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祝敔之音淆亮大樂陳祝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祝敔之用謂始作擊祝將終樂敔惟自居各一用誤矣（樂書略敔言語）

詩詩之叶韻標準詳之（讀標準詳之）

昏義言古者婦人始嫁三月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薇薦其事與舜之嬪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教成而祭于宗之廟以魚爲美而芼之薇濕爲劉炎熹于梁之屬下此祭宗子之牲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齊姜主此似爲長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姬歸于齊之事齊桓平爲正恐未安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於泰離詩篇故特關之召南乎

衣錦褧衣夫人始嫁之服也衣錦者純友而以錦緣非通身用錦也褧衣禪縠之衣聲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婦加景也褧絅一字同音中庸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錦衣惟夫人可服手檢似用之士庶僭也士宜純衣纁裳而加景婦人服不殊裳手篇言衣錦褧衣裳錦褧衣裳壻車上下體言之非衣裳緣也諸侯錦衣狐裘亦是以錦爲緣

齊盛不潔孰鼎鼏是重行之迹潔盛何能潔之韞述由輸所盛而成不潔孰猶曰不潔輸焉耳孰音九與灶叶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凡百君子莫音用訊以韻讀之訊皆當爲誶字相似而訛也說文訊問也誶告也於義皆當爲告不當爲問離騷寥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字不碍可證也（寥音集）

豳風七月一詩有有雅有頌蓋風雅頌各有其音節非知鄭氏今章之說也雪山王氏謂豳詩以讀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篇於笙陳以所歌四器之後（四器謂鎛磬柷敔）一篇之中兼用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篇（篇用鼓）

笙隨以所歌四器之後（四器謂鎛磬柷敔）一篇之中兼用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篇（篇用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實正此月之交朔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而集傳謂夏正建亥之月誤矣

有謂正月當以下爲東遷後之詩蓋因蘇氏宗周亡後之說而誤也

西周已滅故也集傳蓋存此說而云未能必其然否愚謂當以日食決之使平王在位時有十月辛卯日食之事則可今推之不得其年則信爲幽王時之詩矣（詩譜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詩幽王時之詩）

而非已然之辭也然則東周已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武王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古韓國然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北國者則韓城在周初已爲韓侯之國矣韓侯受命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追貊之地封之王肅謂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時有騶人以良馬二匹獻之王大說賜以韓地方百里號曰夏陽是梁亦有夏陽地名故王肅以爲證然則韓侯受封之地實在今韓城縣境內非梁之夏陽也

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北國者謂韓侯受命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追貊之地封之王肅謂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時有騶人以良馬二匹獻之王大說賜以韓地方百里號曰夏陽是梁亦有夏陽地名故王肅以爲證然則韓侯受封之地實在今韓城縣境內非梁之夏陽也

韓侯受命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謂韓侯受命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追貊之地封之王肅謂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時有騶人以良馬二匹獻之王大說賜以韓地方百里號曰夏陽是梁亦有夏陽地名故王肅以爲證然則韓侯受封之地實在今韓城縣境內非梁之夏陽也

韓奕之詩言韓城燕師所完

且未聞有一廟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乎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凡弟而相繼則別立廟嘗曾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凡弟而相繼則別立廟嘗曾親未盡者廟不毀親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隧也嘗桓僖皆兄弟相繼桓以弟猶尊僖以兄猶閟豈可同於父子易其昭穆哉是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廟雖增而之廟其即僖頌之閟宮與史克爲僖公作頌篇首言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祖來新甫之恥以爲路寢及新廟且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蓋僖公以兄繼弟他日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頌寢即命公子魚躅作之作之而萬民皆以爲順謂其禮當得爲故也後世漢文帝生而作顧成廟亦此類也嘗公既未有謚號則此廟且名之曰閟宮君奚於他廟當閉而不毀也此兄弟別立廟之禮音閟室亦有之孝王爲路王之弟夷王爲懿王之子使拘於昭穆常制豈不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至平王而懿王親未盡即去懿爲煬故意其當夷王之世孝王亦增一廟也桓僖立廟春秋不書蓋時史亦以爲當立耳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隱桓廟之當祧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廟之當祧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爲魯邑有德於季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此桓僖廟所以猶存於定哀之間其始因兄弟繼立而別立廟者乎曰有之魯襄公六年當晉悼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齊襄至靈有八君若邶文昭之數襄之當祧久矣考其實則衰與桓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臨頃襄而當祧者其實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爲一世頃爲一世靈公臨頃襄之未毀使祠五廟之常制則太廟之外惟有昭懿惠頃襄而襄者無行破立之義不容自出何以獨存其廟且獻伐國之宗器哉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廟而壞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曰廟在庫門內之右其祧有限太廟居中左昭右穆其位有定似非可別立者曰禮既非常自當爲耀制或獲地爲之或撤他宮室爲之不必拘於左右之位觀魯人於桓非臨之廟仲子之宮武宮煬宮猶能別立則禮所得立者又何不可爲哉朱子作閟宮詩魯頌孝王既遷知常祕朱子偶失檢處馬費與以兄弟繼立者釋於彼是亦一說但通論世室屋漏文義此有旦之論不知古人自有權制春秋時猶可考見也○毛鄭皆以閟宮爲姜嫄廟而毛以新廟爲僖公自立廟說甚新然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卒章詳言取祖來新甫之恥僖公以閔宮爲廟不言姜嫄廟今說以閟宮爲僖公自立廟之說亦有此事依人臆定之說不足信

此外更無禦兵之實也魯國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智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三行作五軍既合二軍旋作六軍復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師軍之額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洛爲兵者蓋出農民固農民固在何必遠時按武子佐新軍佐上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其乘是農不從軍也僖之作二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叔孫氏雲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之卒乘有非遠圃之父兄子弟也其後各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者蓋征之而實於公謂民之爲兵若蓋屬三家雖其實獻於公也若吉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二案雖尊亦惟食其朱色耳蓋能使遠圃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說魯若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士反戚都車谷奔已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郈至言是有六閒其一爲士卒以舊此正如後世養兵有老弱不代補之弊又如楚若有二廣太子有宮甲若敖氏有六卒吳有賈良越有私卒若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若是別隸籍之親兵徵鹿私屬徒七百人典有以武城八三百爲己徒卒若是臨陣集合之兵與後世召募屯聚之兵略與鄉兵大子答問疲有足兵去兵之說使兵農全未分亦何能別使之足三不得已又何必讓去哉按昭十二年魯武子曰楚國制尸而葬商農工賈不敗其業面卒乘輿皆有職司民無二事是能尊分故也昭十四年晉師將伐齊而卿大夫欲以農隙行之宣伯曰不可農不勤民何以事君君子勞心野人勞力自古以然故聖王制土田以處其民民之秀者出學入教焉其俊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其不才者反諸畎畝是士農判然不使雜處其間也又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之職是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不使雜處其間也又曰庶人力於農工商是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不使雜處其間也又曰庶人力於農工商是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不使雜處其間也又曰庶人力於農工商

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皆在五月而朔又非卒哭卯此等誤處世史家多有之試觀晉書天文志與宋齊志五行志言魏晉南朝日食差月日參差者非可數計矣

厤無比食之理差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有兩月比食者史誤也

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心是十一月矣妻友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一食限六術同授時云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入食限三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而左傳云辰在申司厤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厤病不特失一閏者固有之如那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能時過改豈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間日食皆不能合何以去之千百年厤家猶能推算與經符合乎大抵左氏長於史不長於厤杜氏曲徇傳文謂云兩閏此年久頗置兩閏皆非事實十一月辰在戌閼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無冰欲書非因厤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厤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訛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厤非知厤者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食妻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授時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按三家所若固得日食之月日矣然傳有脫史請用劉歆三統厤推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又云當夏閏月謂之孟夏則又確是六月非九月然則左氏謬言乎非也蓋明十五年有夏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脫史之誤太史之言平子之不從皆救年之事事左氏不審誤繫之於此年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史誤書夏六月甲戌朔也

閏月常在歲終而閼二十年傳閏月戊辰穀宜姜乃是閏八月似春秋之季厤家改法閏不必在歲終如閼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適居于皇邬在六月而傳在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置厤閏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傳言季孫問諸仲尼夫子謂火伏而後蟄者果今火猶西流司厤還十三年又書十二月螽公羊云是歲厤置閏而失不置螽書十二月實公子之九月司厤誤入一月九月之初何謂之孟夏乎

謂瑕有乎音猶以後漢弘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

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隨五爻皆變筮六二一陰爻不變故曰艮之八杜注謂周雖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又疏謂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三爻皆變則當總論象辭此說非是二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彖辭爻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可亦孝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丈夫正與穆姜適儕如廢棄宮事相合與不散以此占但依違其出也美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爲已占也自慙直若有難言者姑就史之說以證彖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國語晉悼得八者又有董因再筮田爲晉文公筮得之八日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註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此說未是假令泰卦無動爻當言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坤內三陰爻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三爻變者當占上卦彖辭此所變者皆內卦故但以本卦彖占之且筮變坤亦得爲天地配也今以卦象推之泰變純坤得土有眾之象御衆坤象言之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亦似與文公事相合

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太陽寒水也腸淫熱疾少腸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太陰濕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喜怒思憂素問疾是周秦間醫之聖者爲之記之黃帝岐伯

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即維天之命篇假以證我我其收之也遇何右音遇而還誤爲假證亦檀字之誤杜謂遵時誤也

絳縣老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獻杜解下二加身謂下亥上二畫竪畫身旁倚木明畫並二首各一畫也六身若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加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

昭七年王追命衛襄公曰叔父勝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正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相似註格被也非是格與降

益字相似而誤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遵時按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貞傳以小雅斯干薛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雅亦名徵見周維清亦名象見毛小宛亦名鴈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是時叔孫婼爲季平子逆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姑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燕以好天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舝以答之義取思孌季女逝兮辰彼碩女合德來教也儀禮記後人所附故新

左氏敘事極有條理詞不虛設昭二十三年敘樂盈復入于晉唯魏獻子私之其餘趙氏韓氏范氏中行氏知氏皆不助樂盈則六卿已專矣復云程鄭聲於公此語非無關蔵不得其說云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聲於公見其不助樂氏非也二十年傳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註云代樂盈則自樂盈出奔時程鄭已爲卿故傳必須及之傳雖追敘於二十四年實非二十四年始爲卿也然則晉是時有七卿乎非也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此因悼子荀盈爲荀鑒之子亦是強家故及之是時荀盈年十六註云年十七誤多一年 實未爲卿二十五年程鄭卒盈年十八始代鄭佐下軍也

僖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章昭云河當作洒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洒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余謂唐叔虞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謹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合亂而送已歸也

韓戰遇鼉日干張三去云杜以爲卜筮書雜辭鄭駿鄭衆皆同此說也

日南國蟈云云亦當是卜筮書雜辭而杜以爲卜者之辭變不然蓋去餘狐三字與鼉字平上去爲韻而賦曰亦與復字爲韻正一類假古筮書皆連卦名爲韻則卜歌而得此其辭既與事合故即以此爲占不復更占周易也疑是遠山蠱蠱易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劇陵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此大司馬卽子魚固諫者

強諫也杜註莊公之孫公孫固誤史記昭二十八年晉成鵖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杜無註疏謂僖二十四年傳數文之昭有十六國此言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者人異故說異此說誤矣文之昭十六國亦在其中言兄弟之國者謂晉姬之國如齊姜陳媯之類耳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

儀禮

士冠禮鄭目錄云童子在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非也士之子固恆爲士未必童子即居士位此未命之士也未命之士謂之居士亦日都邑之士入於學者曰學士此謂行之三加彌尊以喻其志皮弁尊於緇布冠而已大夫有世官士不世也曾是未命之士位哉

士冠禮緇布冠有緌項鄭讀緌如有頯者弁之頯不確頯者弁之綖不可以此名缺項也緌當讀如字緌有飾也缺項者別以繩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而已合宜有繩結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耳當冠項中有繩亦由頯爲之說則缺也此說是後說既不合宜有繩結之說則缺也此說是後說既不合宜有繩結之說則缺也此說是後說既不合宜有繩結

朱子疑之謂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時賓退賓
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禹出自左房少牢禮
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矣愚按宮室之制上下不
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耳若室之左右有房室上下
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上謂南行禮皆不得房中
疑古制不知此且鄉飲酒賓皆專房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
地無多不能容眾賓矣左房無北牖有北室北階異於右房故
凡祭祭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
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
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有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
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
誤耳義云尊于房戶之間祭主共之按設尊于堂陳燕大射外
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非必謂此處爲中祭主共之也其云坐
賓于西北賓在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室之若在西北耳共賓
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安得以此義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證
乎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儀禮十七篇
惟冠昏喪相見士丧既葬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通天子
諸侯大夫之禮而record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
士禮三字恐有誤衛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
彥序周禮疏與引此志云美興至高堂生傳禮士傳十七篇無博
士之博說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
初本尚未誤也

顧炎武云十三經中儀禮脫誤九多士昏禮脫壻授粢媵祭曰
未敢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女石經據以補此一
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翭旌以獲七侯士虞禮脫
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尸謖則佐食徹俎舉觶者酌舉觶者
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
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謂嘉靖中北監刻本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
有脫誤

汲冢周書王會篇北唐以間閒即今之犾也成王時北唐之君
獻之射慮田以其形爲盾算之中兩君射于郊用閒中犾配牝
馬生騾經傳無騾字蓋中國此獸未繁殖也（顧亭林謂自秦以
前無言騾者據矣

禮記到有禮記義疏言詳之

當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
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郊有周廟皆謂之周廟
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
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
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周公作文王尊
彝由公即魯公然則伯禽當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
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
公承祀能解亦及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序
於揚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葛元宗
說同吕氏讀禮記疑義）

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俾侯于東
作十二月紀雒入奉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唐之
古人爲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
向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固亦如之又謂
昭穆惟祭則然平居在廟各以齒不以穆（昭穆自秦以
前無言昭穆者據矣）

禮記有禮記義疏言詳之

當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
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郊有周廟皆謂之周廟
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
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
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周公作文王尊
彝由公即魯公然則伯禽當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
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
公承祀能解亦及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序
於揚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葛元宗
說同吕氏讀禮記疑義）

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俾侯于東
作十二月紀雒入奉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唐之
古人爲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
向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固亦如之又謂
昭穆惟祭則然平居在廟各以齒不以穆（昭穆自秦以
前無言昭穆者據矣）

禮記到有禮記義疏言詳之

當疑成王賜魯重祭未必是賜之郊禘乃是賜魯得立文王廟
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文王廟郊有周廟皆謂之周廟
孔氏謂周制諸侯有大功德者得立其所出王廟意其制始於
成王追念周公特賜伯禽使同於宋祖帝乙而鄭桓公武公有
功遂例賜之宣和博古圖有文王方鼎其銘云周公作文王尊
彝由公即魯公然則伯禽當祭文王可知矣至其後乃僭用郊
禘而記禮者不得其由來遂以爲賜之郊禘耳史克作頌言僖
公承祀能解亦及皇后帝皇祖后稷而不以賜禘郊之事序
於揚之山川土田附庸之下亦可見成王本無此事也（葛元宗
說同吕氏讀禮記疑義）

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又云命魯侯俾侯于東
作十二月紀雒入奉時官名制度而秦實未嘗用也（如唐之
古人爲說者不同朱子初作中庸或問謂廟皆南
向右穆以次而南其作周七廟固亦如之又謂
昭穆惟祭則然平居在廟各以齒不以穆（昭穆自秦以
前無言昭穆者據矣）

式其間而在左右者亦式也重中可依之以望敬左傳登軾而
望之是也孔氏解式爲車前橫木而軾在式之上不知軾有左
右二木經置於兩轉之上非橫於式之上也後人不識車上式
軾之制由孔氏此疏失之

長冉之子必學爲裘長弓之子必學爲弢善古語也裘古音渠
宣反與弢音爲韻此謂弓冶之家其子先學鍵裘扶箕之事使其
習熟則冶弓易爲奠下句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意同列子
引作良冶之子必先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語意躍然
舊說謂子見父之善爲冶爲弓因學爲裘爲箕者非是

繙友引葉公之顧命葉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
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誤矣（汲冢周書祭公解云汝無以
予日暮我遲勝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士疾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而喪伐其外
嬖御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喪伐其外與記文大同而小異）

檀弓孔子少孤亦葬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
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秦瀛孫子遂入雍正甲辰舉人任
刑部主事著述甚富引論文（瀛字瀚海）

鄭公之母爲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
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
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即道旁見
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
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
深也則疑龜鼏已安不可輕動其慢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
敢輕啟欲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鄹曼父之母
而知之蓋唯鄹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
合葬於防蓋殯也句當在閒於鄹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
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
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
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
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
歟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士之淺深
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鄹曼父者意其爲鄹人也顏鄹大夫而鄹
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戶牖間爲堂之正中眾賓席不相連而
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所謂僕者
（僕讀鄉中鄉大夫致仕者或作遵）則侯賓介正禮單而後入坐于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既不偪正
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優賓皆坐位當如此作鄉飲酒義者不
得其說乃云坐賓于西北大賓位在正中自阼階上望之若在
西北耳通一堂言之賓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僕
之有無不定如無僕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拿于房戶之間
賓主共之又云坐賓于西北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
射義諸侯以經首爲節即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
女爲閹汝之汝蓋久役于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
致其欣慰故射義云經首以考德卷然以固是也鄭云卷卷
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
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章則發一矢奏樂者欲其
必兄弟之弟先舉觶而後兄弟以所貴之觶酬賓旅酬既畢
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觶於其長然
後賓取觶酬兄弟之當長兄弟取觶酬賓之當是賓當之弟子
一舉觶主當之弟子再舉觶章句約其文舉後以該前舉全以
該偏也其儀節須細讀特牲饋食篇始知之

人性有五分閒則一是仁一是義人倫有五分閒則一是親親
一是尊賢父子兄弟夫婦皆以恩合故屬之親屬之仁君臣朋
友皆以義合故屬之賢屬之義

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互非謂軌之廣狹有
不同則車裡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安視之蓋軌則
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安視之蓋軌則
軌又必狹矣同途往來縱橫交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
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況高反橈杌難行矣（橈音
當時蓋猶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
晉更始改物別制異攙之書耳

論語

蜀雅北極謂之北辰此指其不動之處非有星也而漢志北極
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赤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
星後宮第五星星爲天之樞集註因以天樞釋之其實天樞一
星不正當不動之處朱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

昭穆東二穆居西各廟前前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北至太
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因此知廟皆有閤門東北至太
南之謂而楊信齋復依此作圖廟制昭穆既知此則祫祭面
位亦當如之堂上則七尸皆南鄉始祖居戶牖之間左昭以西
爲上右穆以東爲上也（鄭依酒誥說祫祭在房戶間實席尊東東
上僖廟爲西面上注云統於尊尊此說祭法）

鄉特牲言坐尸於堂廟孔之說不同說者疑之愚按大司樂職
云尸出入則令奏升歌大祝職云逆尸令鼓鼓小祝
祝職云疾尸盥諸職言尸者詳至於士則惟司巫共匶主注云
共主以匶大祝陳之器則退諸職皆無言奉主出入者蓋主
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尸而主不動故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堂上有尸無主也使主隨尸出入則司巫職亦當有奉主出入
之文矣然則尸主可相離乎曰可祭禮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
在堂或往廟或在祊皆不知神之所在當必尸與主隨而後神
止於此哉且堂明而室幽尸爲人道故有時而在明處主爲神
道故常奉於幽處是亦事死之宜鄉注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
布主席東面或漢禮如此古未必然也（丹

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竟客而入此節舊說失之主人請入
爲席然後出迎客一句連讀此主人爲讓敬之解僧曰讓先布
席敬逆吾子云禦非真先客入門布席既訖然後出迎客也客
固辭卻是能其入先致爲席之解客對之若曰不敢
以辱吾子也又致辭若曰某非敢爲儀也敢固以請容又辭若
曰某也賤不敢以辱吾子如是辭訖則主人贈客而入奉若不
如是則相見自宜入門客又何爲固辭即此請入內門坐而讓
說之客若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當如此待之儀禮士相見
是執贄始見之客昏禮婿見婦之父亦是以贄見無布席置坐
之事故無此禮也

尸必式疾必以凡註云容者慢也謂屢凡以登車倚臨嬉乘
以凡也疏連上句爲義謂凡在式上謂其車是動物式上安得
有凡且式上以虎皮爲帶身者憑之未聞式上復憑凡也王登
車夏官隸僕洗乘石王后登車亦履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
令是也疑常登車不履物孔子必正立執綏履於地也（履音
車前低於兩軾處謂之式式其上棋曲木以爲憑不但在前者爲

明太西人測之謂地星轉極三度也北辰不動非不運動也謂其運當如此者其說不然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實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

朱子或問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舊說其實地并平面渾圓如球人見北極隨地面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元史謂南海極出地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其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射不主皮集註謂鄉射禮文此非儀禮正經之文乃鄉射篇後記之文也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實射則燕射是矣按註雖以三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樂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首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

集註引趙伯循解魯禘謂祫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似可疑魯之禘本祫周公非祫文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又言其器服樂舞皆極其盛此魯祫之僭也若文王本有其廟謂之周廟祭周廟時宜以周公配食若祭周公豈迎文王之主於祫食於周公之廟乎且白牡之牲爲周公非爲文王也魯頌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蓋魯禘行之於秋嘗之時故記云天大嘗禘升歌清廟周正之祓實是夏月故云季夏六月也然則禘文王者於經傳似無據或問禘之說章乃是言天子之禘故云之於天下禹敦美乎黻冕黻者裘之一章禘後以該前若薇之歲從章觀左傳衮冕黼黻卽與火龍黼黻分二字可見

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故闕其義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莖以穗爲秀此武諱之說駁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也俗謂之出穟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穟而後堅好也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主兩章何也凡細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類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主章有享則似大聘

矣蓋春秋時事大國尙修聘不能如禮制也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者其說不然

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之政事自是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若召使擯亦是有擯之事若洛邑重孔子知禮侍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相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入門時是也趨進是也聘禮云勞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也所謂趨進行步必趨禮不言趨者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進必有辭於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爲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之事皆是君敬於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擯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下有事皆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居事亦不升堂也既進

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摯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者得入異姓者不得入此謬說也燕摯臣時不辨同異姓凡與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出入必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降階之事

天子外屏在應門之外諸侯內屏在雉門之內而路門內無屏宁在門屏之間治朝在路門之外屏之內也

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琮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駔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于天子之禮舊註誤而集註言享用圭璧亦承其誤

緇爲齊服緦爲練服本古註然未確也緇緦皆赤黑之閒色緦又黑於緇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其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纁具父母大父母皆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加以孤子衣純以素加以麻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素古人行禮有殺襲之儀祖而有衣曰褐謂祖去上服之左袖露其褖衣之左袖褐衣必象裘色不祖則謂之襲

慶人反裘而負劵慶愛其毛傷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知古人服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故裘外必有褖衣

聖人於飲食非有棟擇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亦須得聖人氣象非若過責庖人過求備物使人難供上篇若比也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劂自不來前矣醬有宜調時之醬有配食之醬此謂配食之醬如醯醢之類不得其醬如當用醯而設醯當用醯而設醢或醢醯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末嘗形於言愁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說者謂周末文勝今末見其然如儀禮諸篇皆是周初制作委曲繁重非周末也春秋時祫者如飲酒賦詩膳荅似從荀卿末

之有事禮之升歌下此尙文而有風雅之意正不嫌其文勝及春秋之末則純無此事矣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鼓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尙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用質者從殷殷略周冕及已從己成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合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大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此尙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貴之先自服之國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六子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尙紫矣故曰惡紫之奪朱

纊摩田也又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機園語云深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耘爹播種而耰之是耰在播種之後開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

植其杖而芸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耘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

八士文王武王時人南宮氏又爲尹氏見汲冢周書周語文王詢于八虞辜昭以八虞爲八士十亂中南宮括卽伯适也南宮伯适遷九鼎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皆見周書以爲成王宣王時人看皆誤

孔氏玉藻疏謂深衣裳六幅交解爲十二幅此誤也玉藻云祫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考名爲祫紋鄭注云祫謂裳幅所交製也明非祫則不交製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祫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鈎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雜裳之祫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雜裳非殺之似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祫不用辟積

也

麻冕朱子依古註釋爲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體之緇布冠也記云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經猶用麻白虎通云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說有理後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欲不忘稱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之爲王之冕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緇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自別也

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之用布幅廣二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爲升無明文先儒謂鄭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縷而總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細其半爲六百七縷有奇鏟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

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則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則冠六升也不知此正齊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殺此極重者受服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謂冠必當倍於衣也冠倍於衣惟此冕布用布而冠用緇者別於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自別也

十五升至

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漢書代郡有靈邱縣爲唐之蔚州縣應劭謂趙武靈王葬其地故名此非齊之靈邱史記正義屢引此以釋靈邱誤矣齊之西北境不得至代郡

明堂位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音頌言魯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是繹遂荒徐宅則魯之封域益廣矣約略計之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晉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鄰於宋東跨蒙陰抵諸城濱海東南與莒爲鄰則七百里有過之無不及也雖其閒不無後世增擴然亦止能侵小豈能幷大其附庸之國則任宿須句顓臾根牟鄫鄅牟極邾部所占地固多然謂魯之實封僅於百里則魯豈止曲阜一縣乎孟子益爲當時諸侯土地過制者狹小言之非實錄也齊百里意亦同

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齊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鄒子皇極經世命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載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厤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記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六年世本及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厲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一百耀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適合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已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攝王室如故竹書紀年得之共首之語武王辛卯王共和庚申二百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己卯王共和庚申二百一十一年之說是劉歆厤譜誤衍之數也厲王十九年誤爲五十年孝王九年誤爲十六年厲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厲王出七十二年王是劉歆厤譜誤衍之數也厲王十九年誤爲五十年夷王入年誤爲十六年厲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二十八年庚申前計武王己卯至厲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鍼去七十餘年卽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康叔共里之布集註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廛域關市鄙合通謂之廛上文屋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備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貨後世之儒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蓋棚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惠也集註以屢爲屢斂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當賦錢布至此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友則親有師友之義本爲胡渭切轉音假借爲鄰字魯有縣資父縣子瑣縣氏縣子皆見檀弓遊卿子家見家語而史記無縣資父縣子家可見是一人而郤卽縣也單卽亶也

父命之者逸賓疵子父主其事至于士冠禮諸說詞皆然況之非父命也父體則有詞矣

穆說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方不及百名書於策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然則字者名之變猶人有名而周人冠而字之又易以字也其稱書名爲字蓋始於秦始皇嬴政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於是易書名爲字故始皇琅邪臺刻石文云同書文字呂不韋著呂氏春秋秦之咸陽市日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皆稱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爲字者也當時易名爲字惟欲趨新以示異耳不必以字取義許氏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自漢人宰孳附會之說非本易之訓義也書文猶人之形貌書名與字猶人之稱呼人之類固孳生浸多當其易名爲字但欲以字表名耳何嘗有孳生浸多之意乎孳經楊神契漢人僞撰亦有字者孳乳而生之說許氏蓋因之後之著字書者無不龘孳生之說矣六書以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爲經以轉注假借爲緯有轉注假借而後書之用廣丞則一字止有一字之用耳轉注謂別有義可轉用或聲同而義轉或轉爲他聲或再轉三轉四轉而皆有義者說文考老之說非也戴侗田以形之上下左右異者爲轉注誤甚

宰說文云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辠也此說無理豕宰至聲豈可云辠人執事耶愚謂宰者五味之一从宀者庖厨也宰夫主調和五味而冢宰爲之長亦有燮理陰陽之義故皆謂之宰陳氏里社中割肉均日他日宰天下亦如是可見宰割與宰治相通五味舉一亦足會意宰作亥切古音子滓綷皆从之梓从宰省聲亦作榟

縣古堯切首倒懸與梟通磔人而梟其首也縣鄙之縣字从縣从系縣是而系之是有憂之義本爲胡涓切轉音假借爲縣鄙字魯有縣資父縣子瑣縣氏縣子皆見檀弓遊卿子家見家語而史記無縣資父縣子家可見是一人而郤卽縣也單卽亶也

肯獨未合既生則宬開口臭內氣足閟爲之澳氣內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此說不可不知 因音信

上之生數爲五成數爲十土字下一畫地也从十者土之成數

會意字也

因字象茵褥之形中象縟縩之文理非从大也因循因仍因依及通編者皆借義後爲借義所奪加艸作茵又別作裀後世字乃者難辭象氣之難出通作遒說文之迺遒迺皆从西卽遒字也徐氏引鵬翮乃奴亥切迺遒迺皆如乘切是遒字缺奴亥切之音矣人部仍字艸部芿字手部扔字皆云从乃聲是乃字亦當有如乘切之音否則从乃不得聲矣乃遒音當有奴亥如乘二切之音前人失考正

古人席地而坐眞食物於地有几無案案之名始見考工記王人案十有二寸梁案十有二寸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此案以木爲之飾之以玉變於聘禮之忻篤方言夫人以勞諸侯實是王后不厎言之耳此案至漢承用之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不止盛果實亦可盛肉食也宴有大小漢舊儀旋案文二以棟肉食此爲大案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此小案一人舉之以上食其時僩是席地而坐也士昏禮婦見舅姑以棊酒盛棗栗加于橜注謂橜以厁棊如今之案又厁尊之器大夫檈禁士斯禁鄭云檈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檈斯禁其上亦可兩設也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辰局足高三寸此當爲坐前臨食之大案若許后所奉孟光所舉之案未必有足也今時鄉俗有刻木板以盛食物饋人者其制板厚二三寸許長方二尺許其上刻爲圍棬之形而淺兩列八椀婚禮既娶後用此板盛果實肉物以饋親鄰婿人此正似古人之玉案孟光舉而齊眉亦正是此器也鄭注言方案隋辰局足高三寸考之史可見孫權坡劍研案有言迎曹公者如此案是也其變爲今之槅棹不知始於何時

筑音竹 飲音飲

朱子在同安作民臣禮議云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爲法今郊廟所用則其法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愚嘗戒學徒毋惑於人皆由此之也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卽以官爲氏史史有左右左傳明者名邱明而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萬舉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二子者經生耳聞有敘述傳聞耳未嘗見國史也

盟詛之事起於蚩尤殷人尚鬼嘗益之雖云盟詛不及三王而周禮有盟詛之官會同有祀方明之禮成王盟諸侯于岐陽盟之尚也久矣至春秋時盟益煩雖知屢盟長亂而不能革則銷極內則序又爲豫然讀之或爲棚則射字本音亦可諧皆無至之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則古人以成訓誠後人始以實訓誠然非字字可以音訓義也白虎通釋名學之有本有末有幸強者矣

弟子職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杙周還而貳唯噦之視同嚥以齒兩人同時食壺斗所以盛飯豆所以食飯挾杙猶今之飯匙噦者食飯盡也周還而貳唯噦之視視其食盡者益之同嚥以齒兩人同時食壺先益其長者也僕禮經傳通解註謂益羹益菜誤

古以人中指中節爲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寸爲尺一舉足爲武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張兩手爲尋八尺中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橫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爲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爲確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爲三尺六寸之孤爲三尺七寸五分黃鐘九寸爲五寸二分二釐五毫布幅二尺二寸爲一尺三寸七分五釐東與尺一寸二分五釐正可容二人程子謂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五釐不知據何尺若如今之布帛尺則六尺六寸僅得三尺六寸不能容二人矣

古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積萬步今量田法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十畝爲頃古一畝之長六百尺當今三百七十五尺爲七十五步以七十五步自乘而方之凡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古者百畝之積以二百四十步爲法五千六百二十五步爲實實如法而一除得二二四三有奇是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殺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殺五十六石四斗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八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如糞多力勤可多食一人正與古合有閒糧子者謂古百畝今爲四十一畝餘以地所收計之不足食八九人不知若何折算恐未密也有謂漢武帝時趙過始教民牛耕非也觀冉伯牛司馬牛之名字犁耕用牛久矣更有一切證圖語竇變對趙簡子云宗廟之犧爲試試之勤謂貴者降而爲畯如宗廟犧牲恐服勤於田也豈非牛耕之謂乎

萊田有休一歲二歲不耕者其土不美須休之以養地力也雖休一歲二歲所出之穀倍於常歲之收含氣厚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謂新墾之田與休田之法異古人以子卯爲忌日又謂之疾日君大夫徹樂減膳學人舍業惟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冠昏祭祇興戎皆不用子卯何知矣說者謂禁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忌之夫桀紂之死亡與人何預卽謂禁忌而忌之亦忌甲子乙卯兩日耳何爲斥在子卯皆不用卽愚疑古人亦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家有三刑水刑木木刑水金火自刑其方故辰午酉亥自刑寅巳申丑戌未循環相刑惟子卯兩日相對互刑子刑卯卯亦刑子故亡忌之此流俗相沿雖聖人制禮不能革也又如周以木德王而祭與偃王皆不用商亦是避忌

考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丹陽郡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濮章郡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此三郡之地卽今浙江西二省及江南省府州縣之在大江以南者總計戶三十九萬八千四十一口一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而北方則潁川一郡戶四十三萬有奇

鄉黨圖考目錄

圖譜

孔子先世圖

諸侯宮寢朝廷廟社圖

諸侯治朝燕朝圖

大門外擯介傳命圖

廟中行聘禮享禮圖

宗廟制度圖

聘用圭璋圖

服制差等圖

冕服九章圖

衣裳圖

深衣裁布圖

深衣前圖　深衣後圖

車輪圖一　車輪圖二

口二百二十一萬有奇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有奇口二百五十九萬有奇戶與口皆過於三郡南陽一郡戶三十五萬九千有奇爲少遥而口一百九十四萬有奇亦過之何以北方戶口如此其多南方戶口如此其少也可知古時南方土廣人稀北方有大亂人民遷徙而南然後南方漸殷庶也

楚詞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觝河圖括地象言地有八柱互相牽制余按此皆荒唐之說地形圓在天中其不墜者素問所謂太氣舉之安用柱哉又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亦屬荒唐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於東南海又若傾缺者他方則不然天地何當傾缺也

莊子擊鼙曲拳人臣之禮也四字不貫當作擊拳曲踦便嬛語云策名委質杜注左傳云名書于所臣之簡屈膝而君事之章昭注國語云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章說是而杜說非也

附訂論語序說

按孔子生年月日諸家記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宋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覈致辨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釋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說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程氏乃欲參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卽公羊之十二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此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同用周正耳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厤家之法爲春秋厤譜考其交食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丑秋分此非建酉月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合朔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年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疎略其書譌殊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辭方山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顧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口二百二十一萬有奇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有奇口二百五十九萬有奇戶與口皆過於三郡南陽一郡戶三十五萬九千有奇爲少遥而口一百九十四萬有奇亦過之何以北方戶口如此其多南方戶口如此其少也可知古時南方土廣人稀北方有大亂人民遷徙而南然後南方漸殷庶也

楚詞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觝河圖括地象言地有八柱互相牽制余按此皆荒唐之說地形圓在天中其不墜者素問所謂太氣舉之安用柱哉又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亦屬荒唐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於東南海又若傾缺者他方則不然天地何當傾缺也

莊子擊鼙曲拳人臣之禮也四字不貫當作擊拳曲踦便嬛語云策名委質杜注左傳云名書于所臣之簡屈膝而君事之章昭注國語云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章說是而杜說非也

附訂論語序說

按孔子生年月日諸家記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宋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覈致辨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釋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說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程氏乃欲參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卽公羊之十二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此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同用周正耳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厤家之法爲春秋厤譜考其交食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丑秋分此非建酉月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合朔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年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疎略其書譌殊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辭方山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顧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又自葉反蔡之說朱子嘗疑絕糧事不在哀六年故序說於此數年事書之甚略然猶曰如蔡及葉不得已且從史記也

絕糧事朱子已辨之愚按是時蔡已畏楚而遷於吳陳則方有吳師楚昭王不愛其死軍於城父以救之陳人之德楚也必矣乃敢越國而謀圍其所聘之人此尤不可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若昭王遣使來聘其後又發兵來迎何得謂無上下之交乎

朱子云書社地七百里恐謬愚按哀十五年左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註云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然則書社七百者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非謂廣袤七百里也古者亦謂二十五家爲里故云七百里但屬辭不善遂啟後人之疑序說但云書社地則辭若有未完者宜倣左傳書之晉與周篇第十章註引據公羊說孔子卒年七十四厤譜推己丑四月十日

孔子去魯之年魯以理推之當從衛世家又因冉牛卒和其在十三年之春後檢或問于路篇第十章引胡氏說云至十三年春冉不致饋但於大夫而孔子去魯益築圍大鬼若孔子爲政則不爲鬼則古人已有爲此說者朱子謂胡氏所說年數與開公孔子世家不合益以意言之此未子偶失考爾世家其又據盧蒲嘉集註引吳氏說云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遷蔡此正與胡氏合但吳書遷衛後遷齊耳

南海生員譚瑩校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斬衰伏兔圖
聖蹟
先世考
母卒考
適齊反魯不仕考
去魯周遊考
朝聘
通考諸侯相朝聘
圭考
趨進考
聘禮執圭以前考
享禮考
私覿考
送賓以後考
宮室
朱子儀禮釋宮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外朝考
燕朝考
帳闈閾考
堂階考
朝制補遺
衣服
始制衣服考
冕服考
四代祭服之冠考
冠考
兼考元端服
深衣考
通考服色相稱
素衣麑裘考
黃衣狐裘考
考禓襲質文相變之異
裘制雜考
始生至爲委吏乘田考
學官至適周反魯考
仕魯考
歸魯至卒考　附聖表　附雜事
諸侯相朝考
擯考
聘禮通考
執圭行聘考
私覿前禮賓考
賓退送賓考
治朝考
門考
宁考
魯宗廟考
冕考
冕服之敝考
弁服考
朝服考
帷裳考
飾考
緇衣羔裘考
兼考君臣諸禓裘制
考祖禓襲之異
裘制雜考

明衣考
褻服考
絺綌考
紺緅考
紅紫考
寢衣考
帶紳考
佩考
齊衰凶服考
衣服餘事
飲食
通考食味調和
始爲飲食考
米精粗考
饌考
饘餬考
食考
割肉考
肉考
餲敗考
魚考
脯考
膾考
醬考
羹考
失飪考
色惡臭惡考
薑考
不時考

不食考
侍食考
祭食考
祭肉考
飲酒考
車輪考
車轅考
綏考
杖考
容通考
色容考
言容考
手容考
揖考
拜考

鄉黨圖考

圖譜

授考　立容考
行容趨容考　升堂降等考
坐考　寢考
沐浴考　當暑考
升車考　車中考

雜典

鄉黨考　上大夫下大夫考
吉月考　視朔考
朝君考　侍君考
君召考　君賜考
視疾考　祭於公考
齊考　家祭考
蜡祭息民考　儺考
饋問考　負版考
瞽者考　廄焚考
馬考　雜考

原十卷

孔子先世圖

宋微子啓（殷帝乙元子周成王封之於宋）微仲衍（微子弟）宋公稽—丁公申—愍公共—弗父何（讓國於弟厲公）宋父周—世子勝（世本無此一代）正考父（宋大夫）

孔父嘉（宋大夫爲華督所殺）木金父—祁父皋夷（世本作祁父家語作皋夷誤作翠夷）防叔（避華氏奔魯世本云爲防邑大夫）伯夏—叔梁紇（爲陬邑大夫）孔子

煬公熙　厲公飫祀（弒煬公復傳宋國）

孔子年譜（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圖不列齊者蔡地已屬楚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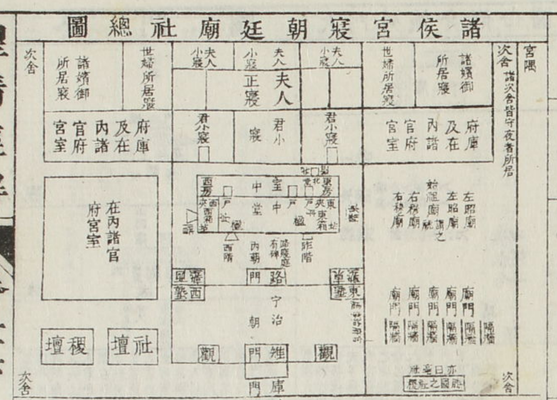
紀歲	周	魯	齊	衛	宋	鄭	陳	楚
戊戌	靈王九年	襄公卅年叔梁公從偪陽攻偪陽縣門發挾之以出門者						
乙巳		襄公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紇至放叔梁公師甲三百夜逆之而復齊師去						
戊申	靈王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叔梁公娶輦母顏氏徵在禱于尼丘山						
己酉	靈王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于昌平鄒陬邑闕里						
辛亥		襄公二十三年叔梁公卒殯于五父之衢孔子三歲						
甲寅		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六歲徙陬徂亙						
丁巳	景王元年	襄公二十九年孔子九歲						
己未		襄公三十一年亮于野卒公子紇立孔子十一歲						
庚申		昭公獨元年孔子十二歲						
丁卯		昭公八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						
戊辰		昭公九年孔子二十歲爲委吏子鯉生						
己巳		昭公十年孔子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庚午		昭公十一年孔子二十二歲始教闘里						
壬申		昭公十三年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啓父墓合葬于防						
甲戌		昭公十五年孔子二十六歲母亥医祥						

學海堂
婺源江嶺貢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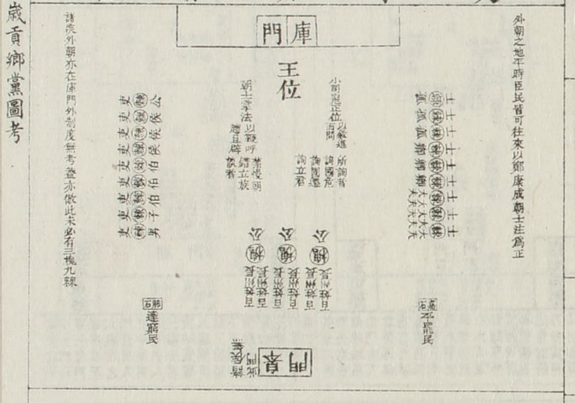
丙子 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
辛巳 景王崩王室亂 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三歲
壬午 敬王元年 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四歲
癸未 孔子至周問禮於萇弘 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孟僖子卒屬子學禮孔子適周反魯
甲申 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在齊 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孔子反魯
乙酉 昭公二十七年孔子三十八歲
丙戌 昭公三十二年齊于乾侯孔子四十三歲
辛卯 昭公宋元年孔子四十四歲
壬辰 定公八年孔子五十一歲陽虎囚
癸巳 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二歲陽虎奔齊公山弗擾召不往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
庚子 定公十年孔子五十三歲爲司寇適公與齊侯會夾谷孔子相與人萊歸汶陽田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侯會夾谷孔子相與人萊歸汶陽田
辛丑 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五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墮郈墮費墮 景公五十年歸魯女樂
癸卯 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魯大治齊人歸女樂
甲辰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七歲在衛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
乙巳 定公十五年齊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丙午 定公十五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去適衛 哀公元年孔子六十歲在陳
丁未 哀公二年孔子六十一歲在陳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 哀公三年孔子六十二歲在衛適齊
戊申 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三歲自陳 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九歲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有功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己酉 哀公十一年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庚戌 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子卒 出公十一年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辛亥 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子路死衛孔悝之難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誄之 蒯世子蒯聵自戚入衛劫孔悝子路死其難

壬子 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五歲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獲麟之後二年己丑孔子卒 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五歲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獲麟之後二年己丑孔子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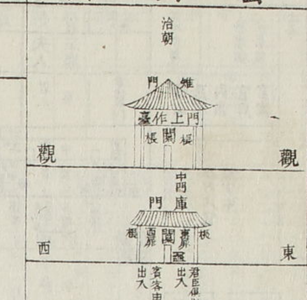
諸侯宮寢朝廷廟社總圖



天子外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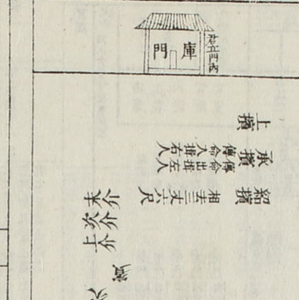

庫門
王位
公位
公位
公

公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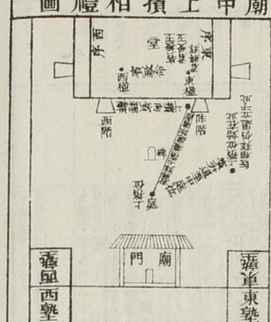
公門先入雉門曲禮大夫士出入君由闑右注云闑謂門中央閾也君出入臣妾以避君是君臣出入皆由闑入雉門由中央東西有門中門亦謂之閎東塾之當中

大門外擯介傳命圖



大夫士擯賓時賓亦用大夫交擯傳命大夫為大夫承擯士為士擯左手傳命入則左其手傳命入則右其手指入廟乃指上擯也

廟中上擯相禮圖



此擯謂中擯禮造相禮時始位賓北面資退至中庭北面資退至東塾資升北面資聽命君當楣北面將拜命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向旨釋命君當楣北面將拜命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向旨釋命君當楣北面將拜命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向旨釋

章弁服		兵事制同
元冠	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委貌	以黑綢爲冠制廣二寸又以黑綢爲武冠屬于武其制向內綰之冠幕古用綢綰周用撰縫陬積無數朱組爲纓垂于頷下垂其餘爲飾	冠制同丹組纓繞頷	非兵事則以緜布爲衣而素裳
朝服		十五升布衣裳素以爲裳用之曰緇亦曰冠弁服首服元冠弁者冠之通名	緇布衣素裳大夫已上衣制用修袂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同大夫
韠		去韋爲韠	素韠	素韠
元端		緇布衣朱裳首服元端	緇布衣素裳大夫已上衣制用修袂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	緇布衣用正幅不修袂上士元裳
韠		朱韋爲韠	素韋爲韠	赤韠
深衣			素裳爲韠	素裳
緇布冠		以緇布爲冠用縪緌始冠著之既冠不用	制同	以深衣爲吉服
			骨色韋爲韠	制同
冠弁服所用圖				
冕服	天子	大裘冕祀天 衮冕享先王 鷩冕享先公饗射 毳冕祀四望山川 希冕祭社稷五祀 元冕祭羣小祀 又以元冕朝日	以元冕祭宗廟 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 公衮侯伯鷩子男	始命受弁服 以皮弁服聽朔 又以皮弁服視朝 以韋弁服即戎
	諸侯	以元冕祭宗廟 上公以毳冕祭其先王 公衮侯伯鷩子男	始命受弁服 以皮弁服聽朔 又以皮弁服視朝 以韋弁服即戎	
	大夫	天子三公毳冕 有孤之國共承緯冕卿大夫元冕無孤之國期緯冕大夫元冕 皆以助君祭 如君祭服元冕則孤卿大夫皆服元冕 王朝公卿大夫皆以元冕服從王視朔	王朝公卿大夫皆以皮弁服從王視朔 列國卿大夫皆以皮弁服從君視朔 大夫以皮弁服聘 孤以皮弁服自祭家廟	王朝士及列國士皆以韋弁服助祭 王朝士以皮弁服從王視朔 列國士以皮弁服從君視朔
弁服				
冠服		以冠弁服田獵 以元端服燕居		

冕弁冠圖

皮弁

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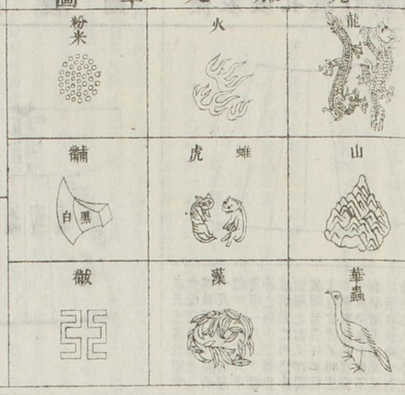
冕弁冠制俱詳見第五卷冕圖其五旒者皮弁圖其玉璪五者孔子爲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弁無玉璪飾

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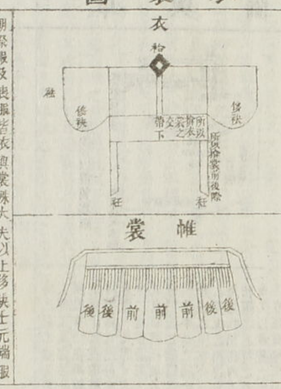
冕弁

古冠制本如此冠與上古用冠縫三辟積周改用橫縫辟積無數

冕服九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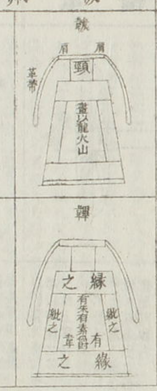


衣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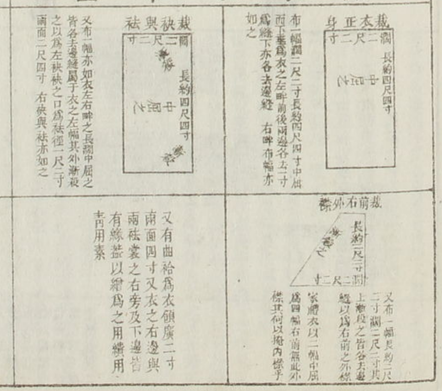
朝祭服及喪服皆衣與裳殊大夫以上修袂士元端服衣袂皆用正幅不修袂而狹其祛祭下及衽見儀禮喪服雖衰七幅皆用正幅前三後四喪服每幅三辟積朝祭服皆積無數

敦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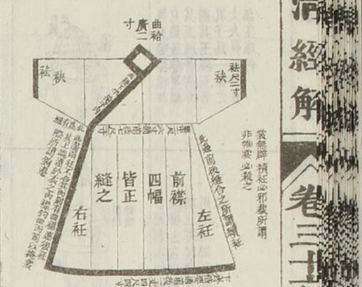


祭服謂之敦以赤韋爲之有龍火山之降穀士曰敦路朝服謂之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爲元端服之韠朝服皆素韍佩制大約如此舊圖有小珠恐組綬不能貫故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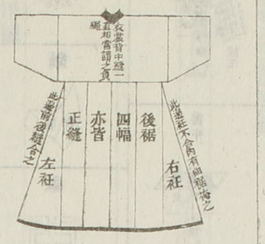
深衣裁裳圖


裁
長
袪
與
裁
前
後
裁
正
裁
裁
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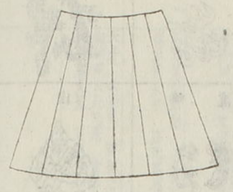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深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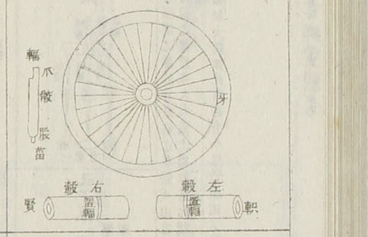


深衣裳孔疏訂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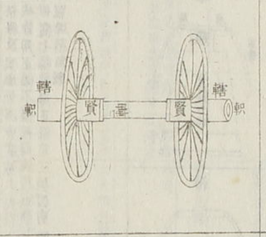
孔氏玉裁謂市六幅交解爲十二幅頎八寸寬頭一尺四寸各去邊一寸頭六寸縫合之則十二幅皆成偏邪之形恐非法服之制又裁謂裳幅皆名衽與經文衽當旁不相應裳幅所交襲之解不誤合家讀連承其誤拜稽者亦失之不正釋其義

車輪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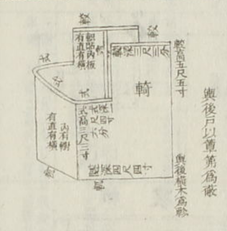
行地者爲輪輪之輻而爲牙輪之中虛而貫軸外以持輻者爲轂一輪三十輻者爲轂一月之日牙漆之幾地一寸漆兵車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有奇內之金穿爲賢外之金穿爲軹壺中謂大者爲股近轂處爲箄人散入轂處爲瓜瓜用遒荷缺邊向外則輪荷外箄謂之緹

車輪圖二



輿制本如此考工輪人及鄭注甚明戴有二在兩轅上爲式在前橫者圍尺有二寸式連於左右二分之地亦通謂之分地赤謂孔疏不分地後之箱圖者倶作平爲之箱全非古之輿制今正之輿板之相連皆用牝牡相銜內有軸鞻之木持之革轡之以革轡之與車軸後有軫之車下壓後有軫三面合家讀連承其誤拜稽者亦失之不正釋其義

車輿圖



以輪貫入兩轅兩端以轙鍵之加與于軸上與底有兩伏兔以受衡軛則輿不動及以轙加軸上其尾入輿後鷖馬而輪行

輈衡伏兔圖

輈入輿下者平直前出漸而上至頭垂而下以持衡軛下四尺四寸與軸平前一丈可容馬而御者之策及之聯之曲直最難和故別有輈人作之

席圖

常坐之席以清及莞織之細蓆爲莞以編布緣邊有首尾廣三尺三寸有奇長八尺蓆居可竝坐四人公食大夫禮一食設長筵一丈六尺講問設相對之席席間容三席之地爲國之

先世考

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及王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弟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由由生湣當作公共及饗當作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此處有誤

按史記宋世家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長子弗父何何之勇斷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謚周徐廣倶云鮒一作飭方祀即勤祀弗父何與勤祀俱湣公子而云熙生誤矣昭七年左傳正義引家語本生厲云失湣公熙生弗父何則與今本不同其言湣公是也湣公名共而云熙益家語傳寫各有誤耳

又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世以孔爲氏一曰孔丘聖人號也是以子孫述以爲氏族○左傳哀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之口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注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音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恭鼎考父廟之鼎銘共於位共於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朝厲言至飽○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箋魯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變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兢三字
孰能爲之妻二女與對徽在進日從父所制焉何問焉父曰即
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作紇與顏氏野合者以年不相稱也○禮弓二
名不偶譯大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徽不徵在既往厲見以夫之年大檀弓說引家語云汲冢瑣語無此文
懼不時有男而私尼邱之山以所禱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焉
論夫子未聖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之以續孫卿子曰仲尼
龍顏反宇是其證也○春秋穀梁傳史記二十一年十月庚子
老者五星之精也
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魯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
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
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雖錯者非
一言誤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
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
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
歷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
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去可以是斷
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
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
之十一月庚子僖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
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
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癸巳謂孔子生年當以
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但生年既參差後敘事
有年可考者但記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
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鄒一統志云
故鄒城在鄒縣界內其實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
縣南六十里鄒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
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二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
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於防○檀
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也家語此下云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
者矣吾從若者若斧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
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胡
及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墓謂兆域之封
高者曰墳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
脩廣事門人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
按孔子一生從周從殷皆斟酌古今而爲之若古人略
於墓而詳於廟殷周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則
無窀壙之虞無滑墓之事此殷人崇質脩儉之俗亦欲
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
墳之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
以從今日耶封之制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
而脩廣事以於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
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
驟雨滌漬門人即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
子聞言驚恒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
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從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
之故而脩夫子墓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遑遽之事因
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吾聞之古不脩墓爲起訖記者
意在殷周從遒之間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
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
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眞爲不能
謹於送終大事非尋常之遽矣先儒疑少孤章并疑及
此章皆不可不詳論
又孔子既葬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左歌注踰月且異
旬也祥亦凶事用葛日謂先卜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
葛日
學官適周反魯考
左傳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郯國名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
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
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
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
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民無淫者也自顓
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往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黃帝軒轅
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
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
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
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
以龍命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厤正之官元鳥燕也以春分來
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鶊也以立春鳴
立夏止丹鳥鸐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九水爲鳧上四鳥皆
厤正之屬官祝鳩鴡鳩也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王鳩
也鸐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鳴鳩鵴鳩也鳴鳩平均故爲司
空平水土爽鳩鸐也鷹鸇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鳩也春來
冬去故爲司事鳩聚也出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雉有五種
西方曰鶡雉東方曰鷮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鷫雉伊洛之南
曰鸐雉夷牢也鳧有九種春鳧領鶵夏鳧鶵元秋鳧鶵鸂冬鳧
鶵黃辣鳧鶵丹行鳧嗜唶側亦反宵鳧嘖嘖桑鳧鶵鵖老鳧鶵鵖
以九鳧爲九農之職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鳧止也止民使不淫
放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於是仲尼
年二十八以生己之失官不修其職也傳云聖人無常師學官
必遠部也
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志也有開曰已習其數
可以益矣曰邱未得其數也有所得其數也有
親有所翳然高望而遠眺焉一作望望猶志意深思
貌黑頎而黑頎長貌然長曠如望羊望羊猶瞭遠也有四方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拱揖而對曰襄拱而敬師子子聖
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左傳昭七公至自楚孟僖子聘仲孫病不
能相禮○三月公如楚鄭伯如楚卿相禮介不能相儀及楚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
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
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昭焰
不滅炎炎若何潤洽不雍流爲江河瀸瀸不絕或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順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
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
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感之
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
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
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又襄宏語劉
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何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
脤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
聞强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又自周反魯道彌尊遠
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
而道加行
適齊反魯不仕考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
按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叙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爲
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愚聘紀年前此無
適齊之事昭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不
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而家語正論解謂孔
子在齊年也年請於二十一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
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錯廣邱二十三
歲在齊對齊王蒯災蓋因史記而誤也世家叙事錯謬
既以適周事敘於昭二十年之前又於昭二十年云孔
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答公所以霸
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請遂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
考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疾期而不瘳十二月疾

麥而田沛何嘗有遽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

家語亦載此事今並削之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望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趨驅之趨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此也○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寡人之辭既接左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乎曰之靈臺王之廟靈王樓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戰曰靈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始載之靈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爲之說何耶且傳中之事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豈以此炫明於君前疑後人因在陳聞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爲此耳

又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跳振訊兩肩而跳且諧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雨南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又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誦萱廖邱之邑以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吏記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樂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滛而慰聘紀年謂圍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閒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閒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孫子卒桓子立年譜敘籍羊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慰級而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魯不禋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封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桃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邱葵兵對載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義勇不可當矣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史記景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羣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某曰云云如是然後大夫曰當從某子善是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音陛獄也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放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歎余囊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子所不言難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敏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訪其後患令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家語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取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沈猶氏羣六嘉者飾之以觸價及孔子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賣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異物而歸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齊語退而萊人以優倡侮魯君孔子歷階而上有司加法於優倡侏儒侲子首領於是優倡侏儒侲子手足異處齊侯驚懼而謝過遂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償之自是三月魯大治季孫子問於孔子曰仲由可使從政乎對曰由於從政乎何有季孫曰賜可使從政也與對曰賜於從政乎何有曰求可使從政也與對曰求於從政乎何有曰

按孔子言由求賜皆可從政而不言其可否則政由己出之意已見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人謗之曰麤裘而韠韠藏膝也皮弁服投之無戾也既而改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裘衣章甫委貌衣素裳素裳素裳衣大夫冕服一章裘衣章甫委貌衣素裳素裳衣素裳衣士謂緇衣玄端服衣素裳衣庶人謂深衣也

去魯周遊考

史記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對曰政在節財公說將以尼谿田封之晏嬰進曰不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樂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滛而慰聘紀年謂圍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閒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閒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孫子卒桓子立年譜敘籍羊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慰級而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魯不禋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封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桃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偽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邱葵兵對載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義勇不可當矣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即不生意外之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史記景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羣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奚若某曰云云如是然後大夫曰當從某子善是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音陛獄也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放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歎余囊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子所不言難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錄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敏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訪其後患令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家語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取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沈猶氏羣六嘉者飾之以觸價及孔子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賣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異物而歸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齊語退而萊人以優倡侮魯君孔子歷階而上有司加法於優倡侏儒侲子首領於是優倡侏儒侲子手足異處齊侯驚懼而謝過遂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償之自是三月魯大治季孫子問於孔子曰仲由可使從政乎對曰由於從政乎何有曰賜可使從政也與對曰賜於從政乎何有曰求可使從政也與對曰求於從政乎何有曰

按孔子言由求賜皆可從政而不言其可否則政由己出之意已見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人謗之曰麤裘而韠韠藏膝也皮弁服投之無戾也既而改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裘衣章甫委貌衣素裳素裳素裳衣大夫冕服一章裘衣章甫委貌衣素裳素裳

長尺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史記作湣公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荒於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即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强更伐陳是時晉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朱子辯之說見後

又適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曰吾寧闕而死闕基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莊子言倒述然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忘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一云云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間史記此下云孔子行又叙佛肸為中牟宰佛肸事然則天子是時猶未行

中牟城今在河南鄭州縣西南湯陰縣西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於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丘聞之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此陬鄉之非魯之陬邑家語作陬操琴曲名○孔叢子作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庶幾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鴞養雛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黿津不濟遂輟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翻翔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史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按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

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南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即今汝寧之新蔡縣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故蔡地蓋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天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治之夫子自陳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葉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

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春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日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不終是再失魯召而用求如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歸魯

又再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按此哀四年是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敘蔡事非是遷葉葉公說見前

又陳蔡之閒孔子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稽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語絕糧七日孔子愈懈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按史記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在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辯其非今敘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開衒用之絕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之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按此哀六年也葉公所治地廣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與

又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

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於此敘沮溺丈人而楚狂事敘於楚昭王卒自楚反衛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遇楚狂

又楚昭王迎孔子辭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囘王乃止

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疑書社七百里無此理愚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以知之○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於是孔子居衛又五六年

按年譜哀十年夫人亓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臥麟紱若四書類典賦義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為父後之子在魯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情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質為可傷故率從其隆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為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于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謂為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并補其所未盡之說

歸邑至卒考

史記再有為李氏將帥與齊戰克之一哀十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牲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按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疾大叔疾奔宋文子使太叔發大叔疾之弟疾之子娶孔子之兄孟皮之女而生子名曰懿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南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即今汝寧之新蔡縣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故蔡地蓋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天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治之夫子自陳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葉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

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春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日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不終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而用之必為魯國得罪乎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絕糧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南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即今汝寧之新蔡縣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故蔡地蓋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天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治之夫子自陳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葉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

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春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日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不終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而用之必為魯國得罪乎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史記再有為李氏將帥與齊戰克之一哀十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牲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按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疾大叔疾奔宋文子使太叔發大叔疾之弟疾之子娶孔子之兄孟皮之女而生子名曰懿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間言南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即今汝寧之新蔡縣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故蔡地蓋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天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十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治之夫子自陳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葉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

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春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日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願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不終為諸侯笑康子曰召而用之必為魯國得罪乎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江蘇貢鄉黨圖考

呂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臣按改之○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輿摩斯為哈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縰象環徑五寸而綏紀緌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置翣(音霎以布衣木為之)設披(音被柳翣之引柩者)黼(音斧)畫(音獲)龍(音龍)黻(音弗)繡(音秀)各一以緇布(緇音淄)為之)設崇(崇牙)樹(音樹)羽(羽)(緇布)殷也綢(音稠)繆(音謬)也綢繆牖戶(牖音酉戶音扈)之(之)夏也兼用二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假(音賈)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按此說檀弓加詳儀禮無冠冕而此有之士喪禮加賓升服皮弁服于素裳猶有冕服爵弁服皮弁服而此無之疑家語是後人追記未必盡實若葬禮用二代檀弓亦記之有疑其僭者不然當時二代兼存故士喪禮有臯復商祝未嘗有禁今不許用前代禮也門人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夫子既有南楹之夢當時必是殯於兩楹之間矣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哀十二年若喪子(哀十二年伯魚(哀十六年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尊師也

附聖表

閻里誌(元聖貌異常有四十九表及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龍顏斗脣昌顏均頭輔喉駢齒龜形脅有虎掌駢脅修眩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背地足谷蚁雷聲澤腹修上趙下末僂後耳而如掌俱(音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営四海躬履譲謙胥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附雜事

檀弓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按水經注云洙出魯城北分為二北為洙南為泗泗水注○泗之間夫子領徒之所伝絃(音詩云閟宮有洙有泗是洙泗通稱)之後往往講習於洙泗之上弟子請孔子弦歌鼓琴○又伐檀於宋削迹於衛(削其爵謚以絶追者○家語孔子既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焉守廟者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生之器虚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空則虚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辛之以讓勇覆載万路(路音露)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射義孔子射於矍(音厥相)之圃(音甫)蓋觀者(觀古玩反)如堵牆(堵五版為一堵)射者(射食亦反)進(進子遥反)退(退他内反)周(周還)還(還音旋)必中(中丁仲反)鄭(鄭玄曰名其鄉)司農(鄭司農名衆後漢人)云(云)(云)謂(謂)(謂)(謂)

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擯相也衣冠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曰賓不顧皆上擯相禮之事一記其容一記其辭擯相則賈疏有明文也見後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覜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趨文曰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互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正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下文賓不顧記辭者當時擯相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必復命故特記辭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王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烝烈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設壺公孫傑侯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挾衛侯之手及坎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此五事皆趨進有辭無常者也卻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凡發足向前爲趨進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君迎賓入門與賓爲行擯介皆隨後爲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

聘禮通考

二年社阼階廟碑二年在門內之西半羊承三社樹爲一羊又壹上與西夾東夾皆有三門綱壹壹廷中有碑碣其此略之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米實皆陳於外乘禽日三雙

乘行聲匹之屬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饔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寵賢之屬也

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侵而外不相侵放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又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所以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聘禮執圭以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遣命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皆遂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也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辭以不敏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戒官具幣及所安齎謂謀聘故聘者爲久無事則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儀禮丙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燕朝射朝同位

按後記云使者既受行出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慮草創未知所之遠近間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則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少牢乃在路門外正朝也

又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擯介入官陳幣於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幸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西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者使者受書按上介公揖入官陳幣受書以行注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戒之重聘也皆猶館也

館人謂掌次舍館舂者也布幕以承幣幕門外朝也奉所以就使者北面設之幕以承幣幕門外朝也奉所以就使者北面設之而君出命矣設命者傳君之命矣設命者將去君也君出入門外北面享獻也既聘又私覿也厚恩惠也館今之鑒也縉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國小君也君也其聘用璋享用其半主也君子於玉比德焉象也璧方主穀特達瑞也璋琮有加往德也送行於此於館舍衣服乃往拜送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注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謂主人束壁加于其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坐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坐拜送幣使者受幣以東帛加琮授使者使者受以入告出請受命入告出許受命出授使者使者受以入告出許受命出授使者使者受以入告出許受命出授使者使者受以

來當與主君爲體爲其讓不敢斥尊者故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閫西北面上擯狂閫東閫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狂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相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擯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徹廣八尺三寸四尺）旁加各一步也（步六尺二尺一寸）或此擯陳狂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陳狂主國大門內南陳爲繼而出也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主君狂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面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那陳擯東南向那陳也（那猶言何也）（那作郭列者非是）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逆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二人俱立定乃擯而請所爲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

按司儀君朗用旅擯鄉賓諸擯所與立左右手唯交揖傳辭承擯狂中間乃有擯左人擯右人之事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爲大夫行聞禮主國亦以旅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司儀云及將將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一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朝賓儀志之內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辭終辭者終不受命也此賓固辭併初請事共得三辭所謂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既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

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畧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輕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輕此還朝聘言之而無三辭三讓納賓是已簡矣此經仍舊依司儀雖旅擯亦有三辭若鄉禮揖所與立左右手則爲交擯三辭介辭若主君就擯介求辭即請求辭之法主君就擯者入告出辭主君有命延賓入賓至末介上擯以玉夾擯次擯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大傳上玉於賓賓答辭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徹廣八尺三寸四尺）旁加各一步也（步六尺二尺一寸）或此擯陳狂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陳狂主國大門內南陳爲繼而出也此旅擯傳命者直是賓來至末介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其介相紹繼則交擯旅擯同唯傳命不傳辭其異矣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主君狂門內南面列位時云西北東南面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不謂介西北那陳擯東南向那陳也（那猶言何也）（那作郭列者非是）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逆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二人俱立定乃擯而請所爲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公乃有命納賓也

按司儀君朗用旅擯鄉賓諸擯所與立左右手唯交揖傳辭承擯狂中間乃有擯左人擯右人之事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卿來聘意其爲大夫行聞禮主國亦以旅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司儀云及將將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朝賓儀志之內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辭終辭者終不受命也此賓固辭併初請事共得三辭所謂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既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

謂公先狂庭南面賓賤入門至將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之二者皆向賓揖之再揖說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與主相向而揖是得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壹揖相近而揖也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揖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中庭者東西之中若南北則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過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進則進至阼階西擇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如時也賓致命進阼階西擇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如時也賓致命趨程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拜賜之言又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是也（按賓三辭主君三退賓亦三辭之意與司儀云者三辭同疏謂彼論公之臣與侯伯之聘禮少異非也）

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過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進則進至阼階西擇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如時也賓致命趨程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拜賜之言又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是也（按賓三辭主君三退賓亦三辭之意與司儀云者三辭同疏謂彼論公之臣與侯伯之聘禮少異非也）

兩楹之間爲賓主中處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聘之禮予辭今喪語無此文）

賓出公側授宰玉授介出出由便賓出聘事畢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禡者免上衣見褶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表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庾君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禡者左降立侯享也亦於中庭○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讀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如慎重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皇自莊盛也讀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勿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授如承承重失隊也發氣舒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舉連豚反）也（大本豚作卷）而行也孔子之介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竟於威儀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曲禮執圭不趨授志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授趨（即國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授謂就東楹授王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援取物恐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記君賓之送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也○又執主入門鞠躬如敬授之心起觀威儀皆鵠立貌可以知心故也○又執主入門鞠躬如恐失之注記異說也疏如恐失之注記異說也疏如恐失之庾攝之者右首而東注擯者出請不必賓事之有無許受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復記執玉異說○又曰子以君命往享君命之辱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往行也存君南面則君鄉北面也○又君以社稷故在尊小君拜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

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中庭者東西之中若南北則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以左手鄉外過身北面乃拜故云當拜知進阼階西者以其擯者在中庭公立處直進則進至阼階西不得進向阼階前亦不可更進西階故知進阼階西擇辭於賓復得相公拜也此趨進如時也賓致命趨程不言趨者文不具所釋之辭見後）拜賜之言又出聘義彼云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是也（按賓三辭主君三退賓亦三辭之意與司儀云者三辭同疏謂彼論公之臣與侯伯之聘禮少異非也）

兩楹之間爲賓主中處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聘之禮予辭今喪語無此文）

賓出公側授宰玉授介出出由便賓出聘事畢授宰玉使藏之授於序端禡者免上衣見褶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表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庾君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禡者左降立侯享也亦於中庭○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讀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如慎重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皇自莊盛也讀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勿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授如承承重失隊也發氣舒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舉連豚反）也（大本豚作卷）而行也孔子之介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竟於威儀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曲禮執圭不趨授志趨謂執玉授趨（即國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進翼如則疾趨也授謂就東楹授王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援取物恐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記君賓之送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也○又執主入門鞠躬如敬授之心起觀威儀皆鵠立貌可以知心故也○又執主入門鞠躬

辟享幣也○又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束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之也請受賓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辭辭其臣取幣出將還以臣禮見新之也不言君受幣之也○又賓降階東拜送君辭見九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君乃辭之而賓猶拜敬也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左敬賓私覿後介○聘禮記私覿愉愉如舒鴈注愉愉容貌和敬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儼貌貌色顏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主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請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君親來其臣不敢交也疏朝覲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嘼行私覿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

按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所譏者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二十字

胡氏說誤且記文亦無旅百二字

賓退送賓考

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擯者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送賓不顧注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旅行間亦六步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於公門君之類也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勞賓勞以道路之勤公既拜賓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門君之意也賓不顧擯上擯送賓後還必復命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上擯孔子爲下擯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束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之也請受賓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辭辭其臣取幣出將還之也請以客禮受之庭實先設容禮也公再拜者以其初拜也君降一等辭揖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乘階升乘階之法見九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注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君乃辭之而賓猶拜敬也再拜稽首成拜公少退左敬賓私覿後介○聘禮記私覿愉愉如舒鴈注愉愉容貌和敬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享時盈容對聘時儼貌貌色顏舒緩此私覿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出廟門之外行步如鵝又舒緩於愉愉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主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請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其君親來其臣不敢交也疏朝覲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嘼行私覿是非禮也周衰後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

按私覿之幣束錦乘馬亦是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郊特牲所譏者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覿爲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二十字

胡氏說誤且記文亦無旅百二十

可疑於斯干詩而大夫士之宮室有定論前所引右房左房東房者皆無疑矣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堂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房外有東壁條脈序內之壁近東偏而開戶）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兩實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實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自北階也按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鉞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鄰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按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疑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西階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即側階言邊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爲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階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則由楹外當

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而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楣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按釋宮曰來庸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楣此剛去來庸謂之梁橫梁也來庸之梁之梁句而以梁爲楣恐誤前楣之梁橫梁也來庸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今人謂之進深梁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楝乃得高起若前楣之梁不得有侏儒柱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籩纂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堂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房外有東壁條脈序內之壁近東偏而開戶）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兩實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實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自北階也按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鉞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鄰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按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疑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西階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即側階言邊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爲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階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則由楹外當

按堂之四隅即爲垓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垓以反實柴垓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積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按顧命四人夾兩階陀（音移傳云堂廉曰陀是廉一名陀或是兩階之廉一名陀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賓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實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賓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東楹之西酌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曰冠於阼喪禮檐置於西序而檐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按誦極云三揭者輴皆云入門將窆引之以繞壙四面揭輴繞棺上棺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知鄉飲酒射言三揭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無文天子廟亦有碑可知但生人疑內不見有碑殯無文）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疏云觀禮士喪禮皆以日景正南北又以日出日入驗東西之方是以日景引陰陽也）觀禮注曰設碑以負引者又聘禮注曰引者以備下降也士喪禮下篇引之亦以備下降也是引者謂引繩繫碑而下之也碑在庭之中央近北以便引繩繫之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按誦極云三揭者輴皆云入門將窆引之以繞壙四面揭輴繞棺上棺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知鄉飲酒射言三揭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無文天子廟亦有碑可知但生人疑內不見有碑殯無文）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疏云觀禮士喪禮皆以日景正南北又以日出日入驗東西之方是以日景引陰陽也）觀禮注曰設碑以負引者又聘禮注曰引者以備下降也士喪禮下篇引之亦以備下降也是引者謂引繩繫碑而下之也碑在庭之中央近北以便引繩繫之也

門謂之庫門其東門曰雉門

士冠禮注曰東門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門有東西兩廉聘禮賓鼎設於西門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門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門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實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賓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東楹之西酌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曰冠於阼喪禮檐置於西序而檐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

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

自門之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檐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奠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饋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壝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壝昏禮會於室中北壝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壝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壝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壝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壝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雅堂下之壁關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隆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閨門也時母在閨門之外婦人入朝由閨門士虞禮實出主入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閨門之內閨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閨門而在旁壁也（冠者隆西階適東壁見母則廟之閨門在東北隅）

人君之室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經無殿屋之名但云四阿而已按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弓檐見若覆夏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當兩下則唯南北有當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當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鉉曰屋檐當處榮者說文曰屋棺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穹謂之檐楚辭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翼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也執主享幣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入門後遷位在治朝三朝門位諸制別考於後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北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法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咎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按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疏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

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弼輔志而糾謀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雉門之外庫門之內）雖作庫門猶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家適選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上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與庶人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檐序旁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皆平地也執主享覿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入門後遷位在治朝三朝門位諸制別考於後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北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法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咎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按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疏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

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弼輔志而糾謀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雉門之外庫門之內）雖作庫門猶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家適選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上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與庶人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師其屬而以聽浮辭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謂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元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諸侯皆無皋門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則今之宮門闕人臻此八者寫民不得入也鄭特述讓辭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朝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舉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裁屬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趙朝辟行人執鞮以威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鞮立族談談造其位詳語也

按先鄭謀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皆破先鄭之說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此爲定說當以朝士注爲正然以灋之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古之外朝恐未當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而舉之謂委於外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綽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三詢之事見於經傳者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難鯈厚杜稷其卜武圍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叛與吳欲與吳詢國危也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不常有君位也閔二年魯季友將生卜人云閻於南社爲公室輔此大約言周社亳社中間有朝廷耳其實治朝仍在中

門之內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矣買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與後鄭說不合非是外朝有天子諸侯三朝之別

（延猶引也謂引而進之也面鬼之方謂外朝）

治朝考

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之內（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故爲士皖士皆東面北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東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北面東上得揖乃揖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音退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皖士皆東面北上大僕從者小臣祭儀御僕繫僎撰几授席皆在其位掌士位東面王西南鄉

耳附近也稼也謂稼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

按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朝部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燕寢君與卿圖事遠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傳藏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撰相本不止一事鄉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褒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親也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侯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昨階前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疇大夫北面爰於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引義

明考

考工記匠人廟門容大碑七个闕門容小屬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大碑牛鼎之屬長三尺每屬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闕小屬麑鼎之屬長三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太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路門近路寢故特小參之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爲應門○天雉門立泉門泉門有伉還之於廬門內家語謂

公羊春秋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疏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記人見武公之廟已立故言此非實然○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傳昭公出故季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哀公二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疏桓之於哀八世祖僖六世祖親盡廟不毀服度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刻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鬯用玉豆雕篹恩綴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用梡五官反嶡音辰反升歸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牆魯於天下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鸞鬠之器也黃彝酒鬱鬯皆以獻也瑲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蕩遵屬也以竹爲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酌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嚴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管象疑是以管奏象非舞象書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其有管無象之樂朱干赤盾玉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記言舞大武大夏言奏不言舞

傳有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朝制補遺

此卷既畢再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放六年晉人謀去故終諸大夫皆曰必居鄔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禮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居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處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侯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趨蹌與夷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

主也

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處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大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以升堂爲在燕朝庶有不可擅升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之以解惑

朝服

世本黃帝作冕有旒有垂而前旒所以蔽明通典云示不邪也纊塞耳雜黃色纊塞耳塞於兩旁也所以掩聰通典云不聽讒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過○左傳衮冕黻舄旒延垂黈纊所以塞耳蔽小過無害於一人之義也

麻冕禮也益以木爲幹而加其上玉藻云冕旒玉十二以木爲幹長尺朱綠藻之玉十二就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朱裏天地之色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俛於前而名之也周人冠冕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傳又云衛獻公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處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侯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趨蹌與夷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以爲布帛蔬云治麻絲爲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黃帝堯舜氏作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以象乾坤亦象元黃之色○世本胡曹作衣黃帝堯冕考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縫其舊象與疏延即是上元者紐緞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紐卷爲武以笄入冠中貫髮孔冒髮與髮使得其牢固也凡冕服衣裳連屬者謂之衣凡冕服分爲兩段者謂之上下士喪禮下篇有小斂大斂之奠是也

之而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縫其舊象與疏延即是上元者紐緞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紐卷爲武以笄入冠中貫髮孔冒髮與髮使得其牢固也凡冕服衣裳連屬者謂之衣凡冕服分爲兩段者謂之上下士喪禮下篇有小斂大斂之奠是也

以爲布帛蔬云治麻絲爲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黃帝堯舜氏作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以象乾坤亦象元黃之色○世本胡曹作衣黃帝堯冕考

世本黃帝作冕有旒有垂而前旒所以蔽明通典云示不邪也纊塞耳雜黃色纊塞耳塞於兩旁也所以掩聰通典云不聽讒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過○左傳衮冕黻舄旒延垂黈纊所以塞耳蔽小過無害於一人之義也

麻冕禮也益以木爲幹而加其上玉藻云冕旒玉十二以木爲幹長尺朱綠藻之玉十二就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朱裏天地之色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俛於前而名之也周人冠冕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傳又云衛獻公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處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侯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趨蹌與夷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以爲布帛蔬云治麻絲爲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黃帝堯舜氏作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以象乾坤亦象元黃之色○世本胡曹作衣黃帝堯冕考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縫其舊象與疏延即是上元者紐緞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紐卷爲武以笄入冠中貫髮孔冒髮與髮使得其牢固也凡冕服衣裳連屬者謂之衣凡冕服分爲兩段者謂之上下士喪禮下篇有小斂大斂之奠是也

之而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縫其舊象與疏延即是上元者紐緞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紐卷爲武以笄入冠中貫髮孔冒髮與髮使得其牢固也凡冕服衣裳連屬者謂之衣凡冕服分爲兩段者謂之上下士喪禮下篇有小斂大斂之奠是也

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亥見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大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

鄭所計用玉毋冕皆當去其半

又諸侯之繅旂九就瑒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旂皆就玉璜

玉藻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諸侯三采損元黃也冕皆用元冕朱裏緫有褖之而益亦所謂緆而等也其餘謂延紐皆元纁朱裏與王同也此則異繅旂皆就皆三采也毋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璪塞耳者黃帝用鞾纊後王又易之以誡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璜明王亦有之鄭知侯當爲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繅旂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弁疏云孤卿大夫文承諸侯之下故鄭以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是轉旒之司冠是大夫所行此冕衣章而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衮之大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冕服朝服長前後各一尺垂於冠之前後旒垂五采玉五就貫之旒長尺二寸今尺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分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及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及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玄次元及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玄次元及之次五采玉既貫編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旒也據引漢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亥見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大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

鄭所計用玉毋冕皆當去其半

又諸侯之繅旂九就瑒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旂皆就玉璜

玉藻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諸侯三采損元黃也冕皆用元冕朱裏緫有褖之而益亦所謂緆而等也其餘謂延紐皆元纁朱裏與王同也此則異繅旂皆就皆三采也毋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璪塞耳者黃帝用鞾纊後王又易之以誡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璜明王亦有之鄭知侯當爲公者以下別見諸侯又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繅旂以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弁疏云孤卿大夫文承諸侯之下故鄭以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是轉旒之司冠是大夫所行此冕衣章而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衮之大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冕服朝服長前後各一尺垂於冠之前後旒垂五采玉五就貫之旒長尺二寸今尺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分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

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經之義去就之理也裘主陰剝冬是沉深之義故裳剝也知袞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獻爲章首若不袞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僭名袞龍乎明知袞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袞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袞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袞火於宗彝取其明也王制疏云宗彝之下有黻火之下有粉火之下有米火之下有藻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此無正文竝鄒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繡於裳而已知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見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上無正位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間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

按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載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窮倘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爭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又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當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衮皆元冕而祭於己疏上具知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此上公衮以下既非自相時之服又非己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稀禘出視朝鄭云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禮冕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申冕服可知王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自祭於己也王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當冕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冕祭於己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其也魯雖得與天子同唯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袞冕若餘廟亦元冕或可依公羊傳魯公與臺公別旌而用駟則

則其服當用袞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王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疏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爲朝服朝則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諸侯元端以祭禫冕以朝注祭祭先君也祭外神禫冕祭其先君是禫冕當爲祭先君也唯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天子之禮其用袞公以下則是也此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冕冕數與王同其旒數則異故鄭注玉藻云諸侯以下文稍少也依周禮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卿大夫元冕三章大夫冠弁元衣纁裳士爵弁元衣纁裳疏人君國天之文章以表德德有尊卑故衣裳有多少也依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爲旂諸侯畫交龍二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倶有而旒有降龍而已若然復升龍文亦大旗之下知不施於

之管子二天子服五旒以朝日是有五旒之文也釋名曰旒垂也若有命則垂其上備忽忘也或曰旒可以蔽塵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冕旒皆執旒勿卽今手板也

按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於帶聞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譙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垂紳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皆誤也今作文當言垂紳搢笏不得用垂紳正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又諸侯茶前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茶○又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按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唯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卽珽平時皆搢不必於典瑞見之矣考工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椎首謂上上殺又卽爲椎頭若珽則無終葵首之制且玉藻下文言笏度二尺有六寸卑卑皆然亦不長二尺也笏插於帶以上爲前下爲後謂者曲也非殺之謂珽通身皆直茶則上曲而下直大夫之笏曲其中央則上與下皆有岩壜之形後世之笏作曲形正前詘後詘之謂也鄭誤以大圭爲珽并詘字之義亦失之○曾子言天子服五笏以朝日此玉笏爲大主

又笏大夫士以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又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疏謂以魚須文飾其竹前詘謂屈令向內卑遜公所史遷象笏則大夫本用象飾然氏云謂有飾大夫○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遇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博廣厚上下殺等卑者謂因飾所用物異耳鄭誤以大圭杼上終葵首爲天子之要注文不誤○詩赤芾金舄下日爲此髮飾詳見天官隸人朱色隱制詳見天官隸人

四代祭服之冠考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冕而祭周人冕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旒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周禮皇之字原邵皇舞皆爲鳳皇之字原邵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士冠禮記有司贊冠尸明卿亦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出於魯言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疏并者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

弁服者爵弁之冠服有素裳爵弁於弁經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非常故刘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六轡相加不得輟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分裳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爲諸侯始受命之服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郊特牲注所不易於先代○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玉纚注會縫中也瑲讀如蒼蒼若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邸○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玉瑲知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瑲飾七子男瑲飾五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疏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詩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石也天子王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瑩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瑩瑱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又其帶伊綠其弁伊騏騏騏當作璟以玉爲之疏順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璟○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鞣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鞣韋之裨注是也故今時五伯諸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鞣是備染謂赤色也知裨謂足掩也疏而屬於卿鄭此注裳服亦用鞣韋至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鹿之義疏卿大夫士韋弁而祭於公冠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也雖孤卿大夫士爵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鞣猶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宵非常也疏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明卿亦元冠不言弁作記之人以己貶爵弁親迎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記者緣士類欲許之其理不可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按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絰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非常故刘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六轡相加不得輟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分裳有爵弁二則爵弁又爲諸侯始受命之服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質不變郊特牲注所不易於先代○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玉纚注會縫中也瑲讀如蒼蒼若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邸○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玉瑲知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瑲飾七子男瑲飾五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疏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詩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石也天子王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瑩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瑩瑱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又其帶伊綠其弁伊騏騏當作璟以玉爲之疏順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璟○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鞣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鞣韋之裨注是也故今時五伯諸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鞣是備染謂赤色也知裨謂足掩也疏而屬於卿鄭此注裳服亦用鞣韋至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鹿之義疏卿大夫士韋弁而祭於公冠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也雖孤卿大夫士爵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鞣猶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宵非常也疏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明卿亦元冠不言弁作記之人以己貶爵弁親迎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記者緣士類欲許之其理不可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亦從白鳥爲正也伝伯謂宿衛者之行長○又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祖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皮弁是士助君視朝之服也子朝亦服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縞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縫猶辟也以素爲裳象辟蔑其要中皮弁之去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鄭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大麤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朝時君臣同服也二皇時以白鹿皮冒髮頭鋼縫項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玉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云以素爲裳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此素縑若以縑爲衣裳不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若以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貴以素器之等是也知皮弁之服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其制如此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除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

冠考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做之可也注大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郊特牲注云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幽闇也此重古而加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貨以爲喪冠也疏緇布冠孔子時有緌者故非時人緌之諸侯則得者嫌尊者飾也冠而做之據士以上冠說不復用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是庶人常用之矣詩云都人之士以臺皮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三代有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

按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言後世之元冠用緇不用布故

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做注疏未明言元冠用緇則可

章甫也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元冠疏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褶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飾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縫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辟積而橫縫若喪冠質飾積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略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圖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縞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吉冠以黑繒爲梁亦以黑繒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爲質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幅壹摹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繒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縞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事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事謂之質疏也吉冠緇武與材也喪冠總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冠形彆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此章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縞縫橫縫之解後儒既不知古冠用縞則縞布冠何以既冠而可做又謂一幅之材順經而辟積則少順縫而辟積則多又謂一幅布爲冠頂若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皆由不識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繞頭而綴之也其失亦有所由來蓋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矣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見史記於是冠緌始闊本紀至漢又增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秦貌冠庋升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鷩冕前高廣後卑統此以秦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制盡失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吉不純委武元緇而後純注不純質無

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委貌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緇緇冠也疏元緇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可雜故云而後緦也大於緇冠亦有縫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緇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縫也

按委委貌也武冠卷也委貌之制以冠委於武故云委武非謂武有二名也委貌即元冠下又云元者委武之制有元有緇故以委武總於上下分元緇二冠也雜所以為飾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有縫無縫元冠用黑緇緇冠用生稍故垂緌為飾非謂別安冠卷之故也鄭注本明疏不善悶反徒求之別安冠卷則大白緇布冠何嘗不別安冠卷乎後人不識元冠與緇布冠之別由疏失之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注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又元冠朱紘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緦綾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稀尊者飾也緦或作綾疏諸侯唯緦綾為異其類項青紐纓等皆與士同○又元冠丹紘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基紐纓色也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基紐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又緇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識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云子姓元吉緇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元而冠用緇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按注言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不相連至者冠時始合之對下文居冠屬武耳疏以冠卷異色解之誤矣冠卷異色唯此緇冠元武與元冠緇武二冠耳非萬二冠則元冠元武緇冠緇武不異色也注冠卷殊之說亦非是說見下

又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縫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又垂綏五寸情游之士也注情游謂罷民也亦緇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既祥○又元冠緇武不齒之服也注所

放不師教者○又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綴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焉居牢略少威儀又不加緻者非燕居則冠與武別矣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按冠必與武先經合乃可著且行禮者必先衣冠不於行禮時始著冠何必以臨時著冠於武為多威儀耶又古冠內畢如冠不屬武則內畢之冠未易連合倘遽合倘遽不固行禮而冠脫大失威儀古人當不如是迂拙也詳此經之意居冠屬武對下有事然後綴而言謂燕居之冠但以纓結於頷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用垂纓又大帛不繇注帛當為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緻凶服去飾疏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縮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又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益脩宋王者之後服也僭宋王者之後疏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縞生縞也○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祭後服之注謂與諸侯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朝禮終脫去皮弁服而後服朝服也

兼考元端服

士冠禮元端元紗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皆前元後黃易日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韠為雖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隊之疏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此服是向暮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矣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云子華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夕見君當是朝服亦得名端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元後黃三等士各有所當當皆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

按鄭言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隊亦不可以元冠名服

元端及深衣皆用一元冠雖不為緇布冠隊亦不可以元

牆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即以意為生而益一以解之也○玉藻天子玄冠朱紘玄端燕居○又禪君朱大夫素士朝玄注此元端服之禪也禪之言婦也以素為之必緣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疏大夫元端以素為裳故素韠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服又以為元端服禮朝則同故也

帷裳考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帷幄裳無殺也疏謂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縫半下裁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裳深衣裳有殺矣仍曲狗王說又舉喪服之裳內削幅者為證誤甚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幅二尺二寸縫時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裳衣向外縫耳與此殺字義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增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集註不用舊說須參合深衣考之

鄉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元冠服為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為朝服祭服祭服者冕服與爵弁為祭服不云元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謂裳向旁之衽不須辟積其餘要帶已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也喪服之裳一幅凡三辟積三幅則六辟也疏云辟是屈中之義一幅凡三處屈之辟積皆向旁也疏云辟是屈中也前為陽後為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被帷裳之制經無考因喪服注可見皆用七幅前三後四與裳裳同辟積無數與裳裳異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纁是地色玉黃之雜故為間色○編命士朱韍蔥衡士邦君朱韍蔥衡大保大史大宗皆朱韍蔥衡士及羣臣皆吉服蔥裳色元彤

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疏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綃為之也積者辟皮弁服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玉藻聽朔視朝彼皆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古未有繅花布以素為之布幅闊二尺二升十二五升一千二百縷為之縷細者也○玉藻非列朝不入公門注列朝正服○又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疏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縞生縞也○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祭後服之注謂與諸侯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朝禮終脫去皮弁服而後服朝服也

兼考元端服

士冠禮元端元紗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皆前元後黃易日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韠為雖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隊之疏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此服是向暮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矣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云子華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夕見君當是朝服亦得名端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元後黃三等士各有所當當皆即服之故言可以許之

按鄭言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隊亦不可以元冠名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裳服有元端素端注端皆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基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疏衣袂一尺二寸被記文彼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元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兩袤等袤則長也布幅二尺二寸每幅兩邊各其餘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祛尺二寸而言也雖記云凡弁絰其實皆三寸少半士

又要縫半下注云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疏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閒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下容軀足而行故宜寬○又裕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入裕衣袂當掖之縫也疏裕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云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謂而至肘當臂中為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疏袂長二尺二寸并縫各一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之袂得及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二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肩膊盡今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又帶下毋厭髀上毋廣袴當無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為中也疏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五寸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又割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謂要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又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又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衣無衿事必有表裏之異故名袷也○又負繩及肩以應衡注負繩謂裳與後幅相當之處也繩謂裳之縫也踝以應直注縫謂裳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以應衡注縫謂裳與後幅相當

夫士早朝及私朝服元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斜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覓頭謂下狹頭闊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私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裳謂裳之上畔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前襟後裾衣旨謂之裾裾裾）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闊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向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既衣必用古制也（今人製公服亦有衣裳相連而多作辟積其裳頭亦不具者鄭注本不誤孔疏不得其說裳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唯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裘之縫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說易惑人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詳有深衣考條詳之）

又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銜）

按衽者斜裁以增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兩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則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又云凡衽皆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當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幅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裏頭在上合縫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彼衣裳際旁二尺五寸與有司緋裳前三尺二尺五寸凡幅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此衽之頭闊下狹頭鬱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私謂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裳謂裳之上畔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前襟後裾衣旨謂之裾裾裾）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闊寬頭一尺八寸

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按三裘之色羔麂縞素服制差次當如此不以色取義惟黃衣狐裘象其時草木黃落此說得之依解謂報土功者應說也草木黃落在季秋孟冬亦當其時稍有早晚耳

考祖褅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褅降立(授玉時襲既受以玉授宰褅而降立以待享)(注)褅者兌上衣見褅衣凡禮褅者左袒也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褎身有裨衫又有襦袴褌袴之上有裘褎之上有褅衣褅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縞紵紵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裕褶裕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聘禮不必行於冬祭如是於冬可服此裘中有褅裘褎衣也袒褅衣袒褅衣也袖褅衣袖褅衣也袖其實是見左袖)故玉藻云裘之褅也見美也裳者掩之故云褒充美也言凡禮褅者左者吉凶皆祖左是也是以士喪禮士人左祖大射亦左祖若受刑則祖右故觀禮侯氏祖右受刑是也

按古人有祖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祖出左袖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士人左袒扱衽鞸于腰東帶加絞帶設韠于面之右扱之)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祖也言褅或連言禫祖者祖而有衣也喪禮肉祖祭禮迎牲割牲皆肉祖躬祖骨祖皆

○左傳衛石宰𥡴曰余狐裘而羔袖注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疏玉藻君衣狐白裘又曰錦衣狐裘是狐裘貴於羔按天子大裘亦是狐裘羔袖與裘同色此基喻始惡而終美言始從君是狐裘今不純緣猶似羔袖也○地風狐裘蒙戎亂貌左傳士蒍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擣司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按裘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皆與裘服之狐裘異裘長則襜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裘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表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裘亦不裼也

明衣考

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前去邊幅旁一寸餘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縫使相著還似袂二尺二寸凡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放云於敬下體深也○又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注不辟積也觳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脛長無被土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束下寬也此裳及觳至足跗亦是不被土○又纁裡縓緣注一染謂之纁今紅也緇裳在幅曰尊在下曰纁疏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側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又緇純辟注七入為緇緇黑色也緇衣日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緇象天地也

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時制之與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仍有黑色之衣與元端

紳帶考

論語曾暑袗絺絅必表而出之注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絅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禮檢曰日當暑袗絺絅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曲禮袗絺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褻今不絺絅也○地風狐表蒙戎亂貌左傳士蒍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擣司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按裘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皆與裘服之狐裘異裘長則襜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裘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表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裘亦不裼也

明衣考

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前去邊幅旁一寸餘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縫使相著還似袂二尺二寸凡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放云於敬下體深也○又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注不辟積也觳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脛長無被土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束下寬也此裳及觳至足跗亦是不被土○又纁裡縓緣注一染謂之纁今紅也緇裳在幅曰尊在下曰纁疏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側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又緇純辟注七入為緇緇黑色也緇衣日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緇象天地也

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時制之與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仍有黑色之衣與元端

紳帶考

論語曾暑袗絺絅必表而出之注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絅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禮檢曰日當暑袗絺絅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曲禮袗絺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褻今不絺絅也○地風狐表蒙戎亂貌左傳士蒍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擣司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按裘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皆與裘服之狐裘異裘長則襜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裘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襲裘表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裘亦不裼也

明衣考

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衣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前去邊幅旁一寸餘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縫使相著還似袂二尺二寸凡為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放云於敬下體深也○又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注不辟積也觳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脛長無被土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束下寬也此裳及觳至足跗亦是不被土○又纁裡縓緣注一染謂之纁今紅也緇裳在幅曰尊在下曰纁疏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側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又緇純辟注七入為緇緇黑色也緇衣日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緇象天地也

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尸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為齊時制之與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仍有黑色之衣與元端

金壯士按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冠外皆紫色赤黑也雷是中央正騂黃是中央間土韠水皮韡黃之色黃黑也○雷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注纁今之紅也赬淺赤纁緅也緅說文云縓黃赤色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縓緣衣縓緅是也士冠禮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按古絳字與紅同○又茹蔗茅蒐注今之絳也可以染絳疏茹蔗一名茅蒐詩茹蔗在阪陸璣云一名地血蔓人謂之茜也今之茜○又挼此草注音儒疏挼一名茹蔗一名茅蒐詩茹蔗在阪陸璣云一名地血蔓人謂之茜也今草根可染紫郭今○鄭風緇衣茹蔗鄭可與染韓詩茹蔗茅蒐之染女服也鄭茅蒐染巾也○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注染草茅蒐茹蔗之屬

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冠紫綾自魯桓公始戰國貴云齊紫敗絲也而賈十倍齊桓公有敗素紫以為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僧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右由來矣秦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大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裘衣考

論語必有表之長一身有半注孔安國曰今之被也

按裘衣之制無考或是大子侍製之以為齊時之用孔注謂今之被則不當名裘衣夜寢必覆被亦不當特記矣言衣則必有袂者也被名衾詩抱衾與稠毛傳衾被也禮稠被也鄭玄改之云稠牀帳也今集傳仍從毛喪大記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縉衾詩言錦衾爛兮不必君也被端有緣飾謂之純衾大記注純以組類為之緣之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此衾制附於此

帶紳考

左傳鼂爵馮梁昭其數也注鼂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旃之游縣在馬膺前數尊卑各有數疏易或鞶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所以繫佩在大帶之上故云鞶紳帶所以別大帶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也玉藻紳長制二尺有五士二尺有司二尺凡有五等大夫士皆有之注紳帶垂之練帶亦用素裨垂士練帶長制三尺三齊注謂大帶也而紳居二焉紳練結之長二尺也謂詩傳說大帶之垂者皆二尺紳長制二尺有五士二尺有司二尺凡有三等大夫士皆有之

注玉有山元水蒼若雲之文色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禆蒼文雜色也禆蒼青碧瑜玉之美者瑞玫石次玉者

按祖被所以旒衡上繫于革帶衡下組綬有三條皆以懸玉若球孔絇非組綬可貫鄭注大戴謂瑤瑀皆爲玭珠又謂是玉石其說不定後人作圖以組貫小珠木必確也

又孔子佩象環五寸而慕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瑱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慕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先魯司寇故謙不敢偪德佩及事佩示己有文章也爲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

按論語言去喪無所不佩則瑀玭之玉爲纓之屬皆當佩之矣佩象環在去喪之後或當如疏說

鄭風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注雜佩者珩璜衝牙之類疏珩佩上玉也衝牙以衝突前後也瑀玉名也瑀玟石次玉也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慕容曰

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包鼈鮮魚其蔬維何雉匏及蒲瀾亞有且侯氏燕胥(傳)載菜穀也(箋)包鼈以火熟之也匏竹萌也蒲深蒲也且多貌○小雅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鱄鯉

米精粗考

大雅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舂八侍御七疏其衆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舂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卻故數益少四粺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說文以糲米曰粟舂入斗曰粟舂九斗曰糳舂八斗曰糲舂九斗曰鑿字林舂米糈舂入斗曰糳)

食考

食醫會膳食之宜(見食疾)內則飯品及煎食麥食析稌入珍淳熬淳母(俱見後)(考條)曲禮食居人左王制五十異粭(俱見後)(考條)○大雅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傳)揄杼白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集解云簸米取麤以離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疏杼白杼米以出白也○又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饎饎傳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饎餾也(集傳云舂米一臼簁酒食以水沃之乃舂黍也)饎酒食也○小雅有瞽篇有菉葭有菉竹簟有席鞉鼓有簜有鞉有鼓有簜有鞉鼓(說文)鞉有柄搖之旁耳還自擊也簜大鼓也鞉小鼓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廷(箋)瞽矇無目有眸子而已有瞽有瞽言瞽不失其道也

球長(說文)玉所以敬鬯實彝尊也禾心也

按古人禮食以其盛飯黍稷皆之差有八簋六簋四簋二簋儀禮又謂之敦(音對)所盛者黍稷加之則稻粱六子又加麥菽其非簋食則盛之於簠以匕出之食飯於豆其匕又謂之柄(柄子弟子職篇云左執虛豆右執柄匕周旋而貳唯喋之視同嚼以齒是謂貳祀此謂弟子侍長者教人食飯從步益飯之禮匕是盛飯入豆非載黍實之匕

曲禮共飯(扶晚切)不澤手(注說物臭也○又食儀謂之(注飯穢)吳

爾雅(呼蓋切)謂之餘(注說物臭也○又食儀謂之(注飯穢)吳

按爾雅合饘(之然切)爲一別有餬(戶吳切)餘爲物臭說文以饘爲飯餬爲溲以饘爲飯餬爲熟集註合飯餬熟溼解饘本字林而以餬爲朱變此爲定詁味變則氣亦變今謂之餿飯是也(說文)餿飯也(字林)餿飯臭也(玉篇)餿飯敗臭也(廣韻)餿飯味敗也(集韻)餿飯臭敗也(類篇)餿飯敗臭也(增韻)餿飯味敗臭也(正韻)餿飯敗臭也(字彙)餿飯味敗臭也(正字通)餿飯敗臭也(康熙字典)餿飯敗臭也(考證)

致五味(去聲)調(去聲)和(去聲)(注)五味鹹酸辛苦甘也和猶調也

以鹽菜及五味調(去聲)和(去聲)而烹之(注)鹽菜鹽及菜也

膳膏(去聲)香(注)膳牛羊之肉膏牛脂也

以五味調和(去聲)其牛羊豕之肉(注)五味鹹酸辛苦甘也

膳膏(去聲)腥(注)膳牛羊豕之肉膏牛脂也

和(去聲)用酒醬(注)和猶調也

以五味調和(去聲)其鳥獸魚鱉(注)五味鹹酸辛苦甘也

和(去聲)用醯醬(注)和猶調也

爲(去聲)其(注)爲猶治也

爲(去聲)其(注)爲猶治也

爲(去聲)其(注)爲猶治

熬搥之肩桂與薑（俱見解考）○王藻膳於君有葱注葱薑及辛菜也

果實考

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膚之梅李曰擩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後啗桃公曰黍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對曰君子以賤雪貴不問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以爲妨義故不敢（雪先也）○內則芝栭等（見解考）不食之（又有不食者補此）

內則不食雛鷖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注皆爲不利人也雛鷖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也醜謂鼈竅也一說魚腦謂之乙乙見爾雅○又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鴨鴨舒鳧翠雁肝鴈腎鴨與鹿胃注亦皆爲不利人也舒鳧鵝也翠尾肉也鴨舒側薄肉也舒鳧鴈也鴨與脾胛也○少儀君子不食圂腴注圂謂圈作豢謂大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圂牛羊有腸胃農大豕無）

食禮考

曲禮共食不飽注謂共羹飯之大器也疏共食宜謙不輒脈飯爲飽也○又共飯不潔手注爲汙手不絜也潭謂楪莎也禮飯以手疏古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遍食始楪莎手恐爲人穢○又毋摶飯（注爲欲致飽不謙疏取飯作摶則易得多○又毋放飯注去手餘飯於器中爲人穢（朱子云○又毋流歠注大歠嫌欲疾長歠也○又毋咤食注嫌大飯也）○又毋放飯注去手餘飯於器中爲人穢薄之疏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又毋嚃骨注謂已歷口人所穢○又毋投與狗骨注爲其賤飲食之物○又毋固獲注爲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又毋揚飯飯黍毋（嚃音合羹注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疏揚飯揚去熱氣也毋以箸當用匕（今按箸即梜匕也毋以箸當匕食有菜者用梜故不得歠當梜嚼也○又毋絮（郝懿行曰絮羹注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疏絮謂臛食器中調足鹽梅也若得主人羹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味惡也○又毋剔齒（注爲其弄口也口容止○又毋歠醨（注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爲其淡故疏醨肉漿也○又客絮羹主人餅不能亨客歠醨主人餅以

奎注儐賓○又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猶斷也堅宜用手○又毋嚘（於介反）炙注爲其食甚也嚘謂一舉盡嚙○又卒食客爲殽者是季氏餕失禮故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殽作而飽曰疏食我不足祭也吾殽作而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善惠公子施之後疏殽謂食後更殽而强飯以答主人之意

侍食考

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殺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也○王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音徧嘗食也而侯注雖見賓客之徧不敢備虛口謂食竟飲酒漱口使清潔以待食也此謂君與主人俱食而侯君食竟乃飯若爲君嘗食然也○王藻侍食於先生異醬者後祭先飯注謂主人親饋則客祭先飯注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爲其淡故疏醨肉漿也○又客絮羹注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爲其淡故疏醨肉漿而歠注以其待亡及儐非

之前當親徹也○曲禮賜果於君則其有核者懷其核注嫌褻尊者物也○以黍雪桃事（見果實考）

按鄉黨記侍食於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那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

食考

王藻酒肉之賜弗再拜注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疏亦謂君賜也再拜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祭食考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注氣主盛也謂周○春官大胥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音延）祭三曰炮（音包）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而泉反）祭七曰繹祭八曰嘗（音尋）祭九曰共祭注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王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曲禮曰主人延客祭是也炮當爲包包猶兼也有司曰有司賛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周禮徧也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特牲少牢天食之前以匙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嘗於醢祭於豆間是也繹祭繹祭亦本同禮多者繹之乃絕手於祭（郊特牲少牢尸取肵擩於鹽振祭振動其手也）○又酳尸（郊特牲少牢主人洗爵酌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洗爵酌亞尸）○又嘏主人（郊特牲少牢尸嘏主人曰）其本直絕筋以祭見郷飲酒禮）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王藻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己侯（虛詩反）單注水漿非盛僎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言食於體敵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侯厚皐徵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醯醬是也○左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音泛）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武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偏擩於醯於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鋤羹於上鋤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少施氏辭祭（見食禮考）

按古人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大者之夏官司爟（音灌）凡祭祀後祭之爲其主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耀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

尸卒食而祭（饎音熙爨祭炊也）佐食取黍稷肺祭於盛（音成）上祭於俎（滅文仲燔柴祭天神）○又祭薦（音荐）祭之謂是祭火神孔子以爲非禮至每食必祭亦是祭先火先炊爲主正祭此是

小祀耳

變食考

莊子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齋

按士相見禮膳羹注謂食之羹辛物葱韭之屬王藻注羹及辛物不徹薑食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然則羹辛物謂葱韭雉

祭肉考

祭統凡爲祖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平聲）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法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肥也凡前貴於後祖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道也煙者甲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煙翟閽寺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法壇同禮作踿謂輝祭祭於公者必自徹禮多者繹之乃絕手於祭（郊特牲少牢尸取肵擩於鹽振祭振動其手也）○又嘏主人（郊特牲少牢尸嘏主人曰）其本直絕筋以祭見鄉飲酒禮）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王藻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己侯（虛詩反）單注水漿非盛僎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言食於體敵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侯厚皐徵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醯醬是也○左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音泛）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逸詩刺不敬武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偏擩於醯於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鋤羹於上鋤之間祭飲酒於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少施氏辭祭（見食禮考）

按古人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大者如后稷配天大者之夏官司爟（音灌）凡祭祀後祭之爲其主火先炊之人則於祭祀後祭耀祭先火也特牲饋食禮

拜對曰天賜不遺衛侯只小臣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然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注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八寸曰皮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於下○又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注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膰以祭肉○春秋定公十四年天子使石尚來歸脹（注石尚天子之士脹祭社之肉盛以脹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嚌於君子曰膰祔練日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昨暗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五箇（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餼也自祭言膰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祈酹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膰腥因牛享之可知

按酹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酹尊者之餼平敵當再拜不稽首

禮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歆哀也

酒考

戰國策帝女令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注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古音之巧（功沽善也惡也○又齊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事酒新有事者之酒其酒即今之醷酒也冬釀夏成昔酒今之舊久白酒所謂舊醷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大減）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才計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貸猶犯也）仲春天子乃嘗麥先薦寢廟（注麥秋熟可嘗也）○又季春上旬擇吉日大酋監祭酒（注大酋酒官之長也於周制則爲酒人秫稻必齊（注齊謂潔清也）○又仲秋上旬天子乃嘗黍先薦寢廟（注黍秋熟可嘗也）○又季秋上旬天子乃嘗稻先薦寢廟（注稻秋熟可嘗也）○又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飲烝（注烝衆也）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注大割殺牲也）○又仲

其時也。內則飲重醴酌醒清醴黍醴清糟粢醴清糟注重陪也糟醒也清沛也致飲有酤者有清者陪設之也。射義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

飲酒考

樂記夫樂者樂也而獸以爲禽也而獸以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注言豢豕爲酒本以饗食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一終笙入三終主人獻之笙入立於堂下磬南間歌魚麗笙由庚堂南崇丘南山合樂三終堂上堂下歌笙間作鵲巢采蘩采蘋每一篇一終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堂下

言輻腦不勝轂之所任也轂不折言力相稱也弱篇也幼謂度之殺衰小之也廉謂泥不黏著輻也○(又)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轂(補曰圍注)謂殺輻之數也股謂近轂者也轂謂近牙者也○(又)揉輻必審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隱而固不得則雖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綴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揉謂以火橈之來輻之直喬如一也平沈謂容之水上無輕重得謂侷句鑿內相應也槷椳鼻也必足見言槷大也輪箄則車行不掉參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故云輻股鑿之數也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故云輻股鑿之數也

按疏說則牙上鑿孔不正矣非也牙孔仍正鑿但輻之柄不用正中使缺一邊則輻股向外參分寸之二矣余嘗親驗之

(又)凡爲輪行澤者用行山者欲侳枲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漸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疵(音茲)謂削薄其踐地者侳上下等附著也薄謂厚也疵邪敧也以輪之厚石雖譟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牙脫絕也挫折也○(又)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音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乘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侳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注)輪中規則圜矣等爲萬(音萬)以運輪上論中萬(音萬)則不匡刺也輪輻二十上下相直從旁以遍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斫材均矣秉潤而察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侳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

國工國之名工(庫上置亦輪人爲之今不然)

按萬之以觀其匡有解爲同矩匡爲方者非也凡物圓中規者四角量之方必中矩不必再以矩量也匡者匡枉不平正也別作萬(音萬)以運輪上不萬不下則輪平正不匡枉今試輪之法別置一物於輪旁運輪數周適與彼物相當則輪平正即古人萬之以觀其匡之法

車輿考(兼考式)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衛長參如一(謂之參稍(注)稍猶等也車輿也衡亦長容兩轐(音夔)參如一者謂俱六尺六寸也容兩服者服馬也以其驂馬引車故衛唯容服也○(又)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板乎如有板掩則人如何能落手愚式其式上有皮謂之幹如何能覆若無板則人俯而愚式其頭豈不觸轂乎轂高五尺五寸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兵車(注)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轂兩軹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疏)隧謂車輿之縱凡人所乘車皆取橫闊以或參乘或四乘故橫則六尺六寸此隧輿之縱三分六尺六寸取二分以四尺四寸爲之鄭言兵車其實乘亦同也式謂人所馮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也較謂車輿兩軹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直于軹上二木謂之較是式之兩端

中馬也疏云斬是當胷之皮鞁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斬此皆非確詁集傳引左傳諜作如鞁之有斬既多一有字又訛斬爲靼後又云斬亦謂之靳是誤合靼斬爲一物皆因毛傳斬環後作斬靼環而誤陰靼之靼釋文音允其云居覲反者本謂毛傳斬環之靼非謂詩之靼舊本作斬也字典靼字引釋文亦誤脅鞁用皮當是繫於陰板之下端有小環而經末言車無前軨疏謂後繫於軨亦非也

又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騑驔是中騑驪是驂龍馬之合銜以馭古穴納銜傳黃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納驂內轡也鞎赤身黑鬣曰驪中中服也驂兩驂也軜之韁有古者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軨前疏鞎以白金飾皮爲靼按轡之韁當是以繼之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合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驪內轡不須牽挽故卹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軨前以繫之處以白金爲靼也○天雅王錫韓侯淑旂綏音章章弟錯衡元衰赤舄鉤膺鏤鍚羊鄰反若玄淺幭莫狄反鞹音廓鞗革金厄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音雖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鞹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鞹章韎漆韇以爲車蔽今之漆車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轡之流馳者兩轡之間有橫木可憑者鄰鄰者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又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踐父周公卿也○蓼蕭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傳乘黃四馬也公賜氏姜康公母舅公子重耳也傳○曲禮天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疏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突卿大夫士之子不受父敵以成尊比喻於父兄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又獻車馬者執策綏疏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授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綏易左至之時知有車馬○少儀車前詭隨授執以將命疏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

將命疏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

綏考

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輪效駕當右由左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駕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升右上取貳綏左右攘辟注監駕易曰爲馬行展輪具視效駕白已駕當轡授綏之必長延者以有左右顧也疏席無異物爲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實在戶牖之間南面陳御之時正儀在左席差在右陳御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共聞容人故爲長延也○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爲節固宜有所尊疏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不屬不相連屬也鄉射亦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又奉席如橫居扇反衝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橫井上樘音撐結皋衝上低昂疏席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又請席何鄉請枉何趾注順尊者所安也枉臥席也按坊記云枉席之上謀而坐下民猶犯貴也疏枉亦爲坐言若分言之枉爲臥席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疏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從尊者所安○又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疏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坐在東是在陽以南方爲上坐在西是在陰亦以南方爲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面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

按此謂室中布席之法以西爲上者統於奧以南爲上者統於堂也

又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謂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疏既來講問則所布兩席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

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遂近開三席席之制三尺二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云容丈也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戒在於室○又主人跪正席容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注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容主人之親正儀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安主人乃敢安也疏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席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朱子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曰主人既設席又正席先生從之此之謂歟然後正之云耳蓋○又虛坐盡惕後注謙也○又食坐盡前注爲汙席疏虛空也謂非飲食坐不敢近前以爲謙玉藻徙坐不盡席尺是也古者地鋪席而短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惕前也玉藻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又毋踖在亦席撫衣趨隅注趨隅升席也由下也疏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而就坐也○玉藻登席不由前爲于僞踖席注升必由下也疏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若其尊常無事則升由下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又徒坐不盡席尺注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又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注讀書聲當閒尊者食爲污席也○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音判棄其不以埽音掃執箕膺音應執箕膺音英注埽謂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揚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疏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

杖考

秋官伊耆氏共王之齒杖注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之舊德而以名官與齒杖王之制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若不得王賜者自拄之先鄧唯據七十故後鄭增成之○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疏天大七十老而聽政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堰之卻退不待朝事事也若不聽政事則祭義云七十

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曲禮六大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致其所尚壯則不聽耳○又商頌那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磬柷圉旅庸有秩斯饗我客戾止永言保之思皇多福注衎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奏進也假至也綏安也成平也鞉如鼓而小柄貫兩耳持其柄搖之以擊旁耳鞉磬柷圉旅庸皆樂器名有秩秩然有常也戾至也永長也保安也思語辭福猶祿也疏言語助賓客言語○又賓客主恭敬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剛注恭在貌也敬在心謝謂敏而有勇○又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注重慎○王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注齊遬遽恭慎也遬音速遽音巨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注齊遬遽恭慎也遬音速遽音巨足容重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瞬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噭欮也頭容直不傾頗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子也此說未安容德者儀然有德色容莊可肥也露也雖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雖炎熱而不得褰袪取涼也○又坐如尸立如齊注如尸視尸正如齊謂且聽祭祀時疏尸居神位坐必矜莊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儀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嚴祈居身此立謂侍尊者之時○實證容經容有四起朝廷之容祈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遹遹然溺溺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湍湍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物音勿然儀然若不還容經也若夫立而跛彼寄坐而蹝不正也體息懈志驕慢趨視差音蹉趨時也數音朔顏容色不比昵志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禮器有以素爲貴者父喪無容疏父之族黨是親賓素故

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左傳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之謂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棄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懷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敬謂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注棣棣富而閒也選數也攝佐也○又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辭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行之失則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其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野外設表以爲位襘領會所以會衣襘帶結帶所結也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又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注五朝者之贊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色容考

曲禮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注貌與事宜相配色厲而內荏貌恭心狠非情者也○表記君子哀矜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注言色稱其服也○色容莊玉色俱見容通考條

目容考

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頤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親之目不過此視國君頤高綏讀爲安安謂謹此邑介在東表衡遍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謂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諸相於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拜手稽首者此即商尊敬故皆稽首也肅拜拜之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亦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褻拜亦附稽首九拜不專爲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又云齊衰以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也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音啓顙之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奇拜謂一拜者謂君拜臣下無禮大射有一拜之時按頓首之拜以頭叩地似喪禮之稽音啟顙但稽顙頭觸地無容頓首即地有容以此別於喪拜叩頭即起不稽留以此別於稽首此拜不常用唯有急求人乃用之頓首見左傳者二文二年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婦人常用肅拜此頓首者有所急求於宣子也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每一章三頓首此有所急求於秦也疏謂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恐君拜臣下及平敵自相拜皆當用空首疏振動附稽首褻拜亦附稽首亦恐有誤振動疑是隕而稱振動其手手不至地肅拜不疏如今人之揖

曲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注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疏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又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注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疏敬君故朝服命使君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

猶使人於君所疏謂去不下送非也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是使人於君所有不下送乎少儀凡賜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則使人於君所亦然孔子拜送使者亦當下堂

拜送於阼階之南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拜禮

又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注謂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雖貴賤不敢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注尊賢疏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此謂異國則酉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又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拜其拜士賤○又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又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注辟正君○又男女相答拜以明之

按古人之揖與今人不同今人之揖即古之肅拜古之揖爲推手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平下之別孔子執主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仍不過平衡也爲擯而揖所與立亦是推手而傳辭鄉飲酒禮實厭一涉及介入門左介厭案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引手手向身也凡賓主入門庭問有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當陳揖行至當碑處又揖皆是賓主相向而推手手當小舉此上如揖亦即如其賓主相向之揖耳曲禮揖人必邊其位唯謂揖人使前時己當離位若傳辭而揖已位已定迎賓而揖竝行暫止皆非邊位之例也

授考

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婦尊者俛仰受之

按凡獻物於人有不敢授者奠之於地臣受主堵奠鴈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竝受不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俛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謂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主手有稍下時如之卻行聘時上介執主如重授賓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皆有授時執主亦如之耳

立容考

曲禮立則磬折垂佩注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疏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宅慴折則佩從倚身則臣宅曲折佩不得倚身君若重愼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垂委於地然臣不敢初大曲必待君慴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立容德辨章無闕山立正方無陂鄉注皆通考條

行容趨容考

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踖踖庶人僬僬注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又曰衆介北面鏘鏘爲凡行容尊者體盛卑者體蹙疏天子尊重故穆穆威儀迫揖燕禮君降階關卿大夫註云爾近也提而移近之明君臣

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

鞠躬考

左傳正考父校商銘云一命而僂力主再命而傴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注僂恭於傴傴恭於僂循牆言不敢安行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之

手容考

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器執脩鄉注詳執主考脩○手容恭見容通考條○少儀侍坐衛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爨灰所倍也注爨炊竈所以爲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疏不畫地不敢無書地也手無容不弄手也爨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亦皆尚右傚孔子也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古尚左左陽也注以右手加左上也陰左反是

拜考

春官大祝辨九拜古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二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知宜反八曰褒音報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以享右祭祝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以享右祭祝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以享右祭祝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以享右祭祝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

多諸侯皇皇自莊盛大夫濟濟徐行有節士蹌蹌者鄉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儛儛者舉臺之貌庶人都無容儀竝儛儛行而已○(玉藻)凡行容惕惕音剔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注)惕惕疾直貌也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疏)道路雖遠疾又不忿於疾故其容直而疾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疏朝廷所須也○(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又)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謂每移足半蹠之中人之迹足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疏既不欲疾趨故迹相接鄰云每移足半蹠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迹相接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半相蹠王云謂迹間容足若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注)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皆容迹徐趨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按此謂君行同於尸行皆接武大夫以下步漸闊徐趨皆用繼武中武耳非謂與尸行也凡君大夫皆無與尸行之時與尸行者唯有祝耳祝前尸之儀見少牢禮注疏謂農賤與尸行者誤

(又)疾趨則欲發而手足俱移(注)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疊謂起屢也移之言靡匜也俱移欲其直且正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既無所執特欲屨頭恆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尊常手足毋移謂雖屨恆欲起而手足猶安直正不得邪低靡匜搖動也○(又)圈(音權)遽(音巨)脉(大本反)行不舉足齊(音咨)如流席上亦然(注)圈轉也脉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尊處亦尚徐也(疏)圈脉行言徐趨法曳轉足隨地而行也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窶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窶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又)遷行頭容如矢弃行刻以(音)起屨(注)此疾趨也端直也(疏)端行謂直身而行也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頭如屋宥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急行欲速而身屨恆起也○(又)執璋玉聚前曳踵蹜蹜如也(注)著徐趨之事蹜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狹數○執玉行容(詳見執玉行聘考)○(少儀)執玉執璋冀(音冀)不趨堂上不趨坡上不趨(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俠無容也步張足曰趨

升堂降等考

(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涉)級聚足連步以上於西階則先右足(注)拾當爲涉級等也聚足謂足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過也先右足先左足於相鄉敬(疏)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嘉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客從之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蹉一級也拾級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注)祭謂練祥祭也散等乘階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

(又)執璧則尚左手(注)尚猶高也高左手謂手在左肩上也

(又)執龜筮者前見蓍龜(注)龜筮神靈所在敬之如親也

(又)執玉高不過揖(注)揖平手也

(又)執輕如不勝(注)輕謂空器也

(又)執玉授人者以右手(注)授人玉者以右手當心授之

(又)執玉與人者以左手(注)與人玉者以左手當心與之

(又)執玉有藉(注)藉謂薦玉之席也

(又)執玉爲上(注)爲上謂尊者執玉則卑者不敢執也

(又)執玉其有加(注)加謂奉玉以有所進也

(又)執玉其有藉(注)藉謂薦玉之席也

(又)執玉不起(注)不起謂不離坐也

(又)執玉不拜(注)不拜謂不爲人拜也

(又)執玉不爵弁(注)爵弁祭服也

(又)執玉不盥(注)不盥謂不爲人盥也

(又)執玉不麻冕(注)麻冕祭服也

(又)執玉不袒(注)袒謂袒裼也

(又)執玉不跪(注)跪謂跪而安之也

(又)執玉不坐(注)坐謂坐而安之也

(又)執玉不立(注)立謂立而安之也

(又)執玉不趨(注)趨謂疾行也

(又)執玉不顧(注)顧謂還視也

(又)執玉不視(注)視謂視其他物也

(又)執玉不言(注)言謂言其他事也

(又)執玉不食(注)食謂食其他物也

(又)執玉不飲(注)飲謂飲其他物也

(又)執玉不食不飲(注)不食不飲謂不爲人食飲也

(又)執玉不食不飲不言(注)不言謂不爲人言也

(又)執玉不視不言不食不飲(注)不視不言不食不飲謂不爲人視言食飲也

(又)執玉不視不言不食不飲不顧不趨不立不坐不跪不袒不裼不麻冕不爵弁不盥不爲人盥不爲人拜不爲人言不爲人食飲不爲人飲不爲人食不爲人食飲不爲人飲不爲人言不爲人視言食飲不爲人視言食飲

爲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伍謂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事一大夫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 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疏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疏三卿有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舍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徒之下亦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又)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二命則知小國上下卿位皆一命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虎將以路葬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賜于王王恩厚動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迎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注杜洩叔孫氏宰路王所賜叔孫重大子謂叔孫吾子謂季孫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疏三卿有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舍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又)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二命則知小國上下卿位皆一命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虎將以路葬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賜于王王恩厚動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迎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注杜洩叔孫氏宰路王所賜叔孫重大子謂叔孫吾子謂季孫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疏三卿有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舍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又)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二命則知小國上下卿位皆一命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左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虎將以路葬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賜于王王恩厚動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之外間月則閭門左扉立于其中(注)南門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李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閒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李事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卽在燕寢燕寢視朝則在治門外也太史云閒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

按鄭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其說非也明堂有四堂五室廟寢何得有之閒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閤其左扉以應天時李事反路寢亦居門路寢固有門側之堂謂之塾也太史詔王居門終月疑終月當作終日玉藻疏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之中此說是也閒月朔日居門亦以應天時耳必謂一月在門不居燕寢亦無謂也又按古厤法歲置閏常在歲終末必累閏閏之月

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蔡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若司尊彝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間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先儒以此爲朝廟月祭誤矣記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既有四時常祭則朝廟之祭儀物必簡大宗伯所謂以饋食享先王記所謂一獻質者其謂此與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急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者可止之辭疏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事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曰而爲之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

以朔四時嘗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按杜云猶者可止之辭非也先儒皆謂幸其不已之辭與猶繹猶三望辭同意異

(又)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告朔也疏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之禮羊必是廢也或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知正月是周之正月(疏)知正月是周之正月是寅正月下小宰云正歲繫也彖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音巍)然十日敘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懸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注)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也挾音協斂之疏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子正月也○(夏官)六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懸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懸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地官)大司徒軌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杜洩之言季孫恆爲司徒叔孫恆爲司馬孟孫恆爲司空(仲孫氏故三卿並堵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者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孟武伯嬴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總葛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以教其所治以效其德行祭其道藝(注)其鄉吏則長以下(疏)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又)卿長正月之吉各屬(音燭)其屬(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又)鄭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萬民之(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謂視民者於教亦備數○(又)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注)月吉每月朔日也

按古厤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相對爲望相合爲朔朔後爲晦生魄朔前一日爲晦古厤粗疎不知日月之行有盈縮遲疾常以爲平行用平行法推算一月唯得二十九日半強而一合朔於是朔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後世用定朔不用平朔始無此失

視朔考

春官天史領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諸侯約天子故斷之於中門十日敘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朔者入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視以告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春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又)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疏)玉藻云閏月則閭門左扉立于其中○(玉藻)天子元緇(疏)緇爲聽朔於南門之外閭門左扉立于其中南面天子立于門中南面而聽朔焉

按玉藻謂燁如爲光儀登車有光爲所乘之車有光燁色非也燁卽庭燎有燁之燁謂天欲明時也登車有光謂辨色時也

(表記)子曰朝廷辨貴賤位長幼親疎也

侍君考

(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音咨)頤霤(音溜)平袷視衿(音巾)以及袷(音合)紳(音申)垂則磬折也齊袪(音去)拘(音鉤)聽鄉(音向)任左(注)紳垂則磬折也齊袪拘也疏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縪委地故足恆如踐履裳下也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拱袪手也身俯則室沓沓而下垂也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左諦聽故仰頤而面向上以聽之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哀公問)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臣敢不盡人道誰爲大○(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邱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雷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爲儒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逢猶卒也物猶事也言凡此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朕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疏)按謂肘按之間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曲禮云去國三世仕於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其爲制法之主故孔子於入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君應著朝服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君召考

(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注)辨別也○(又)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音輯)私朝燁(音曄)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車勢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曰而爲之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注)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疏)習容觀玉聲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也

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輯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諸侯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不俟屨車趨君命也必有執挾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疏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曲禮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音禦)之(注)御當爲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有衣服服以拜賜有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音蝠下同再拜字(注)敬君惠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疏君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敢車君恩故也○又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又酒肉之賜弗再拜(注)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家語伯魚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子曰鯉字伯魚

親疾考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疏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算謂遣使也○郊特牲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祭於公考

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而膳本竝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士則歸也

按孔疏前說爲是鄭注大夫以下當作大夫以上孔子他日因郊膰不致而去魯若大夫自徹俎歸何爲有不致膰俎之事乎又按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嘗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徹之俎自徹之置於室下及祭畢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如此則此又可兼凡助祭之臣而與郊膰不致事亦

無妨或亦得爲一義又與於蜡賓見後蜡祭息民考

齋考

曲禮齋者不樂不弔(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郊特牲齋之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注)齊三日之元也以陰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疏解齊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疏解齊若容貌以疏遠自修正此乃賓客之事○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曰天暑市遠無所需也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揣除將以烹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餘(音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焉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蜡祭息民考

春官籥章掌土鼓幽籥(反兼)則歌(反同)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籥章吹籥以爲詩章幽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蒲(音浦)摶(音團)葦籥伊耆氏之樂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所百反)饗之也蜡之也祭也主先苗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種稻作酒蹠(音隻)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頌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饗農及邮(音尤)表畷(反丁劣)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苗)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音防)與水庸事也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宅(注)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邮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伊耆氏古天子號也(即帝堯)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畯也邮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禽獸服不氏所救擾昆獸也迎迎其神也水庸溝也日土反其宅此蜡辭也若新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堅壇坑也昆蟲暮生寒死蟲之屬爲害者也迓迓聚萬物以此之道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愍而趨趨(疏)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自修正此乃賓客之事○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曰天暑市遠無所需也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揣除將以烹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腐餘(音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焉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蜡祭息民考

春官籥章掌土鼓幽籥(反兼)則歌(反同)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籥章吹籥以爲詩章幽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蒲(音浦)摶(音團)葦籥伊耆氏之樂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所百反)饗之也蜡之也祭也主先苗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種稻作酒蹠(音隻)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頌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饗農及邮(音尤)表畷(反丁劣)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苗)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音防)與水庸事也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宅(注)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邮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伊耆氏古天子號也(即帝堯)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畯也邮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禽獸服不氏所救擾昆獸也迎迎其神也水庸溝也日土反其宅此蜡辭也若新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堅壇坑也昆蟲暮生寒死蟲之屬爲害者也迓迓聚萬物以此

八神爲主云大蜡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下文既蜡而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故知蜡周建亥之月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亭屋宇處所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表田畯處禹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貓虎辜其除害甚者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毋作欲先盡諸神除之耳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數百種去昆蟲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畜何得遺之

又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禹帶椓杖喪紀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集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素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衰殺斷割其理是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衣裳皆素謂白素衣積素裳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也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

先嗇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勞農以休息之注當正臘正歲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勞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邑云夏收啟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故知蜡周建亥之月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表田畯處禹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貓虎辜其除害甚者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毋作欲先盡諸神除之耳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數百種去昆蟲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畜何得遺之

又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禹帶椓杖喪紀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物集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素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衰殺斷割其理是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衣裳皆素謂白素衣積素裳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

儀禮目錄

士冠禮第一　士昏禮第二　士相見禮第三

鄉飲酒禮第四　鄉射禮第五　燕禮第六

大射儀第七　聘禮第八　公食大夫禮第九

覲禮第十　喪服第十一　士喪禮第十二

既夕第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　特牲饋食第十五

少牢饋食第十六　有司徹第十七

先大夫於六經箋疏無所不窺少讀周禮九賦口率出泉注疑而質之師師曰此鄭氏以漢法注周禮之誤於是知註疏未盡合經益肆力披研疑則簽之不下百千條然未及成書也年及艾去官歸里乃著三禮疑義若干卷會

天子命儒臣纂修三禮義疏先大夫以總裁薦奉　詔入館益得徧搜秘府諸籍及四方遺老禮說總裁俱為推服而桐城方公臨川李公尤相契重悉以考訂屬焉繼復委以三禮禮節四圖因檢諸儒禮圖七十餘種增刪補輯多正敖氏之訛凡十年書成而所著三禮疑義由是數易其稿又念儀禮一經幾成絕學當崇經右文之世纂輯三禮以教天下十七篇與周官戴記並顯彬彬盛矣顧禮記本漢人傳疏文義明晰周禮以事繫官條列亦井井易按唯儀禮一書

佩垂授受之儀賢卑一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賢之下接客手下也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竝授○又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反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鋌反後其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鴈者以繢胡對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注左首尊也後刃敬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喪用石手使效猶呈見犬鷙鷹人右手當禁備之左首尊繢畫也以掬橈也掬手中以袂敬也○又凡以弓劒苞苴反簞笥思嗣反問人者慤以受命如使之容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草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少儀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大則執縻縻音守大田大則授擯者既受乃問大名牛則執紖引音馬則執靮的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脫絞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音皋奉胄器則執弓則以左手屈觸音獨執附劒則斂積蓋襲之加夫扶音枕與劒焉笏書修苞苴茞席枕几穎反頃反後頂削授梢几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注陳酒執修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加俎多也縻綃約皆所以繫制之者守大田大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雄鷹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因侍有以前之謂他擊幣也褻裘吻鏡音衣也袒其衣出兜鍪以戎命益謂有表裏纁弓衣也左手屈衣扞於梢執之而右手執簫橫謂劒刀也裹卻合之夫襚劒衣也加劒於衣上夫襚聲若直謂縞束管簫以裹魚肉也茵著尊也棜簀桄也棜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禮器居山以鼓鼓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注不順其鄉之所有也○紡記父母在慵齕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注車馬家物之重者○孔叢子孔子讀詩嘆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

儀版考

秋官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入生齒而乃可制耳○又孟冬祀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左為大民右為小民右角為小民司民而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注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左為大民右為小民右角為小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注登上也版今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天府主祖廟之藏者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士民之吏

瞽者考

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了音瞭三百人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謂之瞽有目無眸子謂之瞭瞭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必使瞽矇為焉者以其無所想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眡瞭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無目眡謂目眸謂之瞳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者以其無所想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眡瞭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無目眡謂目眸謂之瞳恐其傾倒拜君命時亦如此

席考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慶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先祖及國之用○雜記殷焚孔子拜鄉人焉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拜謝之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禬言難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席考

底席考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慶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先祖及國之用○雜記殷焚孔子拜鄉人焉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拜謝之言拜之者為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禬言難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馬考

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邱也貧無蓋於其封也窆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注畜狗馴守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雉考

說卦傳離為雉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為雉也○爾雅伊洛而南河漢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鷮音驕注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曲禮凡擊士雉鷂雉取性耿介雉觜敢是赴鄰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腒音鉤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士冠禮第一 古鉥反加冠之稱○冠古亂反下同○士冠禮第一 冠古鉥反加冠之稱○士三等之上男子二十而冠以士禮行之且其子亦當學士禮以下記元士之子冠禮其同於士禮者略而不言其異於士禮者則詳之○士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士之子冠禮第一

儀禮章句 仁和吳廷華學海堂著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士冠禮第一

上篇入賛者與爾拜衛于堂南踏真流也第三物則箇章在面之物俱應置賓揖將冠者　將冠者即筵坐南鄉真流也第三物則箇章在面之物俱應置賓揖將冠者　將冠者即筵坐南鄉

此經文賛者主冠事之人也賓在序端東北面將冠者在其西南鄉賓降冠者即筵坐　賛者坐櫛設櫛者坐櫛設櫛者即筵坐　主人降賓以下主人降賓以下

皆即筵坐　主人降賓以下主人降賓以下

拜送賓降拜送賓降

子拜送　儀禮注言賛佐賓行禮者　主人對其實賓壺卒酒

賓字之義也　賓降故降

拜受　主人升復初位　主人升復初位

母又拜　賓降拜送　賓降拜送

母又拜　賓降拜送　賓降拜送

母又拜　賓降拜送　賓降拜送

年五十無子出不得嫁遂養人者謂之嫁古傳女從者之三義辛貧賤不去糟糠之妻堂上不下故舊之交貧賤之義也同牢而食合卺而酳夫婦之義也同尊卑也沐浴而祭敬之至也祭必見其親之所嘗食之物思其所嗜飲食之味也酳主人酳賓也賓不舉主人不舉賓不舉則不飲也無魚腊無稷加俎取女婦在室凡儀禮之文如此類者皆謂婦人也婦人無外事故以室名之

北面答拜 凡賓客之禮主人拜則賓不拜賓拜則主人不拜主人與賓皆拜曰交拜

北面答拜 北面答拜謂婦入三月廟見舅姑之時舅姑南鄉婦入門北面舅姑東面婦入拜舅姑西面舅姑東面答拜也

主人升西面 賓升 主人升西面 賓升西階東面 主人拜送于阼階上 賓降 主人降 賓拜于下 主人辭 賓升 主人升 賓

有自無由達　某子以命告某先子所因緣以名也以命謂之維之以宅名也以命謂之命見　主人對曰某子之命告某先子之命也　吾子有辱有又也若某子請吾子之就家也　吾子有辱有又也若某子請吾子之就家也　吾子有辱有又也若某子請吾子之就家

後百步每步一拜越趨至位乃登堂下殿內弦後百步每步一拜越趨至位乃登堂下殿內弦
弦在內則右手相之歌者對坐弦在內則右手相之歌者對坐
西階東面工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
授瑟乃降瑟在西階東面授瑟者師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工之長貴中或有之先明其功德所由興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鹿鳴君與臣下燕以嘉樂之也四牡君勞使臣之
詩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廣諮
皇華君遣使臣以五善之道相咨也
工歌南陔白華華黍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華黍
以時養也
工歌魚麗由庚崇丘
魚麗美物多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
得高其所也
工歌南有嘉魚崇丘
南有嘉魚崇丘萬物得其性也
工歌由儀
由儀萬物各得其宜也
笙入三終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也
三終奏三篇也
遂合鄉樂
遂猶兼也鄉樂鄉風也
間歌三終
間代也
笙入三終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也
三終奏三篇也
遂合鄉樂
遂猶兼也鄉樂鄉風也
間歌三終
間代也
乃合樂
合樂歌樂也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周南召南所以風天下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蘩采蘋
夫人不失職也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樂得賢人以輔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在進賢不傷善也
樂而不淫
樂得其正也
哀而不傷
哀不害於義也
燕禮
燕禮君與臣下燕以嘉樂之也
大射
大射者將祭擇士之射也
鄉射
鄉射鄉大夫以鄉射之禮興賢能也
賓及衆賓皆入門左
賓主人也衆賓鄉之賢者
主人以賓
主人以賓客之禮接賓也
賓少退
少退辟正主也
主人升自西階
主人阼階
賓升自西階
賓客階
賓坐奠觶于薦西
奠觶者不舉也
賓降洗
賓將自飲
賓升坐祭遂飲
祭酒成飲
賓降
賓降主人辭降
賓對
賓對主人之降
賓坐奠觶于薦西

以尊在設折俎　祭如賓禮　不嚌肺　不啐酒　不告旨
西也

西階上卒爵拜　主人答拜以上主人獻道大夫降洗觶主人大夫若衆賓則獻長乃酬主人主人答拜

主射十大夫射十一耦司馬祖決遬執弓升命取矢如賓卒射儀八第七章司馬祖決遬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謂第一番獲者計諸反位以旌賞侯如初謂第二番獲者計諸反位以旌賞侯如初大夫矢如初則發乘之以射中多為勝大夫矢如初則發乘之以射中多為勝士

鄉射禮第三

鄉射禮記第三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鄉射禮者，鄉大夫以鄉飲賓能興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王以禮召之，將行鄉飲酒之禮，而鄉大夫為賓，主人謂州長也。州長於其州之民，春秋習射，因其習射而飲酒，故謂之鄉射。

記鄉射禮之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

戒，謂使人戒賓也。賓拜辱者，賓拜主人使己來戒之辱也。主人答拜者，謝賓拜辱也。

主人親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

親速賓者，謂主人自往戒賓也。

主人速衆賓，衆賓皆拜辱，主人皆答拜。

衆賓，謂鄉大夫、州長、黨正、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鄉老、

盡階不升堂受爵拜　主人拜送爵　階前坐祭　立奠爵
不拜祝俎　升授主人　衆賓不拜受爵　降坐祭　立卒
爵　辯有稱醋不祭以上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此本合樂而謂之歌大師告于
本舞下管鼓鼗　樂正曰正歌備　歌畢　樂正由階內自工
東由東階內者東越之東告于公西階西面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
復位　獻工三公辭　獻工三大夫辭　獻工衆賓辭　獻
畢　乃降復位　獻工三遍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樂正
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北面告于公西階西面不告于賓公在焉也
不復位　獻工三遍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
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歌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
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
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
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
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
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
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
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
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
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
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
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
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
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
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
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
作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
遍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
階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
下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
請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
立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
于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
工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
左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樂正入自作階下請立于工左
如初不告于賓公在焉也不復位　獻工三遍合樂周南關雎葛

膳醢 奠酹于薦右 興取牖 坐祭祭薦之 興加于俎
坐挩手 執爵遂祭酒 興席末坐啐酒 降庸坐奠爵 拜
吉旨 執爵興 主人答拜 樂闋 賓西階上北面坐 卒
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 以上主賓以虛爵降
主人降 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觶 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
西東面少進對 觶西階降 賓坐取觶 奠于篚下 盥洗 主人
酬洗 賓坐奠觶于薦 興對 卒洗及階揖升 主人升
拜洗如賓禮 賓降盥 主人降 賓辭降 卒盥揖升 酌
膳 執觶如初 以酢主人于西階上 主人北面拜 受爵
賓主人之左拜送酌 主人坐祭 不啐酒 不拜酒 遂
卒爵興 坐奠爵拜 執爵興 賓答拜 主人不崇酒 以
虛爵降奠于篚 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 壝者以命升賓
賓升立于西序東面酢主人 以上主賓 主人盥 洗爵酌 酌膳 東
北面獻于公 公拜受爵 乃奠肆夏 主人降自西階 阼
階下北面拜送爵 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 東房 燕子設折俎 作
升自西階 公祭如實禮 庶子贊長肺 贊用燕子設折俎不拜酒
立卒爵 坐奠爵拜 執爵興 主人答拜 樂闋 燕禮記主人獻公
賓阼階拜送爵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 膳爵 膳爵有阼階
下皆北面再拜稽首 公答拜 膳爵舊立于洗南西面北上
序進跪 洗角觶 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 交于楹北
降適阼階下 皆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拜 膳
爵者皆坐祭 遂卒觶興 坐奠觶 再拜稽首 執觶興

公答再拜 膳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小臣謂殺者 若命皆
之 賓升成拜 公坐 奠于篚下 盥洗 主人
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答拜 執觶興 公卒觶 賓進受虛觶 降奠
于篚 易觶興 自東方之也 洗 公有命則不易 不洗 反
升酌膳 下拜 小臣正辭 賓升
告于壝者請旅諸臣 燕禮記凡公舉旅酬于阼階 賓以旅大夫
大夫長升受旅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 賓大夫之長也
拜 賓坐祭 立卒觶 不拜 坐授觶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小樂正
如受賓酬之禮 不祭酒 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篚
位 以上主人酬賓 賓興 主人洗觶 升實散 獻卿于西階上 司宮兼
卷重席 設于賓左東上 卿升拜受觶 主人拜送觶 乃降
辭重席 司宮徹之 乃鷹脯醢
設盛于薦設用庶子 司宮兼設用也 加俎 使人相祭 卒皆不拜 主人受虛觶 衆
賓實設用也 加俎未聞 注云盛者膚膋 祭脯醢 奠于薦右 興取肺 工不拜受觶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加于俎 坐脫手 取膚遂祭酒 降席降奠于篚 復位 工不拜受觶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北面坐 卒觶興 坐奠觶拜 興 降席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繅降復位 辯獻卿 主人以虛觶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亦以卿酢升就席 若有請公 則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命 廟于阼階西 小臣正辭 若有請公 則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膳爵二公初來 小臣又請膳爵者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媵三主人獻庸 小臣又請膳爵者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者 若命長致 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致者阼階下 再拜稽首 公答拜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媵爵者洗象觶 升實之 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 降適
阼階下皆再拜稽首 公答拜 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以上媵爵為公坐取大夫所旅酬觶
旅酬之始 小臣正辭 興 公卒觶 賓降 不言公命可知 不言大師少師正之 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答拜 執觶興 洗 公有命則不易 不洗 反
升酌膳 下拜 小臣正辭 賓升
告于壝者請旅諸臣 燕禮記凡公舉旅酬于阼階下皆再拜稽首 公坐奠觶答拜 執觶興 公卒觶 賓降 不言公命可知 不言大師少師正之 坐祭卒觶興拜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大夫長升受旅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 賓大夫之長也
拜 賓坐祭 立卒觶 不拜 坐授觶乃降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小樂正
如受賓酬之禮 不祭酒 卒受者以虛觶降 奠于篚
位 以上主人酬賓 賓興 主人洗觶 升實散 獻卿于西階上 司宮兼
卷重席 設于賓左東上 卿升拜受觶 主人拜送觶 乃降
辭重席 司宮徹之 乃鷹脯醢
設盛于薦設用庶子 司宮兼設用也 加俎 使人相祭 卒皆不拜 主人受虛觶 衆
賓實設用也 加俎未聞 注云盛者膚膋 祭脯醢 奠于薦右 興取肺 工不拜受觶 坐祭遂卒觶 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觶
加于俎 坐脫手 取膚遂祭酒 降席降奠于篚 復位 不言大師少師以下皆坐祭卒觶興拜

弓反位　司射猶袂一个　去扑　與司馬交于階前　適阼階下　北面請釋獲于公　公許　反　搢扑　遂命釋獲者

設中　以弓爲畢北面中自西北東大史在南北面大史釋獲表其算小臣師執盛也鄉射一人執算以從之先首　坐設之東面中自西堂南面東退　太史賓入算于中南面橫委其餘于中西　與目興也

賓算　共而俟　依命司射西面命曰中雖維鍋舌上屬于鼏加也鼏以木覆鍋于鼎設以扶鼎令不偃仆或以鍋爲維鍋以其鼏維鍋故謂鼏爲維鍋也維謂貫鼎耳而舉之也鼏以木覆鍋于鼎設以扶鼎令不偃仆或以鍋爲維鍋以其鼏維鍋故謂鼏爲維鍋也維謂貫鼎耳而舉之也

著雉鵠不中鵠也　揚觶搢笏復位也觶飲爵也搢笏重執之小臣師以巾退反位退大射則釋獲　公尊不可以太鄭玄注云大射正謂公卿諸侯之釋獲則階獲可知　釋獲者命小史

中三侯皆獲　故優之釋獲則階獲可知　釋獲者命小史　小史命獲者　太史不能偏分命之　由堂下北面視上射　命曰中

獲者　司射遂進　史遂進也　貫不釋　上射揖　司射退　反位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

興執而俟　以執所取八算○以乃射　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人釋一算　上射于右　下射于左　算左右物若有修算

則反委之　又取中之八算　興執而俟　三耦卒射以上三賓降　不與與公遂在取乃矢于堂西閣旁而己閣弓矢與遂上請公卿則適次與其耦繼三耦以南大夫西堂東以待告

之　公將射　則司馬師命負侯　皆執其旌　三特以負其侯而俟　司馬師反位　隸僕人埽侯道　爲拿埽除糞酒者司射去扑　適阼階下　告射于公　公許　適西階東告于賓賓宿當

時遂揖扑　反位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　一小射正授弓于右　校大射正拂弓　大射正拂弓者皆以俟于東堂　公將射

尊則賓降　適堂西　祖　決　遂執弓　右三挾一个　賈之則賓降　適堂西　祖　決　遂執弓　右三挾一个

升自西階其餘如　先待于物北一筍　北三東面立　公爲下射升自西階　物所以識物　命去侯如初　初者亦射耦　反位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

馬升物間　命去侯如初者亦射耦　反位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

也　遂右之　又作右還○此下物之　乃降　釋弓反位　公說物

自唐之小射正奉決拾以授賓　決拾在司馬奉決拾必以韜不大射

正執弓　皆以從于物　小射正坐莫筍于物南　遂搢以巾

取決興　先佛後取者捲決及極先佛其上韘說也又捲其決也凡以說其決也謂放也謂放也贊決也贊決也

用象骨爲極極謂之韘韘之制大指鉤弦而右手食指横推弦令指與手相比謂之極極謂之韘韘之制大指鉤弦而右手食指横推弦令指與手相比謂之極

右手食指　將指　將指相比　卒　祖　小臣正退侯于東堂　小射

正又坐取拾興　亦將以巾贊設拾以韜退　莫弓于站上　復位

大射正執弓　執弓之　模以袂順佐者之左右順上再下立也上謂

所謂司馬正西面拜送弓　反位　有司司馬輔○注謂射先反

非　辜大有司謂卑大夫之吏　有司不設下士而

其爭卒錯置也　謂謂當爲三祭庶子設折俎　有俎如脅重

執弭　獲者適右个不復者　獲者適右个不復者　獲者左

鄉射說弭辯依前　祭肺祭脅用再手須臾肩祭祭肺祭脅用再手須臾肩祭

及挽　挽之言也謂之又捲其決也凡以說其決也凡以說其決也

不獻之者示不貳士而　祭之以試儀也示不祭酒祭之以試儀也示不祭酒

將備之者示不貳士而　不祭酒常處此　常處禮當設其敬也　適右个　復位　釋獲者遂適取賢獲者之　由阼

階下　告射于公　公許　適西階東告于賓賓宿當　適阼階下　告射于公　公許　適西階東告于賓賓宿當

時遂揖扑　反位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　一

小射正授弓　校大射正拂弓　大射正拂弓者皆以俟于東堂　公將射

尊則賓降　適堂西　祖　決　遂執弓　右三挾一个

升自西階　其餘如　先待于物北一筍　北三東面立　公爲下射

馬升物間　命去侯如初者亦射耦　反位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

也　遂右之　又作右還○此下物之　乃降　釋弓反位　公說物

則反委之　又取中之八算　興執而俟　三耦卒射以上三賓降　不與與公遂在取乃矢于堂西閣旁

而己閣弓矢與遂上請公卿則適次與其耦繼三耦以南大夫

西堂東以待告　之　公將射　則司馬師命負侯　皆執其旌　三特

以負其侯而俟　司馬師反位　隸僕人埽侯道　爲拿埽除糞酒者　司射去

扑　適阼階下　告射于公　公許　適西階東告于賓賓宿當

時遂揖扑　反位　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站上　一

小射正授弓　校大射正拂弓　大射正拂弓者皆以俟于東堂　公將射

尊則賓降　適堂西　祖　決　遂執弓　右三挾一个

升自西階

吳司馬儀禮章句

春恐驚牽馬者自前西乃出受者前在其後之右故自前牽者馬也出出寡降階南拜送西階下之東君辭手故不降君降一等辭再辭君不降也遂將拜起也遂拜稽首貢物上拜稽首賓降出馬出以上公降立階南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無皮玉宇疑衍注云錦縑文錦縑文織為者及上介也貢幣上介奉幣優皮二人贊授慶也及用皮疑有誤皆入門右東上上介北上士北上幣介上士執皮庭實皮北上士執皮庭實皮北上士執皮庭實皮北

出祖括髮括髮詳士喪禮奔喪至哭位不哭柩云云入門右即位踊位哭
喪云降東序即位而哭成踊襲其上衣裳云云括髮在內此在門外者別之且
明其上文即哭也　若有私喪父母則哭于館　喪而居位不敢以私喪自闔主國
則成服而後行聘享之禮則使上介傳命而已不敢以私喪自闔主國也○注云
聘享之禮已行聘享之禮則使上介傳命而已不敢以私喪自闔主國也○注云
歸使聚介先牲禮行聘享之禮已畢而行歸使之禮也聚介先牲云云者謂
以國服而後行聘享之禮已畢而行歸使之禮也○注云聚介先牲云云者謂
歸使聚介先牲禮行聘享之禮已畢而行歸使之禮也○注云聚介先牲云云者謂
歸使聚介先牲禮行聘享之禮已畢而行歸使之禮也○注云聚介先牲云云者謂

顓宰夫始歸乘禽差以為日如其禮飧之數　明日聞大夫之喪使人歸賜　既致賻　旬而稍或主國留之則致賓館之資
雙雙者一雙禽也　凡獻禽執一雙　以將委其餘于
面也禽差猶獻也其數等　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　大禮饔餼有
請觀之宗廟請之于有司　自下門入門下門其偏隅有
各以其爵　朝服　此朝服謂君之朝服也　注無爵者
無儀禮未大夫不敢歸　君初為之辭矣　大夫之喪使人
稱君命以賜之　既受行
禮皆用其爵君為之辭也　注無爵者無爵命之臣也
宰夫朝服以待于門　大夫之喪使人
歸賜

祭于三牲之肺不離切而不費者辯取之興也授賓以一獻之賓興受坐祭之互間振手　振上劉干劉也授者擬祭也下同以相辯擯之間劉者備擯也上劉之間祭飲酒于上豆之間祭飲酒于清酒少遠賓長以將加爵也賓降洗升酌酬賓賓辭降升坐奠觚于篚興坐遂以旅酬無算爵

魚腊醬湆不祭魚腊非俎實故不祭○清酒之設之首也公設之于清酒少遠賓長以將加爵也賓降洗升酌酬賓賓辭降升坐奠觚于篚興坐遂以旅酬無算爵

賓皆復初位位謂序內及堂下也以肥美者侑幹也侑勸也幹正也勸食以正之

士羞庶羞　皆有大夫庶羞也以祭薦羞執豆加于俎以祭薦羞

羞先者取之先謂敦鬲羞者十六豆皆先也羞者豆之實也此當在下下盡階不升堂授之者謂膚鬲羞者授之以羞酒○疏以先者為第一先為第二為第三此下羞者皆為第二先者不知矣又敦氏以字反為先者由門入升自西階羞此則庶羞者當亦如之矣○注謂疏先者非是

先者一人升　設于稻南墊西也稻南者稻在墊之南間容人其詳見聘禮記賓升公揖退于箱　賓卒食公揖退于箱者賓食畢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及堂下也以將加爵也賓升公揖退于箱

古文揖為一作揖為一作揖

西牛胾　胾切肉臛牛脯內則作牛膾此牛胾之下大者為牛胾此第二列自東而東北自西而東列也

以東膳膘牛炙第一列自西而東北

以東羊臐醷承炙自西而東列也南醯　以西永載芥醬此醯醬者當豆南也

內則醯醬春用梅蓼醯醬實于瓦器煎熬調和用苦酒也醯醬酸也

西而東魚腊北上　魚腊北上者魚腊亦當豆南也

不升堂設于西序　設于西序者為賓升堂設之也

授以盥盥上句有脫字

賓者負東房　告備于公如初儀　賓升賓升賓升

喪服斬衰裳 服斬衰者裳亦用極麤生布為之不緝其旁及下也凡衣裳皆前三幅後四幅前三幅者法乾之三爻後四幅者法坤之四爻裳內外削幅向左倒而縫之使其縫向右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男子陽數奇女子陰數偶男子女子皆有事於內外故裳制不同也

冠六升 外畢 冠前後下垂處也六升者其縷細如今之六十升布也

衰三升 衰在胸前故用布三升也

菅屨 菅草為屨也

苴絰大搹 苴絰麻之有子者搹謂圍之也

削杖 削杖者齊衰以下之杖也削桐為之

布帶 布帶者以麻為帶也

疏屨 疏屨者麻為之而粗也

冠繩纓 冠繩纓者以繩為冠繩而纓之也

菅屨者 菅屨者以菅為屨也

牡麻絰 牡麻絰者以牡麻為絰也

右本在上 以上本在下

以麻根為冠 以麻根為冠者以其輕也

冠者沽 沽者麤也此以功制上之冠也

功也 功也者以其治麻之精麤別輕重也

疏屨者麻 疏屨者麻為之而加飾也

之非也 之非也者以其無飾也

云麤者 云麤者以其有飾也

各齊其 各齊其下也

日繼母何以如母 繼母如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繼母之配父 繼母之配父者以其繼己之母與己母同也

也 也者以其繼己之母與己母同也

不敢殊也 不敢殊也者以其繼己之母與己母同也

慈母如母 慈母如母者以其慈己與己母同也

與慈母又有閒矣 與慈母又有閒矣者以其慈己與己母同也

日傳曰 日傳曰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妾之無子者 妾之無子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為其母 為其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妾子日女以為母 妾子日女以為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之三年如母 之三年如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貴父之命也 貴父之命也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母無服 母無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何以三年也 何以三年也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父之所不降 父之所不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不亦不敢降也 不亦不敢降也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右齊衰三年 右齊衰三年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案斬衰章為父為人後傳曰為所後者之妻若子為母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妻若子為母齊衰章為父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妻若子為母為父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妻若子為母皆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則為外祖父母無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傳曰絕族無施服 傳曰絕族無施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絕族者謂無親屬可以繼絕者也

無施服者謂無服可以施之也

外祖父母無服 外祖父母無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外祖父母無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報 報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報者謂重成禮也為之服謂不為之服也

絕族無施服 絕族無施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絕族者謂無親屬可以繼絕者也

無施服者謂無服可以施之也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繼母之配父 繼母之配父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慈母如母 慈母如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從為之服 從為之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為母 為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則為外祖父母無服 則為外祖父母無服者以其傳重與母同也

絕族無施服 絕族無施

期以是第之子爲報傳曰何以期也疑其不祇斬也何以不服故亦以報言之○廣雅降一等謂之貳貳亦疑也○疏云貳猶疑也○疏代同

貳斬也 于重干大宗者謂宗子無主者○重直龍反○疏代同

爲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 爲大宗也 爲大宗之義

者尊之統也 統大宗小宗小宗又以下統上統會歸於大宗也

且不知而 野人曰父母何等焉 野人與政化稽遠不能分別也

兄弟不相爲期 期朞同○疏代同

之士會與政化稽覈者言也士況言其人民

體義尚不大夫及學士大學小學之士則知尊祖矣通于卑祖之義

能推遠也 大夫及學士之君亦始祖也但親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遠推極歸於始祖所自來也此亦尊尊之義○疏代同

之統也日始祖者見其遠近云爾非謂別有始祖也

後卑者尊統下後世卑者謂諸侯也下同

後大宗者謂公子若公孫之子孫爲大宗者是也

宗自來以後大宗者尊之統也 大宗者收族者也 也

示重宗之義○疏代同

以絕主宗事故也 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適子不得後大

宗以承父祖

不當出也

女子子適人者 不言婦人者以其嫌

父後者 此凡弟不言報故從父言之爲其父母 是弟之爲

父後者大功期爲姊妹適人者是也 新婦入不祭新者何也

婦人有三從之義 從從去聲教令也 無專用之道也 故不祭

嫁從夫 夫死從子 所從者三 故父者子之天也故有從父之

者惟天敢不尊夫者妻之天也故有從夫之義不言子婦人不祭新

者猶曰不祭天也 婦人不能二尊也 婦人之義

爲父後者 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 疑其與婦人雖在外出必有歸宗宗

之義同 婦人雖在外出必有歸宗宗

猶曰不祭天也 婦人不能二尊也 婦人之義

爲父後者

其私親也　得與宗君同上言妾爲庶子及女子子之服下妾自服其私親傳妾私親謂此以成人之服言恐惧

大夫　大夫之子　公之昆弟　爲姑　姊妹

女子子　嫁于大夫者　君謂姑姊妹　女子子　嫁于國君者　以上歷傳曰何以大功也　疑請侯尊同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庶子以下厭降　公子不得稱先君其以適子爲嗣小宗也　公子之子稱公孫　公孫不得稱諸侯所謂事職別子而小宗也　此自卑別于尊者也　公子公孫皆始封之尊

若公子之子孫　有封爲國君者　則世世祖是人也　君爲太祖百世不遷　不得爲太祖也　百世之內則入廟祭而不遷其國君之昆弟則仍祖公子所謂別子爲宗也　此自尊別于卑者也　是故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　昆弟不臣而服其本服也　故曰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　盡臣諸父昆弟　即父之昆弟也　君之子雖可爲其父已絕服也　其父已絕服矣　不敢以其父之臣而臣之　故曰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　盡臣諸父昆弟　諸父昆弟所臣者　君之子　君之子所不服　如封君子　亦不敢服也　如封君子　亦不敢服也　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　而臣昆弟　諸父昆弟　君之子　所不臣　君之子　所不服

右大功九月　案小記大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五月　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無夫或出而反在父母之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中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父姊妹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父姊妹無夫或出而反在父母之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父姊妹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父姊妹之中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父姊妹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祖姑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祖姑無夫或出而反在父母之室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祖姑之長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祖姑之中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爲從祖姑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

何以小功之總也　此自卑別于尊者也　是故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士亦當　傳曰何以總衰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以時會見于天子　爲其得通達之　小功布衰裳　澡麻帶絰　牡麻絰　要絰散不　即五服之正　衰也　其布精粗　無正文　以義推之　當與齊衰同　用八升或七升　冠八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六升　半幅爲一升　冠六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五升　半幅爲一升　冠五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四升　半幅爲一升　冠四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三升　半幅爲一升　冠三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二升　半幅爲一升　冠二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一升　半幅爲一升　冠一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八升　半幅爲一升　冠八升　衰裳廣四寸　長四尺　用布七升　半幅爲一升　冠七

功錫胥十五升　袖其半　無事其繢　有事其布　治布使也　治麻使滑　日錫治其布爲與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婦爲舅姑　惡笄有首以髽　齊衰之服皆然注云言卒哭子女子子也卒哭故易用吉笄而折其首以異布總箭而布纚也以髽之木爲笄子以見舅姑之不忍以吉笄變凶服也傳曰笄有首者　惡笄之有首也　惡笄者櫛笄也以櫛之木爲笄

折笄首　折吉笄之首也　吉笄者象笄也　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人者終之也子道也

妾爲女君　君之長殤　惡笄有首布纚　女君服長子斬衰三年妾同故笄纚

如此○以上疑經之本文

凡爲外祖父母　外祖母　妾內siāo　衰內前幅寸半　衰內削幅　裁衰內旁各削去二寸　裁衰外削幅　裁衰外旁各削去二寸　裁衰外後幅　裁衰外旁各削去二寸　裁衰外前

誓作括髮同喪親疏上從服制以輕服若異居者各服其服不及括髮袒而見者親始死袒括髮袒而見者親始死袒而括髮袒而見者親始死袒而括髮袒而見者親始死袒而

退者示高直近受命曰孩子某來日某甲某甲石碣補○來日
命則可少遠也
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降下言神祇之上日
宗人許諾不述命如還卽席西面坐命邇葬期近也興授
其子筮
卜人遍命曰貞東壁立聽卜人坐作龜作灼也簭火爇頌以明
授卜人龜又卜師興授宗人以授卜人龜宗人受龜示龜卜受龜反之
卜人以反之卜主人退東面占乃旅占卒釋龜古舉卜人
釋龜復龜授龜也示龜卜與主人東占日某日古文日
從授卜人龜告于主人不執龜下主婦哭位亦不哭哀踊
經也不言告告于異爵者故宗人告之使人告于眾賓亦書卜
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
若不從卜擇石遲如初儀以上卜日右第七章言葬用四卜日
既夕第十三之次告厥期也○案此接士喪禮既夕又
也劉向別錄以有事于祖禰曰既夕有司以名篇無義可說也于五禮屬吉禮第六第十三

既夕哭 請啟作文期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告于
賓告興哭者卽位亦在位賓卽位主人卽位主婦入哭于室
亦如之遷柩出門主人拜送賓卽位告事畢主人拜賓
遂從柩出門哀止
廟門外北面東上 設盥于阼階南外 設洗于盥南
遷柩于廟西階前 東面 設奠于柩東 設燭于奠東
此經設盥洗于廟門外北面東上設奠于柩東設燭于奠東
下記言二廟三廟四廟之禮則知先祖有廟數矣此經設盥洗于廟門外北面東上設奠于柩東設燭于奠東
廟爲祖廟共廟壹因

一編編以二韋之韋古文作違韋聲古音在十五部違聲在十六部韋違聲近而義通也

其實皆編水清木華之○案以

水清木華二物喻人之○○案以

其實皆編也

○案以

編韋二字古音同在十五部

編韋聲近而義通

編韋二字古音同在十五部

編韋聲近而義通

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曰編脩也○注云編脩謂薄析之以鉤編之也○案以

既祭祝命佐食徹鼏鼏覆也以巾覆鼎也○注云鼏覆鼎也○案以

既祭祝命佐食徹鼏鼏覆也以巾覆鼎也

士虞禮特祭饋食禮曰編脩也○注云編脩謂薄析之以鉤編之也○案以

既祭祝命佐食徹鼏鼏覆也以巾覆鼎也

士虞禮第十四

士虞禮特祭于寢中而安之也○注云安之者謂所以安孝子之心

吳司馬儀禮章句

之男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　如初祖述尸意
文省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　如初祖述尸意及眾賓
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宗人視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祝于
主人再拜　賓再答拜　三拜眾賓　眾賓答再拜主人三拜
眾賓亦深自皆答拜　主人再拜稽首　先賓從賓及眾賓從即位
于室下　如外位　門外宗人升自西階　視壺濯也　及互遷以
所陳皆還奠于室中反陰東北面告濯具告主人也陰西面
南以陰其餘也　注云言還者尸入時皆在室中西面
蓋以凡廟不在地內也疏內也疏凡廟不在地內也疏內也疏凡廟不在地內也疏內也疏

解者之誤或曰其說在禹稱晉皆拜答守爲衍文田以其拜爲無文則不拜子可知又戒翻曰慕有以顧有與其跣爲重而異無文則不拜子可知又戒翻曰慕有以顧有與其跣爲重而異無文則不拜子可知又戒翻曰慕有以顧有與其跣爲重而異無文則不拜子可知又戒翻曰慕有以顧有與其跣爲重而異

無文則不拜子可知又戒翻曰慕有以顧有與其跣爲重而異

而必拜神者示崇命于神也尊命于神所以拜神而戒非之而拜者于則神而拜非事吳子謂拜而非事吳子謂拜而非事吳子謂拜而

振祭 嚌之 佐食受 加于肵 尸不飯 告飽 祝酌
面于主人之南 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拜尸又三
飯十一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一 是張受則下
正祭十一 主人降 洗爵 升 北面酌酒 乃酳尸 尸拜
受 主人拜送 尸祭酒 啐酒 賓長羞牢肝 用俎 縮
執俎處 進末 本在鹽在右 肝右也亦在俎尸左執爵 右
兼取肝 擩于俎鹽 振祭 嚌之 加于俎 以上主人献酌
左爵 主人拜 本相拜 加特牲祝受尸酌 尸答拜 以上主人献酌
授受 尸酯主人 主人拜受爵 尸答拜 主人西面
奠爵 又拜 拜送爵 俟上佐食取牢一切
肺取之尸俎 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綏 同祭亦擩于鹽 主人主人
左執爵 右受佐食祭 祭于 坐祭之 又祭酒不興 遂啐酒
祝與二佐食皆出 盥于洗 將智觚報 入 二佐食各取黍于
一敦 上佐食兼受 兼受下擩之 而洗 振之 以授尸 尸執以命祝 卒
命祝 祝受以東 北面于戶西 近阼 以授于主人 日皇尸
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 注讀女孝 作慶 勿替
孫 荅賜 使女受福于天 宜稼于田 穡 治也 倉廩萬年 勿替
引之 荅賜引 主人坐奠爵 興再拜稽首 興受黍 坐振祭
嚌之 詩懷之 實于左袂 挂于季指 執爵以興 坐而
振祭 反坐也 坐奠爵拜 尸答拜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尸答拜
以上尸酳主人獻祝 主人盥 洗爵 升 北面酌酒
西面答拜 薦西豆滫瀡 注云滫瀡 薦糗修 薦脯醢 薦麋臡 薦菹醢 薦昌本 薦麋臡 以授主人 主人
不言尸祝 則祝也 加于俎 横骨一 胃一 膚三 魚
一橫之 腊兩髀 屬于尻 苦刀反 兩髀左右皆升此羊豕無
髀也于鼏之尤連屬 祝取俎擩于醢 祭于豆閒 祝祭俎
祭酒 啐酒 肝半從 杭氏云肝半就取肝擩于鹽 振祭
嚌之 不興 加于俎 卒爵興 主人酌 獻上佐食 上
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 坐受爵興 相 主人西面答拜 佐食
祭酒 卒爵拜 坐授爵興 俎設于兩階之間 無席略之又
西上 皆亦俎也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 其爵亦設于階間
其俎折一膚略 主人又獻有司賢者 取爵于篚以
升 主人坐取爵 酌獻尸 尸北面拜受爵 主人東楹東
北面拜送爵 主婦自東房薦棗烝栗 醢醢也以下八豆遵舊
文故解各兩而互述未 坐奠于俎前 俎在西方 婦贊者執昌
菹醢昌本也醢麋臡 以授主婦 主婦不興 受 賠設于
南 昌在東方 與取遵于房遵芳中 薦 扶云反 加籩麷麥日黃坐
設于豆西 當外列 麷在東方 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
亦執者相授 白黍也 主人不興 受 設于初薦之南 白在西方
反 退 獻尸 尸 方升 司馬執羊 亦司馬執一 七
載左右胖 肩 臂 臑 髀 五骨皆有名 折之 正
脊一 脡脊一 橫脅一 短脅一 正脅一 代脅一 正脅
六體各二骨此各 腸一 少腸二 胃一 少祭肺一 少二皆肺 載于一俎
存一骨不祭短脅 盛司士所設第一俎也 蓋正俎不 羊肉湆 肉湆在牛臑折正
俎用他俎 加 以次載于正俎 正脊一 腸一 胃一 俎之 次皆正 脊脅脡脅
折 正脅一 腸一 胃一 俎之 次皆正 脊脅脡脅
自正脊 載于南俎 此羊及下所設羊俎四二俎之一 連脅羊俎四二俎之一 連脅羊俎四二俎之一 連脅

啐酒　左執爵　嘗上鉶羊肺之右祭之　執爵以興　坐奠爵拜　主婦答拜　執爵以興　司士羞庶羞于俎　以東　羞燔俎在肺南　載俎從設于豆南　乃退　尸坐奠爵興　受　如羊肉湆之禮　素食之　坐取爵興　次賓羞炙　祭如燔　主婦入于房　取菹豆　出　以授主婦　主婦受以入于房　設于尸前　坐奠爵拜　尸答拜　主婦答拜　以上主受爵　酌獻尸　尸左執爵　受　主婦執觶　兼祭于豆祭　司士縮奠牲俎于阼階南　俟于洗南　西面　北上　賓長洗爵　升自阼階　獻于尸　尸拜受爵　酌以酢主人　主人拜受爵　尸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坐取爵　興　降洗　升自西階　酌獻尸　尸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拜送爵　尸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祝于西階上　祝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祝拜送爵　祝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兄弟于阼階上　兄弟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兄弟拜送爵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衆賓于西階上　衆賓皆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衆賓皆拜送爵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兄弟之長賓于西階南　北面　賓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賓拜送爵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衆賓之長賓于西階南　北面　賓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賓拜送爵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衆兄弟之長賓于西階南　北面　賓拜受爵　主人坐奠爵于薦左　賓拜送爵　主人坐取爵　興　酌獻衆賓

觀象授時　金匱秦蕙田書

蕙田案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蓋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而觀象授時之法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玉衡者渾天儀也其制以銅鐵鑄成圓體具經緯二度半規分為四限使可開合以觀七政之運行焉其見於經傳者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行有南有北有中道有九行有五紀有三極有閏有餘有忒庶徵曰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維星好風維星好雨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是月也日夜分則晝夜均而寒暑平仲夏之月日長至是月也日長至則陰陽爭而死生分仲秋之月日夜分是月也日夜分則晝夜均而寒暑平仲冬之月日短至是月也日短至則陰陽爭而死生分春秋冬夏四時之中日夜分日長至日短至則陰陽爭而死生分此皆觀象授時之大要也

易乾卦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疏曰天運動日過一度猶健行不休息故天行健也程子易傳乾道圓有之象其大非聖人莫能體驗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

聖祖仁皇帝生知天縱遠象緯之理探河洛之精定法著書正百代之舊章貽萬世之成憲唐虞典謨莫能尚也茲推本六經以著其原遡考累代以窮其變會歸本朝以集其成凡日月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恒星之行而漸差及受六曜之凌犯皆有精算密合惟太陽之本輪均輸由大而漸小黃赤二道距度由闊而漸狹斯則天行之革當隨時測驗考觀象者可以審所從事矣

嘉應生員葉紱校
嘉應生員張慕洪校
漢軍生員楚封校

附論天體廣表里數

淮南子天文訓天地五合之氣相包裹圜道運轉極不可得而窮也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各合而有五合而為十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術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課蓋之是非若乃逃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識也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

讀文獻通考天度不可以里數論凡圖皆三百六十度在地面一度爲二百里在天則距地愈遠而其度愈闊月天最卑距地最近者爲地半徑五十倍有餘則一度已爲一萬餘里馬端臨考引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其亦不足據矣

蕙田案中庸之言天也曰及其無窮無窮之云蓋之矣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也有象可視則有數可推列宿七曜之係乎天高下不同而昔人之言天者或遠或近專指日之天乎抑合日月星辰共繫一重天乎以今日實測校之古人固甚縣殊然昔之累說紛然各有里步尺寸之數推至微芒則亦各有測驗折算之法法有疎密是以不等總之無關理要存而勿論可也孟子有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夫以至高至遠而一日一周則速甚於流矢飛磯以今法計日之行一息之間七八千里又不止如胡氏所云八十餘里也此非所謂天行健乎唐書天文志獨持正論可以爲前後之折衷云

觀承案天大無外原不可以道里計度數求今所算者就日月星辰有形象處推測之耳日月星辰皆天之文恆星固非天之體矣若恆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而已豈可復以重數分乎新法過於求密又於其中分爲宗動天與靜天爲二亦大褻矣且聖人所以觀象授時者無非循宣和氣輔相物宜以爲民生日用之常經耳其於視聽所不及者豈肯妄爲論說以誤民哉唐志所論最爲明確蓋出臧公之筆歟公持論每多正當不刊實超出五行天官諸家之上

也

右天行

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朱子曰離騷有九天之說法家妄解云有九天據其說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數轉在外面則漸漸思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念緊矣

明使天文志述詞言圓則九重地爲渾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圜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日列宿天次日土星天次日木星天次日火星天次日日輪星天次日金星天次日水星天最下日太陰天自恆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鐵行磨上之喻相符

新法算書周天諸曜位置有高庳包函有內外去人有遠近第一最近爲太陰能食日能掩他星他星不能掩太陰第二爲水星第三爲金星第四爲太陽第五爲火星第六爲木星第七爲土星第八爲恆星第九爲宗動天中世於恆星天上又增東西歲差一天共爲十一重天此參伯以來推算之說所定也歟不復於恆星本天在七曜天之上者其一繫星能掩恆星恆星不能掩繫星其一繫星有地半徑之差各去地有遠近而差有多少算恆星無地半徑差以較纏星必爲極遠極高其視地球正爲一點也

梅氏文鼎疑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七政運行各一其法此其說不始西人也唐人之說則謂日月五星皆附天而行各一天則皆天也肇有高下其天動最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且隨各天之體矣若恆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則皆天也肇有高下其天動最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且隨各天之體矣若恆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而已豈可復以重數分乎新法過於求密又於其中分爲宗動天與靜天爲二亦大褻矣且聖人所以觀象授時者無非循宣和氣輔相物宜以爲民生日用之常經耳其於視聽所不及者豈肯妄爲論說以誤民哉唐志所論最爲明確蓋出臧公之筆歟公持論每多正當不刊實超出五行天官諸家之上

也

右天行

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朱子曰離騷有九天之說法家妄解云有九天據其說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數轉在外面則漸漸思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念緊矣

明使天文志述詞言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裏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圜古人已言之矣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故表出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日列宿天次日土星天次日木星天次日火星天次日日輪星天次日金星天次日水星天最下日太陰天自恆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鐵行磨上之喻相符

新法算書周天諸曜位置有高庳包函有內外去人有遠近第一最近爲太陰能食日能掩他星他星不能掩太陰第二爲水星第三爲金星第四爲太陽第五爲火星第六爲木星第七爲土星第八爲恆星第九爲宗動天中世於恆星天上又增東西歲差一天共爲十一重天此參伯以來推算之說所定也歟不復於恆星本天在七曜天之上者其一繫星能掩恆星恆星不能掩繫星其一繫星有地半徑之差各去地有遠近而差有多少算恆星無地半徑差以較纏星必爲極遠極高其視地球正爲一點也

梅氏文鼎疑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七政運行各一其法此其說不始西人也唐人之說則謂日月五星皆附天而行各一天則皆天也肇有高下其天動最日月五星動非七政之自動也且隨各天之體矣若恆星之上無形無象渾然一天而已豈可復以重數分乎新法過於求密又於其中分爲宗動天與靜天爲二亦大褻矣且聖人所以觀象授時者無非循宣和氣輔相物宜以爲民生日用之常經耳其於視聽所不及者豈肯妄爲論說以誤民哉唐志所論最爲明確蓋出臧公之筆歟公持論每多正當不刊實超出五行天官諸家之上

也

右天行

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觀承案天一而已安得有許多重數然以恆星七政各行一重天而爲九古語圓則九重自然穩確西法乃於太虛天中分靜天與宗動爲二重又於恆星天上分出東西差南北差爲二則有十二重天矣歐邏巴之說豈非鑿空已甚乎今能一一爲之折其中當爲衛家不刊之定論也

右天九重

易說卦傳乾爲天爲圜（疏天動運轉故爲圜也）坤爲地

繫辭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天尊地卑譬君臣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其所同則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注氣況日月星辰形也山川草木也變化見矣）是故吉凶生矣悔吝者憂虞之情也（憂虞謂以成卦明山澤通氣而雷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運轉以成變明山澤通氣而雷行雨施故變化見矣）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禮記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注昭昭猶明明也振猶收也）

大戴禮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人首圓足方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參曾閒之天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其非形也）

素問黃帝曰地之爲下否平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

日愚乎曰大氣舉之也

邵子觀物篇曰天何依曰依地地何附曰附天日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

朱子曰氣之清者便爲天濁者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

周髀算經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春秋分者晝夜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分日內光明及也秋分日光明及也）近極故日光轉遠故日光稍微（極下謂地中也）夏至晝長夜短日光稍遠故日光稍微冬至晝短夜長日光稍近故日光稍著（分日內光明及也）分極下常無日光（極下謂地中也）春秋分日光正出正入（分日內光明及也）冬至夏至皆日道發斂之所生也（發猶往也斂猶還也）

在極東方日中而方夜半日在極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位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蓋竝地法雖渾蓋乃見（渾之象形乃謂之法在上故準蓋在下故稱渾蓋法象義同蓋渾相等互文義都以別尊卑物繫術法名號疏矣）

梅氏文鼎曰周髀算經尊天抑地言天地之差不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圜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八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地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正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正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二十三度半奇而出入正卯正酉南並二十三度半奇氣候復得稍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下無差地之所以不動者以其中心正當天之中心也地既不動則天之左旋者自東而西每日一周而過地上之度亦每日一周而過天上之度矣

徐言地之所以不動而晝夜之差實有以致之蓋天之運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不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觀象祇載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即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旬而即地圓之大致可見非不知地之圓也即如日月之交食時日月星辰之躔次皆以北極爲主而不及南極者以南極常在地下不見故也

梅氏文鼎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圜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八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地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即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正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正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二十三度半奇而出入正卯正酉南並二十三度半奇氣候復得稍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下無差地之所以不動者以其中心正當天之中心也地既不動則天之左旋者自東而西每日一周而過地上之度亦每日一周而過天上之度矣

自該特膚學或未之思耳

續文獻通考地圖之說以古人八寸二尺而當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極高一度若以今十寸之尺而論則二百里而差一度地全周三百六十度為七萬二千里全徑為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又十分里之三十徑為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里又二十分里之三以圓三徑一約畧計之則地之全徑為二萬四千里半徑為一萬二千里也又東西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若赤道南北則其度漸狹至南北極之下則三百六十度止一轉九而已

李氏光地曰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於里差詳為新法以地為圜體南北東西蓋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莫望氛有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莫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而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

梅氏文鼎曰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為物其性就下四面皆下則地居中央為最下水以海為鉅而海以地為限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載之天頂即差二度浙江天頂去北極五十八度各以所居之方為正則遥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京師以去北極五十度之星為天頂瓊海以去北極七十度之星為天頂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恒跌瓊海望京師而今亦復相同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環泛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

觀承案梁西法實多創論為舊法所未及然有言之大過處大謂地體渾圜各以戴天為天屬地為地但就地之南北東西論其高下殊觀之勢則可平至謂四方上下各有圜土人居而連上下言之則荒誕之說也澤其法亦有北極之下不生草木之云可知了生草木即不能有圜土人居矣

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

隋書天文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貫造張衡蓼蓼王蕃陸賴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

宋史天文志沈括議曰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暅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

薛田案極星雖北辰遠近自祖暅始考之祖氏測雖一度有餘者梅氏文鼎以為真度密夫及一度宋沈氏測雖三度有餘者梅氏以為在二度左右皆言其所用儀器測有未確元志郭守敬測極星雖不動處三度若夫極星所以動移由於恆星差言歲差者所當知也

晉書天文志劉洪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南極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

李氏光地曰上規之中為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之內外為日月五星之出入謂之內規戴氏震曰上下規隱見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其上下規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上規為日出入地下規為日不出入地其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與天相應說見其明徵也

右北極

周髀算經欲知北極樞璇周四極極中不動璿璣也言北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之所至游在樞北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之所至游在樞東北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之所至游在樞北冬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之所至此北極樞璇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

戴氏震曰今人所謂北極樞者實指璿璣之北極星耳璿璣玉衡以窺七政者也周髀謂之北極樞也今

敝氏嘉紀曰案戴紀二月生三日見西方即清三日而成魄揭所謂三日而月生魄是也清明本謂月望則蔽日月光不見是謂晦是也非論月之晦明也若月見東方即謂之晦則月五星有高下遲速之行以生遲疾留逆行順留之變也則何以為平行占家之學乎

張子正蒙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語類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日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遂過一度日行遲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北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北天為遇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蕙田案步算家推列宿以考七政行度故指列宿為天夏紀但言列宿不曰天最分明蓋一晝夜一周天而常過一度者列宿也天至健不可以周計列宿七曜因天旋轉猶舟浮於水順流而下舟行各有遲疾皆可里計水流之遲疾則無從里計者也月行不及十三度奇者不及列宿也若論太虛中從起處起而復于其處則一晝夜僅差十二度奇為不及天周至列宿而移而過滿一歲之日所進過之度幾及一周而微差此云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者約舉成數而言未計歲差故也

問經星左旋繆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日今諸家皆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知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是右輪曰然

又曰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月星隨天去耳

蕙田案朱子此條別天與列宿五星不使混同然則謂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者特仍步算家之舊耳

蔡氏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總地

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遇一度日躔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明史天文志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以敬授人時羲和乃立四時成歲頒之天下而治是也堯典以星昏中定四時成歲而不及閏月閏月之法蓋後人所增益也

張子語類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日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遂過一度日行遲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北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北天為遇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蕙田案步算家推列宿以考七政行度故指列宿為天夏紀但言列宿不曰天最分明蓋一晝夜一周天而常過一度者列宿也天至健不可以周計列宿七曜因天旋轉猶舟浮於水順流而下舟行各有遲疾皆可里計水流之遲疾則無從里計者也月行不及十三度奇者不及列宿也若論太虛中從起處起而復于其處則一晝夜僅差十二度奇為不及天周至列宿而移而過滿一歲之日所進過之度幾及一周而微差此云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者約舉成數而言未計歲差故也

問經星左旋繆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日今諸家皆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知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是右輪曰然

又曰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月星隨天去耳

蕙田案朱子此條別天與列宿五星不使混同然則謂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者特仍步算家之舊耳

蔡氏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總地

敝氏嘉紀曰案戴紀二月生三日見西方即清三日而成魄揭所謂三日而月生魄是也清明本謂月望則蔽日月光不見是謂晦是也非論月之晦明也若月見東方即謂之晦則月五星有高下遲速之行以生遲疾留逆行順留之變也則何以為平行占家之學乎

張子正蒙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

七衡知之前九日有七衡六間月有九道八行黃赤道各自爲說必有所受據九道八行乃古術黃道上四遲故八行俱遍道而九道當交在黃道去交則各都其遲疾以八行辯月遲出入則其遲疾終所差驗食限有無積歲之舉其端緒至劉焯始能盡九道之用誠因其術而廣之梁武帝時祖暅又廢其術以八行爲定然祖暅之術實未能盡九道之用以九道爲月行遲速之限日並其周時爲然第四衡曰衡知赤道

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案田案刻宿有歲差之移晷景有南北之別此所舉牽牛東井婁角及景長短據一時一方言之耳

晉書天文志王蕃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南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虛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晝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夫之晝夜以日出設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案田案春分交於奎十四度少彊秋分交於角五度也故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度

晷景長丈五尺八寸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案田案刻宿有歲差之移晷景有南北之別此所舉牽牛東井婁角及景長短據一時一方言之耳

晉書天文志王蕃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南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虛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晝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夫之晝夜以日出設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案田案春分交於奎十四度少彊秋分交於角五度也故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度

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案田案刻宿有歲差之移晷景有南北之別此所舉牽牛東井婁角及景長短據一時一方言之耳

晉書天文志王蕃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南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

差然其爲有冬有夏則一也王於月行有冬夏則周髀致月周髀七衡之說義甚簡明漢志轉與經義相遠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氏注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賈公彥疏曰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望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望於婁下弦於東井周髀曰凡爲日月運行之圜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冬至在牽牛極外衡故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一外極一內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極一內極盡黃道與赤道斜交出入赤道南北二十四度（今測爲二十三度半）日行黃道一周天春秋分正當赤道夏至入赤道北冬至出赤道南周禮言冬夏致日周髀言日一歲一內極一外極皆一義也七衡六間云者內一衡爲夏至之日道次二衡爲小滿大暑之日道次三衡爲穀雨處暑之日道次四衡爲春分秋分之日道次五衡爲雨水霜降之日道次六衡爲大寒小雪之日道次七衡爲冬至之日道即隨天西轉之日軌也月道與日道斜交出入黃道南北六度（今測爲兩交正當黃道出黃道南爲陽律爲中交入黃道北爲陰律爲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弱十八年有奇而退天一周朔當交則日食望當交則月食日行一歲催兩次值交而月行一月必與日一會如朔在春分交在二至則月上弦行夏至道下弦行冬至道朔行冬極外衡夏極內衡之正軌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陽律望在秋分入陰律則月上弦行夏至南六度下弦行冬至北六度朔在秋分入陰律望在春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北六度下弦行夏至南六度上弦行冬至北六度此月行冬不及內衡之極致也又如朔在春分入陽律望在秋分入陽律則月上弦行冬至南六度下弦行夏至北六度此月行冬過外衡夏過內衡之極致也然月行雖有過不及之殊而其爲有冬有夏則一每月亦皆有冬有夏但不能皆在午中故月行一月之間有冬有夏與日行一歲同術惟春秋二分二至之月月道與黃道同在赤道內故月行最速冬夏至之月月道在黃道內外相間故月行稍遲冬至在黃道內故最遲夏至在黃道外故次遲春秋二分在黃道內外相間故遲速居中

得以兩見周禮言春秋致月周髀言月一月一內極一外極亦一義也洪範傳云月有九行若以過內衡外衡而言則內衡之北外衡之南各有一道月軌也前漢天文志云黑道二此赤道非天之赤道唐宋志別名曰朱道白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一似一歲始行交一終又似一歲已徧閏九道請省多不可曉今以唐宋志考之月道交終入黃道內爲陰出黃道外爲陽內朔北外朔南因月道有初望至入陰則月行青道入陽則月行白道在北方之宿自北而西入黃道內則必在黃道東故爲青道出黃道外則必在黃道西故爲白道凡月一道必匝天一周交初在冬至之宿交中必在夏至之宿交初復在冬至之宿交中復半交則在秋分之宿而爲青道故專舉春分之宿而言其實一周皆青道也以其出黃道西而爲白道故專舉秋分之宿而言其實一周皆白道也八行皆倣此例至於合宿難每年一異故每歲必能明言其歲所在故可驗也雖未能明言其歲所在而已心識其非皆史志九道皆失洪範本義而崩離周髀獨存古道法歟

憲田案月行之出入黃道猶日行之出入赤道也赤道正而黃道斜緪之一歲之中冬至極南二十四度夏至極北二十四度春秋分則交赤道合二至二分而日道周焉黃道斜而月行環繞之一月一周朔交爲交初望交爲交中初交中交之半爲半交內外皆距黃道六度交一終而左旋退一度半弱至十八年有奇而月道周焉交無定處而行度有常古人紘之以八節而交候之大綱擧矣交有出入而行有定位紘之以四正四維而交道之定軌彰矣自漢迄宋皆以九道求之所以表其分也元以後則以赤道距度求之而概名曰道所以昔其合也一道原有九行九道實則一道分而合合而分者也通考又以七衡準之意欲明月道之不離黃道難與古法異名其實亦無二指而洪範經義則尤發明矣至月道有交行而交行又有遲疾及距赤緯之不等其故皆由於月道極環繞黃極也別詳於後

右月道

後漢書志在天成度在律成日律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行一度亦爲天

度氏羲曰古書度法以日一晝夜之行爲一度周髀算經及四分術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初法歲餘一千五百六十九分日之百四十三命曰歲實而漢周天猶強於四分之數四分於歲餘強於太初太初於歲餘強於三統三統於歲餘強於乾象乾象於歲餘強於四分四分於歲餘強於景初景初於歲餘強於黃道黃道於歲餘強於今是古今歲數增減之率大較然矣然則日度之增減由歲數之增減歲數之增減由日度之增減日度歲數更相爲用以通古今之變者也日度歲數皆以四分爲言要之其實不然無當於天也自漢迄今歲數凡有八改而日度之增減無慮數十家大抵以歲差之增減爲日度之增減歲差之增減以日度之增減爲歲數之增減

黃道之經緯而法一切以黃道爲主其法勻分黃道周天度爲十二宮其分宮之度之經度緯皆一一與黃道十字相交自此引之各成經度大圈以周于天體則其各圈相交以爲各度畛心之處者不在赤道南北極而別有其心是爲黃道之南北極自黃道兩極出緯至黃道其緯各得九十度而均極距黃道四面皆均故分以此各緯之緯聯爲圈緯皆與黃道平行自黃道上相離一度起逐度作圈但其圈漸小以至九十度則成一點而會於黃極是爲緯圈等圈名距曰黃道既有經緯則必有所宗之極測算所需固已然則爲測算家所立歟抑真有是以爲運轉之樞耶曰以恆星東移言之則真有是矣何則古法歲差亦只在黃道之一線今以恆星東移則普天星斗盡有古今之差惟黃道極終古不動豈非眞有黃極以爲運轉之樞哉曰然則北辰非黃極也今曰惟黃極不動豈北辰亦動歟曰以每日之周轉言則周天星度皆東升西沒惟北辰不動以恆星東移之差言則雖北辰亦有動移而惟黃極不動蓋動天西旋以赤道之極爲極而恆星東移以黃道之極爲極皆本實測各有至理也

問黃道有極以分經緯然則經緯之度惟黃道有之乎曰天地之閒蓋無在無經緯耳約畧言之則有有形之經緯有無形之經緯而又各分兩條畧言乎無形之經緯凡經緯之與地相應者其位置雖在地而實在無形之天未子所謂先論太虛一一定位者此也故曰天體之經緯凡經緯之在天者雖去人甚遠而有象可徵即黃赤道也是故黃道有經緯赤道亦有經緯兩道之經度皆與本道十字相交引而成大圈而成大圈皆一百八十經緯則爲橫儹之經緯爲其法以卯酉圈均分三百六十度爲一宮此圈上邊天頂下邊地心而正卯酉之中卽地平經圈之一也其三百六十度亦卽經圈上所分緯度但今所用只圈從此度分作十字相交之線引而成大圈半周天度皆自正北趨正南而其北半圈皆與其南半圈所容中閒天體不缺畧如前法其兩端在南北其中閒在卯酉兩規之間其兩端皆與卯酉規相切其兩極皆在卯酉規上其兩極相距皆九十度其兩極皆與卯酉規等距此其勢如兩重管相套管大管小小管在大管之內兩管之間空處可容天體運轉大管不動小管可動大管兩端與卯酉規相切小管兩端亦與卯酉規相切小管之兩極在大管之內兩極相距亦九十度小管兩極與大管兩極相距亦九十度小管兩極與大管兩極皆在卯酉規上小管兩極與大管兩極皆在卯酉規之四分圈上小管兩極與大管兩極皆在卯酉規之四分圈上小管兩極與大管兩極皆在卯酉規之四分圈

日月實從黃道宮無其器不知施行榮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還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遲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知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核案遠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

宋史天文志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法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書之躔度焉

梅氏文鼎曰各宿黃道度皆生于赤道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黃道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而其各宿度數不同者則以二至二分所躔不同也赤道近二至則其變黃道度也益而多變赤道度也損而少赤道近二分則其變黃道度也益而多變赤道平分天體適當二極之中所紀之度終古不易黃道不然其冬至則近南極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南而北自赤道外而入赤道內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北而南自赤道內而出于赤道外也則交于春分宿之道與赤道之數必少理勢然也道必多則二至黃道之數必多理勢然也

惠田案漢以來皆用赤道變黃道又隨歲差而移故一法輒更一黃道宿度皆非實測無足載也梅氏猶據舊說存之以見古術家黃道度之大畧

明史天文志崇禎元年所測二十八宿黃赤度分皆不合於古夫星既依黃道行而赤道與黃道斜交其度不能無增減者勢也而黃道度亦有增減者或推測有得失抑恆星之行亦或各有遲速歟黃道宿度角十度三十五分亢十度四十分氐十七度五十四分房四度四十六分心七度三十三分尾十五度三十六分箕九度二十分斗二十三度五十一分牛七度四十一分女十一度三十九分虛九度五十九分危二十度零七分室十五度四十一分壁十三度一十六分奎十一度二十九分婁十三度四十三度一分胃六度二十九分畢十三度五十八分參一度二十一分觜十一度三十三分井三十度二十五分鬼五度三十分柳十二度六分星八度二十三分張十八度四分翼十七度二分軫十一度

惠田案以上黃道宿度

右黃赤道宿度

漢書志凡十二次日星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星紀斗十二度分入鶉尾翼十七度二十三分入鶉火張六度五十一分入鶉首井二十九度三十二分入壽星亢一度五十分入大火心初度二十二分入析木箕七度十分入星紀牛一度零六分入元枵危一度四十七分入娵訾室一十一度四十分入降婁奎一度一十四分入大梁昴五度一十三分入實沈觜一十一度二十五分入鶉首井二十九度五十二分入壽星亢初度四十六分入大火房二度一十二分入析木箕七度一十一

其理亦甚易知徐李諸公深於數術豈反不明斯事乃復合爲一眞不可解推原厥故蓋譯西書時誤仍回法太陽年之十二月名耳

問回回法亦知歲差何以課用古名爲月名曰回回法既以十二個月爲太陰年而用之歲紀不用閏月然如是則四時之寒燠溫凉錯亂無紀因別立太陽年以周歲日躔勾分三百六十度又勻分爲十二月以爲耕斂之節而起算春分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一遇典實則出日始於仲春朔此歲以春分爲太陽年之第一月第一日遂不得復用古人分至啟閉之法及春夏秋冬正名古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爲八節其四立並在四仲月之中居春夏秋冬各九十一日有奇積八節之日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爲二王

第四宮之初穀雨過第五宮小滿過第六宮夏至最北是爲第七宮之初大暑過第八宮處暑過第九宮秋分交於赤道是爲第十宮之初霜降過第十一宮小雪過第十二宮冬至復於一宮自冬至御夏至爲徵自夏至霜冬至爲發二至發徵所極二分發斂之中寒往暑來悉準乎是終古不變者也故曰太虛之度日躔適足太虛中之十二宮既辨乃考列宿差唐虞時虛宿冬至值黃道第一宮之初今則值第二宮之末唐虞時鶉火宿春分值黃道第四宮之初今則值第五宮之末而近胃昴諸星自赤道外漸移在赤道內矣唐虞時七星夏至值黃道第七宮之初今則值第八宮之末唐虞時氐宿秋分值第十宮之初今則值第十一宮之末而近尾箕諸星自赤道內漸移至赤道外矣故曰太虛之度列宿有差祖冲之有云次躔星名裁合宿體分至進邊而歛位不改西人誤以星次之名用之於黃道十二宮於是冬至日在箕而日星紀夏至日在參而日鶉首使列宿離次名與實爽梅氏欲爲改定甚當蓋西人雖襲十二次之名而實暗移之於黃道固不如各正其名使黃道自爲黃道列宿自爲列宿也

又案列宿十二次古法用之黃道十二宮今法用之宿次仰觀即觀易以明民而黃道之宮究隱而難顯又左旋右轉時刻變動欲言其宮度徒空言之曰某宮某度而改試問在天何所則已不能定指此古人所以不用而止用星次也況歲差之法每歲僅差七十分之一每日躔一宮僅差八百四十分之一是約指一宿度爲分至及各節氣日躔其所差固不多也若以久算更減所差之微則益密矣此今所以雖用黃道十二宮而不能不用宿度記日月五星所在也觀承案十二宮次本以列宿之次得名今測得列宿東移則宮次漸難其所而名實混矣不知列宿之行有移而太虛之度無改太虛之度難分而太陽之周適足故當直以十二辰名其宮則日天與太虛天自合而列宿之差見矣但太虛既已無形則其度不可得而紀故仍以宿度紀其日月五星之所在則名實不相混而今昔之差數可分也此論可謂剖析微茫之至

右周天十二宮次

蕙田案以上論日躔交宮不當襲宿次之名

易革卦象傳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虞氏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程子曰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明四時之序也天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朱子語類林艾軒說因革卦得律法云律須年年改革不改則值第八宮之末而近氐房諸星自赤道內漸移至赤道外矣故曰太虛之度列宿有差祖冲之有云次躔星名裁合宿體分至進邊而歛位不改西人誤以星次之名用之於黃道十二宮於是冬至日在箕而日星紀夏至日在參而日鶉首使列宿離次名與實爽梅氏欲爲改定甚當蓋西人雖襲十二次之名而實暗移之於黃道固不如各正其名使黃道自爲黃道列宿自爲列宿也

又案列宿十二次古法用之黃道十二宮今法用之宿次仰觀即觀易以明民而黃道之宮究隱而難顯又左旋右轉時刻變動欲言其宮度徒空言之曰某宮某度而改試問在天何所則已不能定指此古人所以不用而止用星次也況歲差之法每歲僅差七十分之一每日躔一宮僅差八百四十分之一是約指一宿度爲分至及各節氣日躔其所差固不多也若以久算更減所差之微則益密矣此今所以雖用黃道十二宮而不能不用宿度記日月五星所在也觀承案十二宮次本以列宿之次得名今測得列宿東移則宮次漸難其所而名實混矣不知列宿之行有移而太虛之度無改太虛之度難分而太陽之周適足故當直以十二辰名其宮則日天與太虛天自

晉書天文志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沿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傾者曠年不傾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術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倘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

蕙田案順天求合則改革中兼有欽若之義

明鄭世子朱載堉進霤疏律者歲之積也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日者時之積也時者刻之積也刻者分之積也分者秒之積也凡有形之物緐緐稱之至石必差寸十量之至引必錯況無形之數乎夫乾橐斡運無停七政轉動不齊而拘之以一定之法循隙柱而調慈是以既久則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蓋變法以從天隨時而推數故法有疏密數有繁簡雖調例稍殊而細目一也

梅氏文鼎曰聖人言治律明時蓋取於革故觀象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矣又何以取於革乎且吾嘗做之天道矣日有朝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朔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閏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閏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木星亦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者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多周登能必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至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積年既久差數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修而愈密勢則然耳

江氏永曰易取象於革久之不能不改非久亦不能改各乎行率有積之數十年微覺其差而即改者如最有通前後數百年或千餘年測革之度分用以相距定爲平行其差數或

有未盡必甚久而後可改者平行如七曜有前人立法未精改之而加密者如日食加時東西差皆以千正爲限後漸以減算定交前又有前人用法稍慊改之而徑捷者如三統術以朔望會數求朔望月用之

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俞氏震上下赤與三度
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
相衝
人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
又為白單環俞氏震日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
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
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儀之制內者曰四遊儀亦為單雙環如
三辰儀之制內而又小
當中各施直距俞氏震日直距者銅版二縱置于四遊儀表內
上為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
謂望筒者也外指南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察以受玉
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
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
遊俞氏震日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
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渾動而窺測焉雙環銜接一樣二
合為一故曰雙管軸筒故曰單管軸筒者以象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
有孔衡軸以貫之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
有斜南北管以象三辰四遊于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
三辰四遊之位次此其法之大畧也洗括日舊法規環一面
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盍以夜候天海不可目察則以手切
之也古人以璿衡璣疑亦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
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
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
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璿璣玉衡乃觀天之器也理非數無以顯
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
為近次日次金水火火木次土而恆星為最遠七政之行
惟月之左旋為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為最
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
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可為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
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
交于赤道以會于南極者為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為赤緯斜
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為
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為黃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
行而為璿璣以象之復為玉衡以窺日之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
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于五星之會日
沖日而有合伏遲留五星之近日遲日而有順逆運留與夫

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為歲首干時為
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又案斗杓之星距北極只
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
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
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
蓋以此也如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又案傳言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言水昏正而栽日
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
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
之則于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
象為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
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
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
又考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于堯
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然堯典祇舉昏中星而月令兼言
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
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杓指寅為孟春又考
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
二十八舍以為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畧言之其言
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牽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
平旦建者魁戴斗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律斗杓夜
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
月之為寅二月之為卯皆一定不移而斗之星直之即謂
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為何月也然則謂行夏之
時是以斗柄建寅之月為歲首者蓋注釋家所據一家之說
而未詳厥故也今乃遂據其說而欲改正月之建寅可乎不
可乎
問說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
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歟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
得三十度帝在西法為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
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
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為正
月節則立春前一日斗柄所指在丑立春後一日斗柄指在寅
為雨水則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十

書洪範次四曰協用五紀（傳協和也）
四五紀一曰歲（謂所以紀四時）二曰月（紀一月）三曰日（謂紀四日）四曰星辰
（謂二十八宿迭見以候氣）五曰歷數（謂一歲從冬至以及明
朔至臨大小月日及閏）歲月日時皆自天而降命人敬順之
寅畏天威于日月所會而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

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假如雨水中氣
在正月晦春分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驚蟄節在雨水
則其前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
交界縫中間在餘月亦無端又何處設此等看說並由未經實測而但知斗杓所指為月
建遂岐中生岐成此似是而非之解天下事每壞於一知半
解之人往往然也
薦田案斗建之說始見於汲冢周書時訓篇既以每
月斗正指辰則閏月不得正指而在兩辰之間猶之
閏無中氣前月中氣在晦後月中氣在朔謂閏月在
兩中氣之間未嘗不可其失不在斗指兩辰之間一
語而在於泥以斗杓為建時節神之已辨其非後
人未見耳
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存者有小正）
薦田案堯典以四方配四時星陳誤以五辰言四時
考諸十二子之位皆歲首寅也獨謂建寅謂夏時者
對殷周言之亦其書至夏始詳耳
觀承案獨謂夏正建寅者堯舜禹三聖相煩而守一
道正朔未嘗有改至商周革命而始改正朔故夏商
周言之而但舉夏時則唐虞之建寅不必言矣至建
寅之所以為時之正令之善者不必遠推元會也有
即小而可以見大即近而可以知遠者焉一日十二
辰子丑二時自當為今日之始然東方未明何能有
作則當以建寅為正月可徵故三正迭建而夫子告
顓淵必曰行夏之時

右虞夏觀象（傳協和也）　附論月建

薦田案周始以十二歲為一終其十二辰即十二子也
也當先言十日後言十二辰屬解之體因歲月辰皆十二故先及之秋官若蒇氏則先日後辰此日辰合之以紀日與洪範左傳所言辰不同
又案十有二歲之位用之紀年者也十有二月之位用之紀日者也十有二辰十日之位用之紀日者也二十有八星之位用之紀日者也十有二月之號注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斗魁所建是也若蒇氏則先言月後言日辰又言星
赤雷若星謂從角至軫即此歲月日辰日星五者屬原
賦雖提首於孟陬兮惟攝庚寅吾以降攝提貞於孟陬
月也庚寅日辰也歲日月辰各義今不可考要以方位節候定之馮相氏掌其位以辨候而若蒇氏但書

日月五星之五相掩映而為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疑是
即所謂書契也蓋帝堯之設象天璣之經緯七政
之運行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以測天
者也
李光地七政衍（光地字厚庵安溪人）
有氏光地曰七政之行不同一日一夜之行自不
可盡合古今之法皆以日月為主而參以五星
也考日月星辰皆順行而五星有逆行有留有
伏有見有疾有遲有高卑有遠近有合有沖有
行也而有高卑遠近之差有逆有留有伏有見
有疾有遲之變非圓運之行也圓運如輪而生輪
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卑遠近之差高卑遠近之差
也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得高
下遲疾之實數古今所未講而其理不誣也
論語顓頊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案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
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
宋吾志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謚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為
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
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譌儻辭閒設乎
稽氏文鼎疑問補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
歲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
不當仍為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
關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考也何則自大
撓作甲子以十日為天干十二子為地支自子天道圜
至亥天道圜
故以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戊己居中參
同契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央戊己之功也十干
以配五行圖轉周流故曰天干也地道方故以寅卯辰列東
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丑列北易大傳所謂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
言乎艮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其道左旋周而復始也是十二
支以配四時十二月靜而有常故曰地支也天干與地支相
加成六十甲子以紀歲紀日紀時而晉準干月以歲有十二
月也此乃自然而然之序不可增減不可動移是故孟春自
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哉如必以斗柄指
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月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而
謂得以謂之寅年是故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平秩東作以駿
仲春次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仲夏次命和仲宅西
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朔易以正仲冬
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為歲首之證夫既有四仲月以居
卯午酉子之四正則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居四隅仲春既正
東為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為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
乎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厥以審夜
刻之永短為愚以昏中之星為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又
考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
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

其號以逐天鳥又或舉十二次紀歲如日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五及鶉火之屬因歲星每歲行一次故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十二次整可紀歲周禮之十二歲當以爾雅歲名爲正終十二歲者五而歲鶉敦名合而六十是爲一周爾雅釋天歲陽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默在癸曰昭陽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月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注國語於玄也）十月爲陽（注陰用事嬴於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注皆月之別名）

姚氏炎武曰甲至癸爲十日寅至丑爲十二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與日有關遂至歷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爲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赤奮若日名攝提格太初以後八十年名困敦月名橘秋日名赤奮若太初以後八十年名閹茂月名大荒落日名困敦太初以後八十年名涒灘月名陬日名閹茂太初以後八十年名作噩月名橘日名大荒落太初以後八十年名閹茂月名大淵獻日名困敦太初以後八十年名涒灘月名陬日名作噩

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鄭康成之地稱嵎夷暘明也馬融云嵎夷青州之地稱嵎夷暘谷日所出）
青州在東界外之神爲孫炎寅賓出日（僞孔傳賓導也）平秩東作（僞孔傳秩
敘云東來之地也）
赤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僧使人
去四方觀望
又曰宅宇古與度字通見周禮注等看非一宅嵎夷之屬
詁謂度日景於此
胡氏渭曰案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元夷方夷黃夷白
畎夷玄菟是也九夷皆嵎夷地日所出也（僞孔傳嵎谷是山谷海
隅邑名此說文嵎山在遼西一日嵎嵎
嵎谷也在遼西則冀城西非青域不可以當西夷之嵎夷
薛氏季宣曰堯都平陽冀州之域東至於海以上當青州之
其說余案古山川名多以方位言如華山之西爲西嶽
華陰東北爲東嶽泰山之所在也嵎夷之嵎亦謂東方
山之東爲嵎夷而已非謂嵎夷之地即在嵎山之東也
胡氏渭曰堯都平陽冀州之域東至於海以上當青州之
域東北至於海以上當兗州之域東南至於海以上當徐
州之域南至於淮以上當揚州之域西南至於華山以南
至於衡山以上當荊州之域正西至於黑水以南至於華
山以上當梁州之域正北至於恒山以上當幽州之域正
北至於恒山以南至於河以上當冀州之域中央四百里
曰王畿東方曰青州南方曰揚州西方曰梁州北方曰幽
州東北曰營州正南曰荊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冀州東
南曰徐州正東曰兗州東北曰幽州正東北曰營州
成王伐東夷踐奄遷其君於此（僞孔傳奄國在魯東）
嵎夷也（僞孔傳嵎夷東表之地）
山之東爲青州（僞孔傳東北據海）
根據社稷宗廟（僞孔傳）
伐商踐奄以東夷之君遷於此（僞孔傳）
周公攝政三年（僞孔傳）
作雒（僞孔傳）
十七年（僞孔傳）
東極青土（僞孔傳）
嵎夷也（僞孔傳）
史又言周公相成王（僞孔傳）
營洛邑（僞孔傳）
以鎮東方（僞孔傳）
又言（僞孔傳）
王城（僞孔傳）
東北（僞孔傳）
至於岱宗（僞孔傳）
之間（僞孔傳）
方千里（僞孔傳）
以爲諸侯（僞孔傳）
朝宗（僞孔傳）
之（僞孔傳）
居（僞孔傳）
東北之（僞孔傳）
所（僞孔傳）
正（僞孔傳）
其（僞孔傳）
封域（僞孔傳）
東至於（僞孔傳）
海（僞孔傳）
西至於（僞孔傳）
河（僞孔傳）
南至於（僞孔傳）
淮（僞孔傳）
北至於（僞孔傳）
無棣（僞孔傳）
五侯九伯（僞孔傳）
南北（僞孔傳）
東西（僞孔傳）
以（僞孔傳）
周公（僞孔傳）
之（僞孔傳）
職（僞孔傳）
來（僞孔傳）
貢（僞孔傳）
道（僞孔傳）
里數（僞孔傳）
以（僞孔傳）
均（僞孔傳）
之（僞孔傳）
使（僞孔傳）
無（僞孔傳）
有（僞孔傳）
不（僞孔傳）
及（僞孔傳）
不（僞孔傳）
足（僞孔傳）
王（僞孔傳）
城（僞孔傳）
東（僞孔傳）
南（僞孔傳）
有（僞孔傳）
餘（僞孔傳）
地（僞孔傳）
以（僞孔傳）
處（僞孔傳）
諸（僞孔傳）
侯（僞孔傳）
使（僞孔傳）
無（僞孔傳）
有（僞孔傳）
遠（僞孔傳）
近（僞孔傳）
之（僞孔傳）
勞（僞孔傳）
逸（僞孔傳）
之（僞孔傳）
不（僞孔傳）
均（僞孔傳）
也（僞孔傳）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僞孔傳南交言夏之南極也南交交阯之
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異者本並無此字非脫滅也王夏不言日明都以夏
無明都避張掖然即幽足見明都又相近如南交言交阯矣）

敬致
司馬氏貞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疑下經其次且東
交亦不倒之北南相次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
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即是交阯不疑也
林氏之奇曰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
官居潮以正日朔致者致日之謂也
朱子曰秋分日中之景知周禮土圭之法主只是量表景
星虛一只五寸以王爲之臬至土圭表頭去景長一尺五寸以王爲之臬頭去景長短以玉圭
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僞孔傳昧冥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臧庸釋謂與北方也李道云
釋詁文鳥獸毛毨（僞孔傳謂鳥獸毛皮更生生
易）
日氏鳳讓曰北方於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氏承今歲
之終始又鳥永晝之始故曰鳥獸毨於其陰而始生生
不窮之義）
黃氏度日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禹貢所山川不紀於
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羽山殛鯀則北限沙漠荒涼悠
遠山川不可見故稱幽以見之（僞孔傳羽山東海中
荒裔幽都山朔方之地）
梅氏文鼎曰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南西北
之法遙望柱高下之義日景短多暑日景長多寒日景中多風
景朝夕多風雨
景謂之晷（周髀趙爽注）
晷景也（周髀趙爽注）
晷謂日影（周髀趙爽注）
日南則景短多暑（周髀趙爽注）
景朝夕晷長（周髀趙爽注）
晷謂從午前至午後（周髀趙爽注）
景長則寒（周髀趙爽注）
短謂多風雨（周髀趙爽注）
景謂多陰晴（周髀趙爽注）
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景朝夕晷長多寒（周髀趙爽注）
時多陰晴（周髀趙爽注）
景言多風雨也（周髀趙爽注）
景短謂多暑（周髀趙爽注）
景朝夕晷長（周髀趙爽注）
謂從午前至午後（周髀趙爽注）
景謂多陰晴（周髀趙爽注）
短謂多風雨也（周髀趙爽注）
景言多風雨也（周髀趙爽注）
景短謂多暑（周髀趙爽注）
景朝夕晷長（周髀趙爽注）
謂從午前至午後

寸與南北兩池相連通以取平表長五十尺廣二十四寸厚減廣之半植於圭之兩端圭丘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爲二龍半身附表上槩橫梁自梁心至表頭四尺下屬圭面共爲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爲小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爲端數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墊案表短則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謂分秒六半少之數末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眞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端日光下徹表面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若干今申而爲五釐毫差易分別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闊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樓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懸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以表端側暮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十六年七卯冬至晷景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閱几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爲趺廣三寸厚二寸上闊廣四寸厚如趺以板爲面厚及寸四隅爲足撑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南爲一寸分畫爲尺內三寸刻爲細分下應圭面几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爲準闊限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春厚五分兩刃斜網取其於几面相符蓍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銜入几閒候星月下中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爲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爲眞景又於遠方見日闕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

明史天文志宣城梅文鼎曰極度晷影常相因知北極出地之高即可知各節氣午正之影測得各節氣午正之影亦可知北極之高然其術非易易也圭表之法表短則分秒難明表長則影虛而淡郭守敬所以立四丈之表用影符以取之也日體甚大監表所測晷日體上邊之影橫表所測晷日體下邊之影皆非中心之數郭守敬所以於圭端架橫梁以測之也其術可謂善矣但其影符之制用銅片鑽針芥之孔雖前低後仰以向太陽但太陽之高低每日不同銅片之氣側安能俱合不合則光不透臨時遷就而日已西移矣須易銅片以圓木左右以兩板夾定日躔月離五星列宿等之緯度宜先定本地之清蒙差清蒙之本性能升物象令高於實在之所不能偏右故其差恆在緯度不在經度

凡七政之躔差有二一爲地半徑差一爲清蒙氣差地半徑差月最大日食水火之次木土則漸遠漸消恆星天最遠地居其中止於一點故無地半徑差而獨有清蒙之差清蒙地氣去人甚近故不論天體近遠但以高卑爲限星去地平未遠入目望之星爲此氣所蒙不能直射人目必成折照力能見之一經轉折入目見星必不在其實所卻星體在地平之下人所目星乃在其上也迫升度既高蒙氣已絕則直射人目是爲正照雖星月之間微有濁氣不能爲差也試用一星於地平近處測其去北極之度遠至子午圈上又測之卽兩測必不合或用兩星於地平近處測其距度遠至子午圈上又測之卽兩測亦不必合此其證也此氣晴明時有之人目所不見而能曲折相照升卑爲高故名清蒙若雲霧等濁蒙直是難測不論視差矣

觀承案測晷直推至清蒙氣差比地半徑差爲更盡矣正惟如此則立表測量亦第能得其大分耳圭端芒渺之間安能使之須眉畢現也故後世難立法更密測望更精而天道幽元必非人力所窺竟者觀象者但當順天以求合而不能爲合以驗天西法雖善千百年後安能保其無纖毫差謬也

江氏永曰凡徹體之物如氣如水如玻璃水晶皆能變物之形遠可使近小可使大直可使曲深可使淺皆可使高遠鏡其驗者也插篙於水置鉒於缶氣不可驗是以日月出地與將入地視徑加大衆氣映之亦也不惟加大而已更能升之使高實未出地而已出地雖已入地而猶未入也故日食於高卑南北東西二玄之外更有清蒙氣差清蒙徑差此爲帶食言之也有食一差則日暮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猶食者衆氣或久之而不食矣其不當食者或升之而見食矣親徑加之則能變食限與加時早晚食分多少矣此非臺官所能爲定必體方測候而後可知前史有書當食不食不當食者若海若江湖水氣多也或水少而土浮虛此氣能令塵塵上升亦厚且高也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故受蒙者其勢亦不等欲定日躔月離五星列宿等之緯度宜先定本地之清蒙差清蒙之本性能升物象令高於實在之所不能偏左偏右故其差恆在緯度不在經度

凡七政之躔差有二一爲地半徑差一爲清蒙氣差地半徑差月最大日食水火之次木土則漸遠漸消恆星天最遠地居其中止於一點故無地半徑差而獨有清蒙之差清蒙地氣去人甚近故不論天體近遠但以高卑爲限星去地平未遠入目望之星爲此氣所蒙不能直射人目必成折照力能見之一經轉折入目見星必不在其實所卻星體在地平之下人所目星乃在其上也迫升度既高蒙氣已絕則直射人目是爲正照雖星月之間微有濁氣不能爲差也試用一星於地平近處測其去北極之度遠至子午圈上又測之卽兩測必不合或用兩星於地平近處測其距度遠至子午圈上又測之卽兩測亦不必合此其證也此氣晴明時有之人目所不見而能曲折相照升卑爲高故名清蒙若雲霧等濁蒙直是難測不論視差矣

觀承案測晷直推至清蒙氣差比地半徑差爲更盡矣正惟如此則立表測量亦第能得其大分耳圭端芒渺之間安能使之須眉畢現也故後世難立法更密測望更精而天道幽元必非人力所窺竟者觀象者但當順天以求合而不能爲合以驗天西法

雖善千百年後安能保其無纖毫差謬也

江氏永曰凡徹體之物如氣如水如玻璃水晶皆能變物之形遠可使近小可使大直可使曲深可使淺皆可使高遠鏡其驗者也插篙於水置鉒於缶氣不可驗是以日月出地與將入地視徑加大衆氣映之亦也不惟加大而已更能升之使高實未出地而已出地雖已入地而猶未入也故日食於高卑南北東西二玄之外更有清蒙氣差清蒙徑差此爲帶食言之也有食一差則日暮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猶食者衆氣或久之而不食矣其不當食者或升之而見食矣親徑加之則能變食限與加時早晚食分多少矣此非臺官所能爲定必體方測候而後可知前史有書當食不食不當食者

食而食者其故或由此與

蕙田案隋書麥孟言地有游氣故參伐在朔則其闇疎在上則其闇數日辰夕近地故名赤而大無游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宋沈括言在本局候景入漏出漏之節日日不同蓋皆以近地之氣能變易質體而謂之游氣謂之濁氣日有之且厚薄無常隨地不等也西法辨別其間有清蒙濁蒙之別今無準清蒙尙可得其準差要之既爲氣差詎能一定隨各地厚薄之常較驗爲法可也

右測景之法

舊唐書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影表南長三十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瑣星爛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陽城北至之晷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斛覩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分見分皆以十自滑臺表覩之高三十五度二分差陽城自凌儀表覩之高三十四度八分八分差陽城雖秋分稍有盈縮難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極差一度牛五百三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櫑極之遠近不同則黃道之軌景因隨而遷變矣自此爲率推之北盡朔州測影夏至長七寸七分冬至長一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長案圖斜覩北極出地二十九度牛四尺四寸七分冬至長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長六尺四寸四分半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千八百二十六里百九十六步自陽城至許州潁野縣界北至之晷差一尺五寸三分一千八百二百一十四步自陽城至開州差七寸二分一百一十二步自陽城至楊野縣界差三寸八分自陽城至開州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楊野軍差三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蔡州上蔡縣武津館北極高三十度四分冬至影長七尺九寸一分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晷八十一刻夜二十八刻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夏至晷景長六尺二寸六分晷八十二刻夜二十六刻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西京晉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強冀元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河南府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二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太原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穆州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沔州浚儀太岳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半許州潁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長夜四十六刻夜四十刻嶽臺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長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五尺二寸八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晷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

秦尚書觀家授時

元史天文志測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漢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雖有差忒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分刻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分刻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夜四十六分刻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

言五百三十餘里差一度今經直計之定爲二百五十里所用者八寸舊尺若十寸尺則二百面差一度里數不同叡實則一

又案以上北極高度卽南北里差

唐史天文志東西偏度以京師子午線爲中面較各地所偏之度凡節氣之早晚日食之先後皆視此差入各以見日出入爲東西爲卯酉以日中爲南爲午而東方見日早西方見日遲東西相距二十度則差一時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卯西方之午乃東方之卯也相距九十度則差三時東方之午乃北方之卯北方之午乃西方之卯也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時刻俱反對矣而日食京師初虧在酉初一刻十二分而西洋意大里雅諸國望在寅正不見推其初虧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時二刻八分以里差計之始距京師之西九十九度半也故欲定東西偏度必須兩地同測一月食較其時刻若早六十分時之二則爲偏西一度遲六十分時之二則爲偏東一度

節氣之遲速各省差數未得測驗廣輿圖計里之方約畧條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應天府福建福州府並偏東一度山東濟南府偏東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廣武昌府河南開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陝西西安府廣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西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一度半廣東廣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貴州貴陽府偏西九度半雲南雲南府偏西十七度右偏度數參酌諸書未暇考定姑以見大概云爾

恭考

蕙田案以上東西偏度卽東西里差

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晷春分之日爲南方朱鳥之中則七星見午正仲春之節晷永長也謂夏至晝之以正仲春之中星驗之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晷永與冬至相反宵中星虛之中則虛見午正仲秋之節晷短也謂冬至晝之)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長晷永與冬至相反星火之中則大火見午正仲夏之節晷長也謂夏至晝之)

宵中星昴以殷仲冬(日短晷永與冬至相反宵中星昴之中則昴見午正仲冬之節晷短也謂冬至晝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晷永與冬至相反星昴之中則昴見午正仲冬之節晷短也謂冬至晝之)

蕙田案以上四仲中星驗日永日短晷長晷短之候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蕙田案閏月之義先儒言之詳矣今以經文觀之堯典言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卽十九年七閏之法也

胤征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卽九月朔日食天子不視朝之禮也

蕙田案以上閏月定四時成歲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各有運行之度以璣衡齊之使不差忒)

蕙田案以上璣衡齊七政

堯典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日月星辰運行有度人所取正以治事也)

蕙田案以上敬授人時

日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場功治而春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注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司里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注期會也致其禁作)

蕙田案左傳國語所舉數條蓋周初以星象紀課侯之書與詩經合月合則又周末書也若堯典夏小正星象與此差一次中星豐之言古者堌周初爲古耳夫子亦云閒之特閒於周時有是語千載以上千載以下皆不同也單襄公所述時儆亦當謂周初之令非夏令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注氐亢長也日月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與四時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有所順天時以授民事建寅之月也正義曰以夏正建寅之月也日在營室者案四時成歲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一月度昏參中者案三統術立春昏斗中去日一度昏牽牛中去日九度在室一月度昏參中去日二度昏東井中去日六度在井二月度昏井中去日一度昏輿鬼中去日五度在井三月度昏柳中去日一度昏七星中去日五度在柳四月度昏張中去日一度昏翼中去日五度在張五月度昏軫中去日一度昏角中去日四度在軫六月度昏亢中去日一度昏氐中去日四度在亢七月度昏房中去日一度昏心中去日四度在房八月度昏尾中去日一度昏箕中去日四度在心九月度昏斗中去日一度昏牽牛中去日四度在箕十月度昏斗中去日一度昏虛中去日四度在斗十一月度昏危中去日一度昏室中去日四度在危十二月度昏營室中去日一度昏東壁中去日四度在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注弧星在斗九十一度)建星中旦(注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旦(注仲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月建卯也弧星在斗九十一度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注季春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月建辰也七星三統術在柳九度)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注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月建寅也參三統術在參一度)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旦(注仲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月建卯也弧星三統術在斗九度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注季春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月建辰也七星三統術在柳九度)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觜觿中旦(注孟夏者日月會于鶉尾而月建巳也觜觿三統術在參一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月建午也亢三統術在氐一度)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月建未也柳三統術在柳九度)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月建申也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月建酉也牽牛三統術在牽牛一度)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尾中旦(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月建戌也尾三統術在尾九度)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而月建亥也危三統術在虛一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注仲冬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月建子也東壁三統術在室一度)

季冬之月日在婁昏畢中旦(注季冬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月建丑之辰也畢三統術在畢一度)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注氐亢長也日月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與四時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有所順天時以授民事建寅之月也日在營室者案四時成歲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一月度昏參中者案三統術立春昏斗中去日一度昏牽牛中去日九度在室一月度昏參中去日二度昏東井中去日六度在井二月度昏井中去日一度昏輿鬼中去日五度在井三月度昏柳中去日一度昏七星中去日五度在柳四月度昏張中去日一度昏翼中去日五度在張五月度昏軫中去日一度昏角中去日四度在軫六月度昏亢中去日一度昏氐中去日四度在亢七月度昏房中去日一度昏心中去日四度在房八月度昏尾中去日一度昏箕中去日四度在心九月度昏斗中去日一度昏牽牛中去日四度在箕十月度昏斗中去日一度昏虛中去日四度在斗十一月度昏危中去日一度昏室中去日四度在危十二月度昏營室中去日一度昏東壁中去日四度在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旦(注仲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月建卯也弧星三統術在斗九度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注季春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月建辰也七星三統術在柳九度)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觜觿中旦(注孟夏者日月會于鶉尾而月建巳也觜觿三統術在參一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月建午也亢三統術在氐一度)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月建未也柳三統術在柳九度)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月建申也建星三統術在斗十五度)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月建酉也牽牛三統術在牽牛一度)

季秋之月日乍房昏中旦(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月建戌也尾三統術在尾九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注仲冬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月建子也東壁三統術在室一度)

季冬之月日在婁昏畢中旦(注季冬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月建丑之辰也畢三統術在畢一度)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注氐亢長也日月會於娵訾之辰也參三統術在參一度

明年卽少差其差甚微幾於不覺積之七十年而差及一度此日星相較有差非日躔於天有差也積歲餘益天周課於實理至若一歲小餘古强今弱一由日小輪徑差一由最卑動移說詳江氏永賀氏增損虛儀歲差乃未得其根而以法遷就似密實踈不足爲法

觀承案天行萬古無差日行旣一日一周天而適足於天無差則日亦無差矣其或之有差者新法謂星日移而東其差益在星也差在星則日本無差也然則星自移而東其差益在星也差在星則日本無差也然則星自移而東其差益在星也差在星則日本無差也然則星自

秦尚書觀象授時

四更子正二刻六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五更丑正初刻四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九分
攢點寅初二刻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四十九分
巳宮二十五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
一更戌正初刻七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八度三十分
二更亥初二刻七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四度十五分
三更子初初刻七分室宿第一星偏東五度十四分
四更子正二刻八分壁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三分
五更丑正初刻八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三分
攢點寅初二刻八分天囷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分
一更戌正初刻九分河鼓第二星偏東四度十分
二更亥初二刻三分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九分
三更子初初刻六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二十六分
四更子正二刻九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四分
攢點寅初三刻畢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十四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夜四十八刻十四分
一更戌初二刻八分牛宿第一星偏東二十度五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二十四分
三更子初初刻五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二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分婁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三刻二分女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六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三分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二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五分昴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三分天囷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夜四十八刻三分
一更戌初三刻一分女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二十四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五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午宮初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夜四十八刻十四分
一更戌初三刻一分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秋分辰宮初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夜四十八刻十四分
一更戌正初刻七分河鼓第二星偏東四度十分
二更亥初二刻三分虛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六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三度二十六分
四更子正二刻九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四分
攢點寅初三刻畢宿第一星偏西七度十四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初刻七分夜四十八刻三分
一更戌初三刻八分牛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十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五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分婁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三刻二分女宿第一星偏東二度三十六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二分
三更子初初刻四分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五分昴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三分天囷第一星偏東六度四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二刻八分牛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十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三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二分婁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四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二刻八分牛宿第一星偏東二度十分
二更亥初一刻十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十度二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十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六分虛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十分壁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四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四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二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五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五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八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八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六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六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七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七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七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六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六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八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八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五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五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九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九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四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三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三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一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二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二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二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一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一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三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三刻初分井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四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四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九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五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五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八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六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六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七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七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六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八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八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五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寒露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九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十九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四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大雪寅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正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三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正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一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二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正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二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一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正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三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五十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正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四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四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九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二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五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八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八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六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七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七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六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六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四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八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五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五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五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十九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四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六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三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三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七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一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二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二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八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二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一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九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三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四十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四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三十九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一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五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三十八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二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六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三十七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三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七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三十六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四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八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三十五分參宿第一星偏東四度十分
寒露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二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五分胃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十九分畢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二更亥初一刻六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三更子初初刻二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三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二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二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四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八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一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三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五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七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二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二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六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六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二十三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二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三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七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五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二十二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二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八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四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二十一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一刻一分危宿第一星偏西十六度四十五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十九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三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二十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二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二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八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一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一刻一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八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七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七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六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三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六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五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四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五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四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五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四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三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六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三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二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七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二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八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一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二十九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十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一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八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二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七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三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六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四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五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五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四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六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三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卯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七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二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初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八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一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三十九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攢點寅初一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二度十分
辰宮十五度日出卯正一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分
一更戌初初刻初分危宿第一星偏西一度十分
二更亥初初刻一分室宿第一星偏西十度十分
三更子初初刻一分婁宿第一星偏東五度九分
四更子正二刻四十一分奎宿第一星偏東七度十分
五更丑正初刻初分天囷第一星偏西六度十分

奉尚書觀象授時

續熙寅正三刻二分
右測中星考日躔以定歲差

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敍注冬至晝漏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奎婁秋分日在東井圍於角下弦于牽牛東井不言日躔星義可知也梅氏文集曰日行黃道有南至北至至則有之月之北至則陰律是也月之南至則陽律是也大月之陰陽律隨時變遷而必於春秋測之何期凡言至者皆要其數之所極則必有中數以爲之表如日道有南至有北至相差四十七度弱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已無定度又何以爲月道之中數乎惟春秋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度則其東出西沒及遇午之度並與赤道無殊於此測月可得陰陽律出入黃道之真度矣假如二分之昏旦月在其衝春分之望月亢在秋分之宿度則日没於酉正而月出於卯正而月没於酉正其出没方位必居卯酉正中與日相等然而或等焉或不等焉或有時而出没於酉正卯正之南則知其在陽律也有時而在卯正酉正之北則知其在陰律也又此時日之遇午也必與本處之赤道同高高謂冬夏二至日躔則月亦宜然然而月之遇午或有時而高於日度則知其去陰律也有時而卑於日度則知其在陽律也若月之出没在卯酉之正而不偏南北月之遇午一日軌之度而略無高卑則爲正當交道而有虧食故日惟秋可以測月也

又曰但以日軌爲主則春秋致月亦致日之儀事即於兩弦立說亦足以明若正言致月之理則必將詳考其交道出入之端與夫陰陽律遠近之距則兼望言之其義蓄也

問陰陽律之法於兩弦亦可用乎曰可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夏至尺五寸即土圭之定度也冬至景丈三尺益亦以土圭之度度之而知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柳星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土圭等又知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柳星則是月行冬夏二至日道也其半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微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陽律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律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律也然則陰陽律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敍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纔八尺景之進退也小陰律陽律之景有不循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律更無可疑即使是陽律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律已成確據即使是陰律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冬至之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

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陽律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律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律也然則陰陽律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敍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纔八尺景之進退也小陰律陽律之景有不循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律更無可疑即使是陽律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律已成確據即使是陰律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冬至之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

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律已成確據即使是陰律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冬至之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

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微之所測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陽律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律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律也然則陰陽律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敍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纔八尺景之進退也小陰律陽律之景有不循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律更無可疑即使是陽律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律已成確據即使是陰律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冬至之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律有陽律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而

兩節氣同一線也平面之周列時刻線以各節氣太陽出入為限又依京師北極出地度範為三角銅表置其中表體之全影指時刻表中之銳影指節氣此日晷之大略也星晷者治銅為柱上安重盤內盤鐫周天度數列十二宮以分節氣外盤鐫列時刻中橫刻一鍵用以窺星法將外盤于正初刻移對內盤節氣乃轉移銅盤北辰帝星與勾陳大星使兩星同見縫中即視盤面銳表所指為正時刻此星晷之大略也若夫筆遠鏡亦名窺筒其製虛管眉壘相套使可伸縮兩端俱用玻璃隨所視物之遠近以為長短不但可以窺天象且能攝數里外物如在目前至於日晷星晷皆用揩置得宜必須築臺以便安放

新法算引太陽在地平上人目可得而視謂之晝太陽漸隱地平之下人目無見則謂之夜是晝夜者全由八居以分隨方極出地若隨時太陽躔其宮其晝夜刻分皆可依法推算焉然而法算與日見恒異蓋太陽體大算法皆以體心出地為晝始而人目以一見日輪即為晝始又日出沒升降度有科正不同又地平各曜出沒之界受清蒙氣有變凡此皆非人目能辨故術家立有視差法也一晝一夜平分為十二時時各八刻一日十二時共刻九十有六此恒率也其晝夜永短遷遷之故則不但日行南陸北陸不同而已亦由北極出地高卑五異而永短因焉如赤道正過天頂之地兩極合於地平其晝夜均停絕無永短又極在天頂赤道與地平行其下晝夜亦無長短之變但太陽百八十日恒見百八十日恒隱平此外諸方各有永短順其一歲之中晝夜均停者四日擬算者引而伸之據四日之一日遂漸加減因得九十日之晝夜長短隨可以推終歲之數也晨昏者分晝分夜之二界也太陽將出未出數刻之前其光東發星光漸為所奪是名為晨太陽已入翅光返照亦經數刻始遍然滅盡是名為昏其暫分數亦因冬夏而分短長新法以日在地平下十八度內為晨昏之限但太陽行此十八度又各方各宮不等因有五刻七刻十刻之則若論極高七十二度以上之度則夏月晨昏相切絕至丙夜無甚贈黑也

欽定協紀辨方書曰出入之早晚晝夜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有二一由於日行之內外一由於人居之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春秋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戌子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二分前後黃道斜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

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之出入早晚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冬晝短自京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於北極之下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盛以半年為夜吳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以南與北極之下則南極當地平而晝夜常均矣赤道以南與北

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戌子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二分前後黃道斜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

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之出入早晚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冬晝短自京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於北極之下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盛以半年為夜吳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以南則南

蕙田案此强於戊寅弱於乾象

開元大衍術日法日通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乾實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七百七十九太歲差三十六太通法三千四十策實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蕙田案此强於李業興甲子元術弱於皇極術其歲差八十年有奇而差一度

寶應五紀術乾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二秒七十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三百四十二秒七十歲差十四秒七十策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策餘七千二十八通法千三百四十秒法百

蕙田案此即用麟德甲子元術更立歲差耳策實即麟德之期實通法即麟德之推法策餘滿通法得大餘五日小餘同麟德無異法也以萬萬通虛分滿通法得二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奇其歲差九十一年有奇而差一度

建中正元術乾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五秒二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二百八十秒二歲差十二秒二周天法千九十五策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三

蕙田案此强於皇極弱於麟德其歲差與五紀相近長慶宣明術謂通法曰統法策實曰章歲策餘曰通餘乾實曰象數秒法三百以乘統法曰分統象數九億二千四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九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虛分二千一百五十三秒二百九十九歲差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九分統二百五十二萬秒母三百章歲三百六萬八千七百五十通餘四萬四千五十五

蕙田案此强於宋元弱於戊寅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崇天術策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會元術策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純天術周天分四百二十八萬三千九十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一千九百一十餘六萬一千九百一十策法萬二千

七年而差一度

開禧術周天率六百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九秒一歲差二百五十一秒一歲率六百一十七萬二千八百八日法一萬六千九百

蕙田案此强於祖沖之甲子元術其歲差六十六年而差一度

統天術周天分四百二十八萬三千九十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一千九百一十餘六萬一千九百一十策法萬二千

蕙田案此强於紀元弱於正光其歲差七十三年過半而差一度

紀元術周天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會元術策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通軌術周天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正元術周天率一千四百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歲差五百二十五秒一十三秒法百統率三萬八千七百

蕙田案此强於乾道弱於紀元其歲差與紀元乾道相近

明天術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九分五百三十一秒母一萬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元史志〕庚午元術周天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元史志〕庚午元術周天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元史志〕大明術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八分九十九秒母一萬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一萬二百四十分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金史志〕大明術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八分九十九秒母一萬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一萬二百四十分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金史志〕大明術周天分一百九十一萬一百九十三分五百三十一秒歲差六十八分九十九秒母一萬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四十一萬二百四十分

蕙田案此强於明天弱於乾道其歲差七十五六年而差一度

〔元史志〕庚午元術周天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九十二秒九十八歲差六十八秒九十八秒母一百

衝近冬至而歲儀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甚在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則爲之說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行之行與小輪之改南歲前氣相距近高衝者歲實稍贏近最高者稍贏儀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可勿論也管見如斯遂不能强同爰引先生之言逐節疏論於下

梅氏文選答閻玉時以萬分爲日母其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至元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積至次年壬午歲前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若遠推前一年亦是如此歲實之數大略與授時並同

江氏永曰歲實爲算法大綱領得其眞確之數爲雜四分術以前無論已魏晉以後漸知一歲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隨時測驗一法必更一十分不久即有差此何以故恭步天者泥履端於始之義但以歲前冬至距今冬至計其小餘時刻併入大餘以爲歲實也次得經恆歲實宜於近春分時測之元至元時雪今歲春分距來歲春分苟得眞時刻則得眞歲實又以前後遠年刑準之春分計其日時分秒均之各歲則歲實之恆率確矣此何也太陽日有高卑而生盈縮近數百年間春分則平行行之處此以前以後顯有差忒甚微故所得歲實爲恆率者其數可以求其定猶之月必有平朔之策而後可求定朝也郭太史改法自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實數及正者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像其於歲實及之詳矣其求冬至也自兩千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戊寅冬至在庚申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辛巳冬至在己未日夜半後六刻（從甲子日起五十五日零六百分爲一元）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攷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八百一十九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減大明術二十一秒其二十五分爲今律歲餘合周之數愚以此二條攷之即郭氏當年所定之歲實已有微差積之於史又多弧矩其可以是爲消長之準乎夫一歲小餘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積之四歲正得九十七刻無餘無欠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則辛巳年冬至宜在己未夜半後五日庚申日夜半後一刻半則辛巳年冬至實在己未夜半後六刻半以此四年既皆實測所得則已多半刻矣以此準率爲準隨其時之最高衝與最高之行而進退焉冬至近高衝則兩歲冬至之距必少於平率今時歲差夏至近最高則兩歲夏至之距必少於平率今時歲差上考已往百年下攷前當時冬至實測時人轉兩期相距之若謂時必多當望時近月孛望時近人轉兩朔相望相距反是又古時大陽本輪均輸半徑之差大於今日則加減均數亦大而冬至歲實當更增至元辛巳間高衝約與冬至同度則歲實先大自丁丑至辛巳四年之間即有半刻之差而郭氏未之覺也以法除實得三千四百四十五分強以壬戌戊申景相較餘六分五釐爲法餘一分二釐半爲實以千戌戊申景相較六十四刻六十分以減距日四千六百刻餘四千五百六十五刻四十分折取其日二千一百八十加半日二刻七十分命壬戌算外得辛巳元時雪今歲春分距來歲春分苟得眞時刻則得眞歲實又以前後遠年刑準之春分計其日時分秒均之各歲則歲實之恆率確矣此何也太陽日有高卑而生盈縮近數百年間春分則平行行之處此以前以後顯有差忒甚微故所得歲實爲恆率者其數可以求其定猶之月必有平朔之策而後可求定朝也郭太史改法自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實數及正者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像其於歲實及之詳矣其求冬至也自兩千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戊寅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六刻半以此四年既皆實測所得則已多半刻矣以此準率爲準隨其時之差

二十七刻若用授時法先天遲至二十七八刻矣此豈可厚非大統乎

梅氏又曰然則消長必不可廢乎曰上古則不可知矣若春秋之日南至固可放歲而驗之然春秋以後有史籍可考者如漢三統曆以消長之法求之武數猶合若以景初曆以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三日以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二日以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一日以後天而於春秋且差半日以後天而於春秋且差四分之一日其在以前後天而於春秋不差者則其消長之法必無矣

江氏永曰春秋算法最疏實闕或疎密日食或不在朔則步冬至遣天可知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乙卯日已時定冬至在甲寅卽今此時小輪均數大能使定氣移前一日牛亦不過癸丑日之夜刻辛亥實先天二三日且定朔壬子亦非辛亥也昭公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南至以今法推此年平冬至壬辰定冬至辛卯當時推己丑亦先天二日且己丑爲此年正月朔安得爲二月也授時推僖五年冬至以旅儉長十九分乘距算一千九百三十五加於中積得辛亥日南至之支强爲此乘距算而非積漸而長亦因傳有辛亥日南至之文强爲此算以求合不知辛亥非實測也而書雲物出於卷暴天驗不非書雲未嘗言測景其推昭二十年冬至以十八乘距算一千八百零二則不得已丑而得戊子日戊初三刻其先天愈甚矣此二事一合一否皆不足爲據且既能上合一千九百餘年之冬至矣何以劉宋元嘉丙子十一月甲戌景長而推癸酉大明辛丑十一月乙酉冬至正寅天而推丙申此二事皆差八百餘年反先天一日豈非總分乘距算之法非法故失之乎

梅氏又曰然則統天授時之法同乎日亦不同也統天遠年遠差而長時消長之分以百年爲限則授時之法又不如統天矣

江氏永曰統天以距差乘躔差其失亦與授時等由其根本疏闊其數雖變疏覺不倫豈世子青總推法所以有所前改也

梅氏又曰夫必百年而消長一分未嘗不是乃以乘距算其數變疏覺不倫豈世子青總推法所以有所前改也

江氏永曰授時之誤勿論先生亦既譏之矣抑不唯如此而已年愈遠則失愈甚如推至春秋時一千九百年則歲餘二十四刻四十四分若一千九百零一年歲餘增一分此一分乘距算一千九百零一前一歲忽增一十九刻有奇則歲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十三刻有奇豈不甚可笑乎況又有遠於此者乎

梅氏又曰閏歲實消長之法既遠于古亦豈合於今乃今實測之冬又以爲消極而長其實消安在豈亦有所以差之故與

衛行已過冬至則用十一宮之均度分秒滅度加時筭減時則定冬至在冬至前後加時則定冬至在冬至後初宮之初度與十一宮之末度其均數最多雙爲時以加減於平時者亦最多故此處歲實極大皆最長之時也初宮若離初度稍遠則均漸少而雙時以減平時者亦稍少歲實亦稍減矣十一宮若離末度稍遠則均漸少而雙時以加平時者亦漸少歲實亦稍減矣故高衛行漸近冬至其均由少而多歲實正漸增以至於極也而此謂歲餘漸消高衛已過冬至其均由多而少歲實則由極少以漸減也而此謂復漸長豈非與實算相反乎蓂先生論消長不主平歲實爲根耳

梅氏又曰王寅旭以歲實消長者皆從冬至起算近地心其數漸不同故日行有遲速而其差亦不同春分前後冬至夏至前後其差亦不同秋分前後冬至夏至前後其差亦不同欲求之且日行不同矣其於晷漏亦不同欲求之則節節求之而後數度又且年年不同欲求之則年年求之而後數度又且年年有動此太陽盈縮後之數度又且年年有動此太陽盈縮後之數度又且年年有動此太陽盈縮後之

於平行二十分之一而者相較爲十分之一以此爲盈縮之宗而過此皆以漸而遞退焉此盈縮之法所由立也日日躔既每日有盈縮則歲周何以有常度日日行每日不齊而積盈積縮之度前後自相除補故歲周得有常度也（如考之古有微差其只論其今以授時之法論之冬至日行甚遠每日大較則實有常度）

一象限（古法周天四乙（爲九十一度三十分奇下同）謂之盈初限一度其盈日損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當春分前三日而行天一象限謂之盈末夫盈末之行每日不及一度而得爲盈者以其前此之積盈未經除盡總度猶過於平行故仍謂之盈若其每日細行固悉同縮初此盈末縮初可爲一法也試以積數計之盈初日數少而行度多其數爲二度四十分縮末日數多而行度少其數亦二度四十分以盈末之所少消盈初之所多則亦以半歲周之日行半周天之度而無欠度矣夫盈縮既皆以半歲周之一（其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刻奇）行半周天之度（即天行滿道與靜天相應者也）其度勻割而以地爲心太陽本天度亦勻割而其天不以地爲心故是有兩心之差而高卑卽矣是故夏至前後之行度未嘗遲也以其在太天之高半故去黃道近而離地遠遠則見其度小（謂太陽本天之度小而人自地上觀之遠於平行矣夫平行矣縮初盈末半周是太陽本天高遠故在本天之度小所以有縮也冬至前後之行度未嘗遠也以其在本天而在黃道不能離地遠近則見其度大（亦謂本天之勻度大而人自地上觀之遠於平行矣）而縮初盈末半周是太陽本天高遠故在本天行一度者在黃道退是則行不及一度有縮也冬至日行甚速每日行一度有奇歷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當春分前三日而行天一象限（古法周天四乙（爲九十一度三十分奇下同）謂之盈初限一度其盈日損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當夏至之日復行天一象限謂之盈末夫盈末之行每日不及一度而得爲盈者以其前此之積盈未經除盡總度猶過於平行故仍謂之盈若其每日細行固悉同縮初此盈末縮初可爲一法也試以積數計之盈初日數少而行度多其數亦二度四十分盈末日數多而行度少其數亦二度四十分以盈末之所少消盈初之所多則亦以半歲周之日行半周天之度而無欠度矣夫盈縮既皆以半歲周之一（其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刻奇）行半周天之度（即天行滿道與靜天相應者也）其度勻割而以地爲心太陽本天度亦勻割而其天不以地爲心故是有兩心之差而高卑卽矣是故冬至日行甚速每日行一度有奇而其縮日損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復當春分前三日而行天一象限謂之縮初此後則每日行一度有奇其縮日損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復當夏至日行甚遲每日不及一度而行天一象限謂之縮末夫縮末之行每日不及一度而得爲縮者以其前此之積縮未經除盡總度猶過於平行故仍謂之縮若其每日細行固悉同縮初此縮末縮初可爲一法也試以積數計之縮初日數多而行度少其數亦二度四十分縮末日數少而行度多其數亦二度四十分以縮末之所多消縮初之所少則亦以半歲周之日行半周天之度而無欠度矣夫盈縮既皆以半歲周之一（其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刻奇）行半周天之度（即天行滿道與靜天相應者也）其度勻割而以地爲心太陽本天度亦勻割而其天不以地爲心故是有兩心之差而高卑卽矣是故冬至日行甚速每日行一度有奇而其縮日損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復當春分前三日而行天一象限謂之縮初此後則每日行一度有奇其縮日損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刻復當夏至日行甚遲每日不及一度而行天一象限謂之縮末夫縮末之行每日不及一度而得爲縮者以其前此之積縮未經除盡總度猶過於平行故仍謂之縮若其每日細行固悉同縮初此縮末縮初可爲一法也試以積數計之縮初日數少而行度多其數亦二度四十分縮末日數多而行度少

別之一日本輪七政之平高卑是也一日均輪七政平高卑之輪上又有小輪以加減之爲定高卑此兩小輪相須爲用二而一者也一日次輪月五星距日有遠近而生異行故曰次輪而五星次輪則直稱之歲輪也

薑田案梅氏疏日行盈縮辯論不同心天及七政小輪最爲詳確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有留退其理一也舉日行而月五星皆可知矣梅氏之論實總七政之大綱故備述之

親承案日月五星雖統謂之七政其質五緯以日月爲主而月離又以日躔爲主故日躔定而七政始可齊也梅氏論日行盈縮舉日行而七政皆可知斯爲能挈其要洵不刊之論也

新法算引太陽之行黃道也論其積歲平分之數新法以天度計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所謂平行度分是也然平行齊而實行則固非齊矣冬至盈而夏縮矣所以然者蓋緣黃道與日輪天不同心而黃道之心即地球心是日輪天與地球不同心也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近遠不等距近即行疾疾則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盈每冬月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盈二分矣距遠即行遲遲則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每夏月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以較平行則縮二分矣盈縮每差若此豈可謂之齊乎終歲之間但達最高限最卑限二日平實二行度數惟一此外兩行之較日日不等新法因其或過或不及也故有加分減分謂之加減差蓋以有恆率之平行爲限而以加減差定之然後差而不差非齊而齊矣至論太陽之入某宮次以分節氣也亦有平實二算蓋算平行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爲一節氣乃一歲二十四平分之一耳若用躔度之日以算則冬夏不齊冬一節氣爲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一節氣爲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總由夏遲冬疾故其差如此

太陽天距地極遠之點謂之最高極近之點謂之最高衝亦名最卑此二點者乃盈縮二行之界古法於冬夏二至謂其恆在一點其實非也案古今諸測皆不齊古測最高在夏至前數度今則在後六度矣以此推知一年之內太陽自行四十五秒也

薑田案日行盈縮以高卑又謂之天心不及小輪之法推之極步算之巧妙梅氏謂小輪爲本法高卑因小輪而生誠確論也西人刻白爾又創橢圓立算專主不同心天與高卑意同合古今中西法雖各殊要以推日之實行求其密合耳既得實行則定氣可知定氣之名見於隋書明氣以此爲定恆氣非日實行不得爲定也其名蓋非漫設唐以後猶以恆氣註數而定氣止爲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

江氏永 春秋地理考實

江氏永曰案古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古聖所以奪羲和之法而後世不利之與也今既遵用閏月定四時而不改其閏時之理矣是故莫若隨人意所欲置閏而定之庶幾人意樂從而不厭矣。

江氏永曰案一月三節氣其閒有之今時必在冬月及定朔最大然後有此其或首尾皆節氣而中氣在月中也則去閏月尚遠其或首尾皆節氣而中氣在月中也則置閏在此月之前不以後月爲閏此於置閏之法初無所妨若一月之內只有一中氣更無妨閏月矣。

梅氏文鼎曰然非西法之始乃譯書者之識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月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器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

江氏永曰案定氣註數改憲之大者當時譯書者之失惟在星紀等名係在中氣耳若以定氣置閏後世必無追咎譯書者。

梅氏文鼎曰案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古聖所以奪羲和之法而後世不利之與也今既遵用閏月定朔而閏月定

觀承案考靈曜日短景尺三寸殊謬應是丈三尺耳

唐書志大衍術中氣誤曰中氣近於冬至積其實盈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法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法則壬子蔀首也距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證司天之罪周法得己丑二分殷法得庚寅一分殷法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法蝕朔差經亦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法也經所據者殷法也氣合于蔀歷德術專合于傳術合于蔀斯得之矣庚戌衰術月氣專合于蔀歷德術專合于傳術合于蔀斯得之故兩失之又命律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法使其數可傳于後考其餘朔不與殷法合及閏元十二年朔公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于經下不足以傳于後代蓋衰平閏治甲寅元術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律以非太初有司勃官有黃帝調律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法也漢自中興以來閱讖泄而考靈曜命律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閏分術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臣逢等言靈帝熹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蔀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遠術也魯法南至又先周法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信公五年辛亥爲十二月晦壬子爲正月朔又堆日餘審於殷法其以閏餘一爲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閏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劉昌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何有餘分新法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星極戊寅驫德術皆得甲申以元始律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二爲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星極術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爲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閏星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驫德術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法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爲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疎濶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蔀證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冬中較傳之南至則否元始律以爲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擾滓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爲南北之極而遲速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爲章歲而減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閒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冬立夏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考紀元以後諸術爲法加詳大抵不出中之之法新法積日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增者參考同異初非偶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爲定實誠大明術一十九刻二十分

附江氏永冬至權度

履躡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十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譌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晷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庵梅氏因之作春秋以求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權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各曰冬至權度俟知數者考焉

一論平歲實大閏太天有平行盈朒其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乎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古況之歲實脩之月有實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朒而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況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厝古今古又遷今統天術遠近距差隱差之法皆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僧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

一論最卑行 次日景高者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求不易盡至日氣正則一歲氣前從而正矣劉宋祖沖之嘗取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竄改經文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宋皇祐間周琮則取立冬立夏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考紀元以後諸術爲法加詳大抵不出中之之法新法積日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增者參考同異初非偶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爲定實誠大明術一十九刻二十分

附江氏永冬至權度

履躡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十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譌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晷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修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庵梅氏因之作春秋以求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權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各曰冬至權度俟知數者考焉

一論平歲實大閏太天有平行盈朒其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乎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古況之歲實脩之月有實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朒而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況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厝古今古又遷今統天術遠近距差隱差之法皆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僧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

一論最卑行 次日景高者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

泰尚書觀象授時

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是入曾皆有盈度而增減度之改爲定冬至也祖冲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郭氏時未極此理恒以冬至爲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朒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焉

一論輪徑差最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廣焉此差率出於恒差之外術家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余西劉宋大明五年測景求彼時兩半徑併後

右三事有考冬至之權度也大統以前術家莫能知勿庵梅氏亦言之未詳永藉爲補之而春秋以來冬至損率是考焉

梅氏文集曰春秋以來冬至多矣而所考只此者以其測驗之可據也律譜原載四十八事今考獻公在春秋前無信史可徵故闕之而以左傳僖公一條爲首實四十七事也併壬子庚辰四十八事

江氏永曰稽疑四十七事雖有信史可徵而術算與紀載未必無誤若左傳所記兩冬至先天未可信其由於實測後詳之魯僖公五年丙寅歲正月辛亥朔旦冬至唐開元大衍術辛亥正刻 辛亥申宋崇玄紀元衍正刻 大統術初二刻 宋統天術正刻 實正初刻 授時術辛亥正刻 實二刻 金重修大明術初二刻 元授時術辛亥正初二刻 實初正刻 宋統天術初二刻 實二刻 金重修大明術初二刻 元授時術辛亥正初二刻

江氏永曰傳載是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親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古術家皆謂至朔同日之年也今詳推之譌案考成康熙甲子天正冬至氣應七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爲七日十五小時四十一分十一秒上距僖公西寅二十三百三十八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六日五小時三十七分三十秒滿紀法去之餘一十六日五小時三十七分十七分三十秒轉減氣應 加一架減之 餘五十一日十小時十七分四十一秒年冬至乙卯已正初刻八分又案元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衡門景 景疑作晷 與冬至同度上距此年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朔四百年行七度則此年高衡在冬至前一宮三度四十八分於今法當加均一度八分變時一日三小時二十六分減平冬至猶是甲寅日卯時再約計是時小輪併徑加大其加均或能至一度二三十分之間變時一日十餘小時以減平冬至則定冬至亦止癸丑日亥子之間而已必不能戚至辛亥日壬子之間而當時誤推辛亥亦先天兩三日矣又算此月平朔定朔皆在壬子而當時誤推辛亥亦先天一日 春秋經命律序壬子朔張寶元術同 旨從實考之此年正月壬子朔二日癸丑冬至耳至朔何嘗同日乎張寶依命律序壬子朔冬至張冒元譜三日甲寅冬至傳亦不從命律序雖甲寅或稍後天然而曹元之春秋時王朝未必頒律各國自爲推步閏餘非次日精密差至二三日固無足怪魏晉以後術法漸明劉宋時景初術冬至猶後天二日則春秋時冬至之差不能正何能實測冬至與天腳合乎大衍宣明紀元重修大明斗分有多少故日名有合有不合若統天授時皆以活法求之又先已五一日失之愈遠矣同一左氏傳也丙寅之冬至則合已卯之冬至則違亦有見活法之有時窮矣由今觀之違者固非合者亦未盡是而元史立議乃以此至爲日度失行不亦誣乎

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乙亥歲十一月十五日戊辰景長大衍戊辰長辰長宣明戊辰長辰已紀元戊辰午 初三刻 戊辰已 授時 戊辰午 初一刻 江氏永曰史記冬至景長此是時用景初術推冬至準後天三日何承天上表言之太史令錢樂之言是年景初推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景極長今推此年亦冬至五日九小時四十五分一十一秒已巳初三刻 今 京師時刻減八分四秒 劉宋都當後魏陳留故此是時高衡約在平冬至前十四度太又小輸半徑差多於今加均減時不啻半日定冬至宜在戊辰與史合然均度不過三十餘分減時不能越十五小時戊辰日加時大約在酉半以後是以明年冬至當越六日甲戌景長六術推此年冬至非不得戊辰而加時皆早既在午刻以前明年安得甲戌景長乎

元嘉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二十六日甲戌景長 景初推 步二語殊無確據實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候羊則王朝原自須朔但魯君自不視朔耳今以左氏所載閏餘失次日月參差而委其故於王朝之不 至至元辛巳冬至 癸酉 未 申 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

江氏永曰今推此年平冬至一十日十五小時三十三分五十六秒甲戌日申初二刻四分是時加均減時不能越十五時是以定冬至亦在甲戌史紀此日景長必是實測而六術皆先一日癸酉其不能與天密合此已見其端矣又案後四年景長四年之間小餘平積二十日二十三時一十五分庚辰甲辰定冬至未至乙未則甲午必是夜子初幾刻是推此年甲戌必是子又曰唐一行譏云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正發斂皇極麟德開元術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閣短神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已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了未十八年乙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愚謂此年甲戌景長可推也而一行以爲日度變常非是

元嘉十五年戊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長十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申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申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小時一十一分二十六秒乙酉日實初初刻十一分定冬至以丙子蔵甲戌子正幾刻推之當在甲申午正前後之間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月二日壬辰冬至大衍初三刻己丑辰宣明己丑辰紀元己丑辰統天己丑初刻重修大明己丑辰授時己丑辰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九小時零一十一秒庚寅日已初初刻定冬至當在巳丑酉正前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一寸一分大衍甲午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午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三十一日十四小時四十八分五十六秒乙未日未正三刻四分加均減時定冬至當在子初幾刻減時幾有十五小時則加均約三十六分以當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推之而小輪半徑之差亦大略可知矣又案隋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注十三日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一寸一分初推二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至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江氏永曰今推此年平冬至三十六日二十小時三十七分四十六秒甲戌日申初二刻四分是時加均減時不能越十五時是以定冬至亦在甲戌史紀此日景長必是實測而六術皆先一日癸酉其不能與天密合此已見其端矣又案後四年景長四年之間小餘平積二十日二十三時一十五分庚辰甲辰定冬至未至乙未則甲午必是夜子初幾刻是推此年甲戌必是子又曰唐一行譏云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正發斂皇極麟德開元術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閣短神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已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了未十八年乙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愚謂此年甲戌景長可推也而一行以爲日度變常非是

元嘉十五年戊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長十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申未宣明甲申未紀元甲申未統天甲申酉重修大明甲申酉授時甲申酉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小時一十一分二十六秒乙酉日實初初刻十一分定冬至以丙子蔵甲戌子正幾刻推之當在甲申午正前後之間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月二日壬辰冬至大衍初三刻己丑辰宣明己丑辰紀元己丑辰統天己丑初刻重修大明己丑辰授時己丑辰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九小時零一十一秒庚寅日已初初刻定冬至當在巳丑酉正前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午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午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三十一日十四小時四十八分五十六秒乙未日未正三刻四分加均減時定冬至當在子初幾刻減時幾有十五小時則加均約三十六分以當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推之而小輪半徑之差亦大略可知矣又案隋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注十三日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至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一推此時小輪半徑差以本年高衝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大閼平行距平冬至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五十秒舊日躔加減差表蔵十八分四十八秒化作一千一百二十八秒爲一率以舊表兩心差三五八四爲二率又於壬戌經度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行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餘二十一分十秒化作一千二百七十秒爲三率求得四率四〇三五二爲此時兩小輪半徑併太陽本天一百萬本輪半徑三萬零二百六十四均輪半徑一萬零八十八由此可算其均度

一推乙酉日定冬至前壬戌日午正太閼平行十一宮七度七分二十秒至乙酉日子正二十二日半平行二十二度一十分三十八秒加入壬戌午正平行度此時平行十一宮二十九度一十七分四十八秒加高衝十四度十六分滿周天去之餘一十三度三十四分爲引數以此時兩小輪半徑併算之約加均度三十二分奇加入前子正平行在十一宮二十九度五十分未滿周天者十分爲時約四小時定冬至在乙酉子正後十六刻有奇當時以前後景折算乙酉日子正後三十一刻冬至約後天十五刻

以冬至前後日景折算取中求冬至時刻此法惟郭太史時可用其時高衝與冬至同度故也若大明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則冬至前之日近高衝太陽之行速而景之遞退也疾冬至後之日遠高衝太陽之行稍遲而景之漸短亦必稍緩雖前後之日景大略相同而中間所歷之時刻必不均當時欲以均數求冬至宜其後天十五刻也冬至前二日行較遲時刻宜減冬至後二十餘日日行較速時刻宜加若欲均之則折半必在所減之後故後天也

初衍法甚疎景初後天至三日猶幸與用景長推算遠天尚未甚遠又幸史冊紀載之詳去今千有餘年猶可細推其後天之時刻也郭太史所定歲周小餘一四二五者謂自大明壬寅距今一萬歲合得此數案此年下距至元辛巳八百一十九年以授時歲周積之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六十刻七十五分以辛巳天正冬至巳未日子正後六刻逆計之則當時冬至在乙酉日子正後五十四刻後天愈加多矣既不能與當時所測算者密合又爲百年長一之法以求合乎遠古之冬至以八百九十一歲乘所長之數而益之則此年冬至又在甲申日七十九刻太不又先天三十七刻乎以此知授時之歲餘非定率而統天之距差躔差授時之消長皆認法也此年冬至所關者距故考論加詳若大衍諸術先天愈多則無足論而授時指爲日度失行者總論之於後云

陳文帝天嘉六年乙酉歲十一月庚寅景長大衍庚寅宣明庚寅紀元庚寅統天庚寅重修大明庚寅授時庚寅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四十二日二小時二十六分二十一秒庚寅初初刻定冬至乙巳午初

十一秒庚寅初初刻定冬至當在甲午正初刻推之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小時一十一分二十六秒乙酉日實初初刻十一分定冬至以丙子蔵甲戌子正幾刻推之當在甲申午正前後之間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月二日壬辰冬至大衍初三刻己丑辰宣明己丑辰紀元己丑辰統天己丑初刻重修大明己丑辰授時己丑辰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九小時零一十一秒庚寅日已初初刻定冬至當在巳丑酉正前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午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午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三十一日十四小時四十八分五十六秒乙未日未正三刻四分加均減時定冬至當在子初幾刻減時幾有十五小時則加均約三十六分以當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推之而小輪半徑之差亦大略可知矣又案隋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注十三日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至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江氏永曰今推此年平冬至三十六日二十小時三十七分四十六秒甲戌日申初二刻四分是時加均減時不能越十五時是以定冬至亦在甲戌史紀此日景長必是實測而六術皆先一日癸酉其不能與天密合此已見其端矣又案後四年景長四年之間小餘平積二十日二十三時一十五分庚辰甲辰定冬至未至乙未則甲午必是夜子初幾刻是推此年甲戌必是子又曰唐一行譏云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正發斂皇極麟德開元術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閣短神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已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了未十八年乙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愚謂此年甲戌景長可推也而一行以爲日度變常非是

元嘉十五年戊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長十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申未宣明甲申未紀元甲申未統天甲申酉重修大明甲申酉授時甲申酉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小時一十一分二十六秒乙酉日實初初刻十一分定冬至以丙子蔵甲戌子正幾刻推之當在甲申午正前後之間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月二日壬辰冬至大衍初三刻己丑辰宣明己丑辰紀元己丑辰統天己丑初刻重修大明己丑辰授時己丑辰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九小時零一十一秒庚寅日已初初刻定冬至當在巳丑酉正前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午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午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三十一日十四小時四十八分五十六秒乙未日未正三刻四分加均減時定冬至當在子初幾刻減時幾有十五小時則加均約三十六分以當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推之而小輪半徑之差亦大略可知矣又案隋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注十三日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至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江氏永曰今推此年平冬至三十六日二十小時三十七分四十六秒甲戌日申初二刻四分是時加均減時不能越十五時是以定冬至亦在甲戌史紀此日景長必是實測而六術皆先一日癸酉其不能與天密合此已見其端矣又案後四年景長四年之間小餘平積二十日二十三時一十五分庚辰甲辰定冬至未至乙未則甲午必是夜子初幾刻是推此年甲戌必是子又曰唐一行譏云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正發斂皇極麟德開元術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閣短神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已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了未十八年乙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愚謂此年甲戌景長可推也而一行以爲日度變常非是

元嘉十五年戊寅歲十一月十八日甲申景長十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申未宣明甲申未紀元甲申未統天甲申酉重修大明甲申酉授時甲申酉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小時一十一分二十六秒乙酉日實初初刻十一分定冬至以丙子蔵甲戌子正幾刻推之當在甲申午正前後之間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己丑景長月二日壬辰冬至大衍初三刻己丑辰宣明己丑辰紀元己丑辰統天己丑初刻重修大明己丑辰授時己丑辰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九小時零一十一秒庚寅日已初初刻定冬至當在巳丑酉正前六術皆先天

元嘉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初十日甲午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甲午未宣明甲午未紀元甲午未統天甲午酉重修大明甲午申授時甲午申

江氏永曰推此年平冬至三十一日十四小時四十八分五十六秒乙未日未正三刻四分加均減時定冬至當在子初幾刻減時幾有十五小時則加均約三十六分以當時高衝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推之而小輪半徑之差亦大略可知矣又案隋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注十三日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己亥景長一寸一分二十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至大衍己亥戊酉宣明己亥戊酉紀元己亥戊酉統天己亥戊酉重修大明己亥戊酉授時己巳

明壬戌卯初二刻紀元壬戌寅初初刻統天壬戌寅初二刻重修大明壬戌寅初二刻授時壬戌辰初初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五十八日二十一時五十六分二十六秒壬戌亥初三刻十一分定冬至本日午間而史記辛酉朔冬至當時術誤推先天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大衍甲申午初初刻紀元甲申辰初初刻統天甲申午初初刻重修大明甲申午初初刻授時甲申巳初正三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五十八日二十一時五十六分二十六秒乙酉子正二刻四分長安里差二刻平冬至巳卯定冬至戊寅與前間一歲可考減時不啻十時定冬至當在甲申日未時而史謂乙酉景長誤

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景長大衍庚戌申初初刻紀元庚戌午初二刻統天庚戌酉初初刻重修大明庚戌未初初刻授時庚戌申初三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四十七日五時三十七分四十一秒辛亥卯初二刻八分定冬至庚戌日酉戌之間而謂辛亥景長亦誤

高宗龍朔二年壬戌十一月四日巳未至戊午景長大衍戊午初初刻紀元戊午寅初初刻統天戊午卯初初刻重修大明戊午辰初初刻授時戊午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己未巳初初刻十一分長安辰正二刻十一分此時加減時約十小時定冬至戊午夜子時是以戊午景長當時術推冬至己未而實測景長在戊午今推之果不爽也

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歲十一月壬申景長大衍壬申卯初初刻紀元壬申巳初初刻統天壬申辰初初刻重修大明壬申巳初初刻授時壬申午初一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八日一十八時三十三分五十六秒壬申酉正二刻四分定冬至辰時

高宗永淳元年壬午歲十一月癸卯景長大衍癸卯酉初初刻紀元癸卯酉初二刻統天癸卯酉初二刻重修大明癸卯酉初二刻授時癸卯酉初三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癸酉正二刻十一分臨安戊初初刻

夜子初一刻十分定冬至戊時案授時百年長一之率年遠則所加分漸驀其所定減餘刻下二十五分又失之太弱是以推遠年之冬至恆先天推近年之冬至恆後天及此聲脈定大衍授時二術之辭

一行守敬時其何說之辭

崇玄崇享三年甲申歲十一月丙申冬至大衍丙申夜子初三刻紀元丙申巳初初刻統天丙申巳初初刻授時丙申辰正二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酉正三刻十一分臨安戊初初刻

開

光宗紹熙二年辛亥歲十一月壬申冬至大衍癸酉寅初初刻宣明癸酉寅初二刻紀元壬申未初初三刻統天壬申午初初刻重修大明壬申未初初三刻授時申正一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至壬申午正初刻都臨安遲一刻午正一刻定冬至在巳未

寧宗慶元三年丁巳歲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大衍甲辰未初初刻紀元甲辰酉初二刻統天甲辰酉初二刻重修大明甲辰酉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一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八分臨安遲一刻夜子初初刻八分定冬至亥初三刻

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歲十一月甲戌日南至大衍丙子丑初初刻紀元丙子亥初初刻統天丙子亥初初刻重修大明丙子亥初初刻授時乙亥正一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酉正三刻十一分臨安戊初初刻

江氏永曰推此年冬至乙亥巳初三刻臨安巳正初刻定冬至約減五刻有奇在辰正二刻當時推甲戌術誤也

嘉定五年壬申歲十一月壬戌日南至大衍癸卯亥初初刻宣明癸卯亥初二刻紀元壬戌申初二刻統天壬戌申初二刻重修大明壬戌申初二刻授時未初二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辰未正初刻四分臨安遲一刻未正一刻定冬至四分有奇

理宗紹定三年庚戌歲十一月辛巳日南至大衍丁酉申初二刻宣明丁酉申初二刻紀元丁酉丑初初刻統天丁酉丑初初刻重修大明丁酉丑初初刻授時丙申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十一分臨安戊初初刻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庚辰日南至大衍庚午午初初刻紀元庚午午初二刻統天庚午午初二刻重修大明庚午午初二刻授時己酉戌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辰酉正二刻

開

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歲十一月甲戌日南至大衍丙子丑初一刻紀元丙子丑初二刻統天丙子丑初二刻重修大明丙子丑初二刻授時乙亥巳初一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未巳初初刻統天己未巳初初刻重修大明己未巳初初刻授時己未巳初一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未巳初一刻定冬至在酉正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歲十一月乙卯日南至大衍戊寅午初初刻紀元戊寅午初二刻統天戊寅午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寅午初二刻授時丁酉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理宗紹定三年庚戌歲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大衍己卯未初初刻紀元己卯未初二刻統天己卯未初二刻重修大明己卯未初二刻授時戊申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申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理宗寶祐元年癸丑歲十一月己巳日南至大衍庚辰申初初刻紀元庚辰申初二刻統天庚辰申初二刻重修大明庚辰申初二刻授時己酉戌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理宗紹定三年庚寅歲十一月丙申日南至大衍丁酉申初二刻宣明丁酉申初二刻紀元丁酉丑初初刻統天丁酉丑初初刻重修大明丙申亥初三刻授時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十一分臨安戊初初刻

理宗寶祐元年癸丑歲十一月丁卯日南至大衍戊辰午初初刻紀元戊辰午初二刻統天戊辰午初二刻重修大明戊辰午初二刻授時丁酉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理宗開慶元年己未歲十一月戊戌日南至大衍己卯未初初刻紀元己卯未初二刻統天己卯未初二刻重修大明己卯未初二刻授時戊申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申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理宗景定元年庚申歲十一月戊午日南至大衍己卯未初初刻紀元己卯未初二刻統天己卯未初二刻重修大明己卯未初二刻授時戊申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申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理宗景定三年壬戌歲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大衍甲辰酉初初刻紀元甲辰酉初二刻統天甲辰酉初二刻重修大明甲辰酉初二刻授時癸卯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歲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大衍甲辰酉初初刻紀元甲辰酉初二刻統天甲辰酉初二刻重修大明甲辰酉初二刻授時癸卯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度宗咸淳三年丁卯歲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大衍甲辰酉初初刻紀元甲辰酉初二刻統天甲辰酉初二刻重修大明甲辰酉初二刻授時癸卯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度宗咸淳六年庚午歲十一月戊午日南至大衍己卯未初初刻紀元己卯未初二刻統天己卯未初二刻重修大明己卯未初二刻授時戊申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申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度宗咸淳九年癸酉歲十一月丁卯日南至大衍戊寅午初初刻紀元戊寅午初二刻統天戊寅午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寅午初二刻授時丁酉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歲十一月丁卯日南至大衍戊寅午初初刻紀元戊寅午初二刻統天戊寅午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寅午初二刻授時丁酉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子夜半子初初刻紀元甲子夜半子初二刻統天甲子夜半子初二刻重修大明甲子夜半子初二刻授時癸卯亥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寅午正初刻紀元丙寅午正初二刻統天丙寅午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寅午正初二刻授時乙亥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亥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辰申正初刻紀元戊辰申正初二刻統天戊辰申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辰申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午子正初刻紀元庚午子正初二刻統天庚午子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午子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初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初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申丑正初刻紀元壬申丑正初二刻統天壬申丑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申丑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戌卯正初刻紀元甲戌卯正初二刻統天甲戌卯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戌卯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辰巳正初刻紀元丙辰巳正初二刻統天丙辰巳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辰巳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午未正初刻紀元戊午未正初二刻統天戊午未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午未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申酉正初刻紀元庚申酉正初二刻統天庚申酉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申酉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戌亥正初刻紀元壬戌亥正初二刻統天壬戌亥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戌亥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子子正初刻紀元甲子子正初二刻統天甲子子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子子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寅丑正初刻紀元丙寅丑正初二刻統天丙寅丑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寅丑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辰卯正初刻紀元戊辰卯正初二刻統天戊辰卯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辰卯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午巳正初刻紀元庚午巳正初二刻統天庚午巳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午巳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申未正初刻紀元壬申未正初二刻統天壬申未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申未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戌酉正初刻紀元甲戌酉正初二刻統天甲戌酉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戌酉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子子正初刻紀元丙子子正初二刻統天丙子子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子子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寅卯正初刻紀元戊寅卯正初二刻統天戊寅卯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寅卯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辰午正初刻紀元庚辰午正初二刻統天庚辰午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辰午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午申正初刻紀元壬午申正初二刻統天壬午申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午申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申酉正初刻紀元甲申酉正初二刻統天甲申酉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申酉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戌亥正初刻紀元丙戌亥正初二刻統天丙戌亥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戌亥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子丑正初刻紀元戊子丑正初二刻統天戊子丑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子丑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寅卯正初刻紀元庚寅卯正初二刻統天庚寅卯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寅卯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辰巳正初刻紀元壬辰巳正初二刻統天壬辰巳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辰巳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午未正初刻紀元甲午未正初二刻統天甲午未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午未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申酉正初刻紀元丙申酉正初二刻統天丙申酉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申酉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戌亥正初刻紀元戊戌亥正初二刻統天戊戌亥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戌亥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子子正初刻紀元庚子子正初二刻統天庚子子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子子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寅卯正初刻紀元壬寅卯正初二刻統天壬寅卯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寅卯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辰午正初刻紀元甲辰午正初二刻統天甲辰午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辰午正初二刻授時癸卯亥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癸卯亥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丙午酉正初刻紀元丙午酉正初二刻統天丙午酉正初二刻重修大明丙午酉正初二刻授時乙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乙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戊申亥正初刻紀元戊申亥正初二刻統天戊申亥正初二刻重修大明戊申亥正初二刻授時丁酉巳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丁酉巳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庚戌子正初刻紀元庚戌子正初二刻統天庚戌子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庚戌子正初二刻授時己酉戌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己酉戌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壬子丑正初刻紀元壬子丑正初二刻統天壬子丑正初二刻重修大明壬子丑正初二刻授時辛巳酉正三刻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定冬至在酉正二刻

開

江氏永曰此年冬至甲寅辰正初刻紀元甲寅辰正初二刻統天甲寅辰正初二刻重修大明甲寅辰

江氏永曰爲七政之主萬化之宗必無失行之理其兩心差之有改變亦必有恆率非失行也鄭氏於十事中以八事爲日度失行其說原於偁一行亦近誣矣其三十九事目以爲中未必果皆中也中其日矣未必中其時刻除至元庚辰歲密合天外惟近歲之冬至時刻極疾天推遠歲之冬至時刻極先天其故甚微非以權度細推其覺之

以前代諸術校之按時爲密慮

集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云

江氏永曰案授時固密而有未密者存

又曰術家最重識見日度失行之說極祕鄰一行守敬乃言之藏之史冊遺笑後人皆由推冬至無權度平歲實高衝行輪徑差三大節目闕疑未敢是以生此繆論不得不詳藏史文以爲鑒知者鑒

書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十一曰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古之言曆者皆以日行遲疾定一歲之節候而不知日行遲疾有進退歲歲不同積而爲差一行始以月行遲疾定一月之節候而不知月行遲疾有進退月月不同積而爲差日月行遲疾既不同則日月相會之處安得不參差乎

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所以謂之朔望若月行一日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差十七年差八月即以秋爲冬差二十五年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

春秋文公元年左氏傳於是閏三月非閏也注於未詳法閏當在時連歲者所歲盡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爲術之端者以舉正於中有運運而成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朔旦爲冬至有閏月則閏之於終稟而爲閏餘於終事則不悖閏而後歲無差閏餘於終事則不悖注閏時得氣之正閏餘乃成歲中有閏月則閏之於終稟而爲

寶應五紀術撰法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通法千三百四十四奇强於元嘉弱於祖冲之甲子元

四象之策二十九餘七百一十一

蕙田案四象策餘以萬萬通之滿通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奇强於魏德弱於景初

建中正元術撰法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通法千九十五四象之策二十九餘五百八十一

蕙田案四象策餘以萬萬通之滿通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三百六十奇强於正光弱於大業戊辰所定數

長慶宣明術撰法日章月通法日統法四象之策日合策章月二十四萬八千五十七統法八千四百合策二十九餘四千四百五十七

蕙田案以萬萬通合策餘滿統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五百二十三奇强於大業戊辰所定數弱於姜發甲子元術

景福崇元術撰法日朔實四象之策日平會朔實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三通法萬三千五百平會三十九餘七千一百六十三

蕙田案以萬萬通平會餘滿通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奇强於大衍弱於正光

五代史司天考王朴欽天術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秒二十八統法七千二百通法一百秒盈通法從分盈從日分朔策二十九分三千八百二十秒二十八

蕙田案以萬萬通朔策分秒滿統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四百四十四奇强於大業戊辰所定數弱於宣明

宋史志崇天術朔實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九樞法一萬五百九十朔策二十九餘五千六百一十九

蕙田案以萬萬通朔策餘滿樞法得五千三百有五萬九千四百九十奇强於欽天弱於宣明

唐書志傳仁均皮寅元術月有三大三小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術法詰仁均日平朔定期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蒂元紀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術爲通術矣仁均對曰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及時者赦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術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食朱御史中丞何承天徵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及延宗舊說治數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丑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初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及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書乃爲合朔冬至耳

大衍術合朔議曰虞喜日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邱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

元史志古法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遲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實遲以爲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亦未盡也自此以後月向日行又積弦策而距日一象限是爲下弦更積弦策而月復離日半周天與日對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術精思二十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宣仍舊貫外散騎侍皮延宗又難承天者晦朔定大小餘紀首俱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

北齊書方技列傳信都芳私撰書名爲靈憲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諠據甚繁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識者未就而卒

唐書志傳仁均皮寅元術月有三大三小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術法詰仁均日平朔定期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蒂元紀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術爲通術矣仁均對曰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及時者赦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術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食朱御史中丞何承天徵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及延宗舊說治數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丑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初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及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書乃爲合朔冬至耳

大衍術合朔議曰虞喜日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邱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

元史志古法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遲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實遲以爲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亦未盡也自此以後月向日行又積弦策而距日一象限是爲下弦更積弦策而月復離日半周天與日對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術精思二十

晦朔定大小餘紀首俱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

太史所上

北齊書方技列傳信都芳私撰書名爲靈憲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諠據甚繁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識者未就而卒

唐書志傳仁均皮寅元術月有三大三小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術法詰仁均日平朔定期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蒂元紀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術爲通術矣仁均對曰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及時者赦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術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食朱御史中丞何承天徵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及延宗舊說治數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丑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初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及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書乃爲合朔冬至耳

大衍術合朔議曰虞喜日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邱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

元史志古法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遲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實遲以爲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亦未盡也自此以後月向日行又積弦策而距日一象限是爲下弦更積弦策而月復離日半周天與日對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術精思二十

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圖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術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歎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術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盈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限厥後行又過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四度半强從是漸殺積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積七日行十二度微强向之盈者盡損而無餘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七日過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强向之盈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法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數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

朔望定弦則有時而後於常期故有加差焉有時而先於常期故有減差焉凡加差之因有二因於月度之盈大日行既遲於常度則月不能及一因於月度之盈大日行既遲於常度則不能及日二者皆必於常期之外更增時刻而後能及於朔望弦之度故時刻加也減差之因亦有二一因於日度之縮夫日行既緩於常度則月易及之一因於月度之速夫月行既速於常度則易及於日二者皆不待常期之至而已及於朔弦望之度故時刻減也乃若以日之盈遇月之遲二者皆宜有加差以日之縮遇月之疾二者皆宜有減差故盈縮與疾並爲同名而其度宜併若以日之盈遇月之疾在日宜加故盈與疾遲並爲異名而其度宜相減用其多者爲主也如上所論既以盈縮二差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則加減差之大致已定然而又有乘除者度也非時刻也故必以此所得之度分名加減之度分名相消之度分乘二爲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實每限之月行度爲法翻遲疾除之即變爲時刻而命之爲加減差矣以異乘同除之理言之月行遲疾行度則所積時刻爲八百二十分今加減之度有幾个遲疾行度則月行時刻亦當有幾个八百二十分故以此乘除而知加減差之時刻

新法算引太陰之行參錯不一推步難算爲力倍艱苟或分秒乖違交食豈能密合故必細審其行度所以然而後可立法致用也蓋月軌諸曜本旋之外行復多雜第一日平行一日十三度有奇但此行之界凡四一界是從某宮次度分起算此界定而不動二界爲本天之最高此非定界每日自順天右行七分有奇是月距本天最高一日爲十三度三分有奇也故其平行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爲一周已復於宮次度又必再行二十三刻有奇爲二十七日五十三刻始能及於本天之最高此行新法謂之月自行中法於此周謂之轉周一周謂之轉終其最高則行八年有奇而周天謂之月孛三界爲黃白二道相交之所所謂正交中交此界亦自有行乃逆行也自一百每日三分有奇則月平行距正交一日爲十三度十三分有奇至二十七日二十七刻滅交行之一度二十三分得二十七日十五刻

有奇月乃回於元界衛家謂之交終四界是與大閒去離太閒一日約行一度則太陰距太陽爲十二度十分有奇至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迺及太陽復與之會衛家謂朔策是也凡上弦朔每日爲二十四度有奇以不同心圓論出黃道外入黑道內入黑道也下弦朔每日爲二十三度有奇亦以不同心圓論出黃道外入黑道內入黑道也第二報益加減分云第二者益於朔望所加減分外再加再減故也此行中法所無以上太陰兩行新法定其軌轍不外三者均圓一不同心圓一小輪一然不同心圓與小輪名異而理實同衛家實以推算兩用互推所得之數正等也

各期後月久西見遲疾不一甚有差玉三日者其或有三一日月現行度現行爲疾段則疾見遲段則遲見一日黃道升降或斜或正正必疾見斜必遲見一日白道在緯南緯北凡在緯北疾見緯南遲見也此外又有極出地之不同黑白差請異所以遲疾難齊也

新法表異月與五星本輪之外皆有次輪所以行度益繁就月言之同心輪有本輪之心而右本輪又負次輪之心而左俱一周而復月復循次輪而右本輪又負次輪牛徑於本輪牛徑并之得五度弱爲二弦唯朔望月在本輪兩規不須次輪加減止一加減已足餘日則於一加減外另有二三均數多寡不等

右日月行遲疾

夏書九征惟時羲和顓覆厥德沉亂於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傳)瞽矇皆掌音樂官樂官知晝夜之長故以鼓警之嗇夫主田事知農時故以鼓趣之庶人衆民也百官各修其職以聽政令(傳)羲和尸厥官周知恆述于天衆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傳)政典夏后氏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律曆候天(傳)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傳)天動人隨若羲和不及時者殺無赦(傳)時謂日月星辰之會羲和掌其官有先後之差則其數或錯故無赦時謂日月合宿之處

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連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隸改篆爲隸書則變以代興無以代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注今長律推十一月辛丑二月庚申）

日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祿過也再失閏矣（注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月己酉四百三十六日今長律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左氏傳十一年爲一章章有二十一閏又從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七閏從襄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有五閏故爲歲有二十六閏也魯之司祿漸失其閏至此年又有日食之月以僖襄望之是酉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虛梁秀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頒置二閏則閏年春是今之九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注衛地承筐也魯地降今二月於日在降婁之次一名豕韋（注降婁之次一名豕韋）實受之（注次舍其餘陬）而其大皆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注八月衛侯辛卯宿辛）公曰諸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諸于日月之災

十有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伐用幣子韋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注月謂建巳正夏之月也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故六年也必以夏正數之）日月之會是謂辰弗從將有大咎正月朔之謂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日過分而未至（注過春分三辰也過其度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降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曰祝史正辭之謂也）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閏元二餘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閏元治律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暑固檢加時小餘最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暑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暑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律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律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難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是也故交必稽古史廣蝕深淺加時虧朓朏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律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律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辯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律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律道逆數常執中以候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覩諸掌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律數之誤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術常則合于數又月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食大半而日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

董生案日食雖云數有定而其爲天變固顯然者不知其數一定非也知其一定而不謹天變不加警惕亦非也唐時推日食猶未能密合又不知變差氣差等在尋常食法之外而亦其一定之故謬爲月變行五星禦侮之說弗知妄作矣其言里差則有可取畧識梗概而已

宋史志四正食差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遥交深則相薄所覩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若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繇交分正等同在南方今食期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覩有斜正理不可均

元史志術法蹤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朓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律陰律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

奉尚書覩象授時

不同人目高下邪道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統以來所載朔食無不合焉者合千古而無爽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亦非也唐時推日食猶未能密合又不知變差氣差等在尋常食法之外而亦其一定之故謬爲月變行五星禦侮之說弗知妄作矣其言里差則有可取畧識梗概而已

宋史志四正食差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遥交深則相薄所覩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若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繇交分正等同在南方今食期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覩有斜正理不可均

元史志術法蹤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朓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律陰律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差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統以來所載朔食無不合焉者合千古而無爽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董生案日食雖云數有定而其爲天變固顯然者不知其數一定非也知其一定而不謹天變不加警惕亦非也唐時推日食猶未能密合又不知變差氣差等在尋常食法之外而亦其一定之故謬爲月變行五星禦侮之說弗知妄作矣其言里差則有可取畧識梗概而已

宋史志四正食差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遥交深則相薄所覩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若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繇交分正等同在南方今食期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覩有斜正理不可均

元史志術法蹤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朓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律陰律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差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統以來所載朔食無不合焉者合千古而無爽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董生案日食雖云數有定而其爲天變固顯然者不知其數一定非也知其一定而不謹天變不加警惕亦非也唐時推日食猶未能密合又不知變差氣差等在尋常食法之外而亦其一定之故謬爲月變行五星禦侮之說弗知妄作矣其言里差則有可取畧識梗概而已

宋史志四正食差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遥交深則相薄所覩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若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繇交分正等同在南方今食期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覩有斜正理不可均

元史志術法蹤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朓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律陰律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

奉尚書覩象授時

朔既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統以來所載朔食無不合焉者合千古而無爽矣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二分二至日月各行天二十九日有餘故爲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遇二分等故爲同道）

董生案日食雖云數有定而其爲天變固顯然者不知其數一定非也知其一定而不謹天變不加警惕亦非也唐時推日食猶未能密合又不知變差氣差等在尋常食法之外而亦其一定之故謬爲月變行五星禦侮之說弗知妄作矣其言里差則有可取畧識梗概而已

宋史志四正食差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食分少交淺則間遥交深則相薄所覩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若非地中皆隨所在而漸異繇交分正等同在南方今食期多夏食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覩有斜正理不可均

元史志術法蹤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術加時必本于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朓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月追日及是爲一會交道之道有陽律陰律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

奉尚書覩象授時

各加一數以除限度則得九分八十餘秒也

崇禎四年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祿預推分秒時刻方位

秦言日食隨地不同期用地緯度算其食分多少用地經度推求先後算其加時早宴月食分秒海內華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臣從奧地圖約略推步開載各布政司月食初虧度分甚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則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交故月入闇虛十五分方爲食既更遠一十五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爲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術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預推順天見食二分一十二秒應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倒只京師見食不及三分不救蔑光厥言月食在夜加時早晚若無定據惟日食案晷定時無可憑就故立法踏窩此爲的證臣等纂輯新法漸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爲期尚遠此時不與監臣共見至成書後將何徵信且是食之必當測候更有說焉舊法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今此食既在日中而新法仍有時差者蓋以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申非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至加時正午乃得同度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南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固加時近午不加不減乎遞際此日又值此時足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刻驗數次乃可較勘盡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因此推彼他術皆然足以知學習之甚易三也節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南是其言至明光啟率監臣須默日晷謂寔滿用測高儀器測食甚日晷高瘦又于帝室中斜開一隙置寬簡鏡以測簡圓釐日體分數圖板以定食分其時刻高度悉合惟食甚分數未及二分于是光歇旨今食甚之度分密合則

經度里差已無煩更定矣獨食分未合原推者蓋因太陽光大能減月魄必食及四五分以上乃得與原推相合然此測用密室窺筒故能得此分數倘止憑目力或水盆照映則眩耀不定恐少倘不止此也

又曰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司天推當食不食諸術推算皆云當食夫于法則實當食而于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蓋日食有變差一法月在陰律距交十度强于法當食而猶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相參值實不失食而從八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願獨示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外則全見食也夫變差時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或無變爲有推步之難全在此等

五年九月十五日月食監推初虧在卯初一刻光欽推在卯初三刻回司推在辰初初刻三法異同致奉詰問至期測候陰雲不見無可徵驗光啟具陳三法不同之故言時刻之加減由于盈縮遲疾兩差而盈縮差舊法起冬夏至新法起最高最高有行分惟宋紹興間與夏至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雖一度有奇故未覺今最高在夏至後六度此兩法之盈縮差所以不同也遲疾差舊法只用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自行之外又有南次輪此兩法之遲疾差所以不同也至于同同又異者或由于圜應或由于里差皆實未曉其故總之三家俱依本法推步不能變法遷就也將來有宜講求者二端一曰食分多寡日食時陽晶見虧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矇侵每先見而後食其差至一分以上今欲灼見實分有近造窺筒日食時于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足索之上初虧至復圓分數真確靈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觀二體離合之際鄧鄧著明與目測迥異此定分法也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壺漏爲古法輪鐘爲新法然不若求端于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則諸術之牴牾密率未莫遁矣古今月食諸史不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亦無晦食者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差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可知高遠無窮之事必積時累世及稱見其端倪故立法者十有三室而守敬最優倘不能于法當食而猶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相參值實不失食而從八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願獨示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外則全見食也夫變差時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或無變爲有推步之難全在此等

五年九月十五日月食監推初虧在卯初一刻光欽推在卯初三刻回司推在辰初初刻三法異同致奉詰問至期測候陰雲不見無可徵驗光啟具陳三法不同之故言時刻之加減田于盈縮遲疾兩差而盈縮差舊法起冬夏至新法起最高最高有行分惟宋紹興間與夏至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雖一度有奇故未覺今最高在夏至後六度此兩法之盈縮差所以不同也遲疾差舊法只用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自行之外又有南次輪此兩法之遲疾差所以不同也至于同同又異者或由于圜應或由于里差皆實未曉其故總之三家俱依本法推步不能變法遷就也將來有宜講求者二端一曰食分多寡日食時陽晶見虧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矇侵每先見而後食其差至一分以上今欲灼見實分有近造窺筒日食時于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足索之上初虧至復圓分數真確靈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觀二體離合之際鄧鄧著明與目測迥異此定分法也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壺漏爲古法輪鐘爲新法然不若求端于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則諸術之牴牾密率未莫遁矣古今月食諸史不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亦無晦食者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

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差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可知高遠無窮之事必積時累世及稱見其端倪故漢至今千七百歲立法者十有三室而守敬最優倘不能于法當食而猶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相參值實不失食而從八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願獨示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外則全見食也夫變差時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或無變爲有推步之難全在此等

五年九月十五日月食監推初虧在卯初一刻光欽推在卯初三刻回司推在辰初初刻三法異同致奉詰問至期測候陰雲不見無可徵驗光啟具陳三法不同之故言時刻之加減田于盈縮遲疾兩差而盈縮差舊法起冬夏至新法起最高最高有行分惟宋紹興間與夏至同度郭守敬後此百年去雖一度有奇故未覺今最高在夏至後六度此兩法之盈縮差所以不同也遲疾差舊法只用一轉周新法謂之自行輪自行之外又有南次輪此兩法之遲疾差所以不同也至于同同又異者或由于圜應或由于里差皆實未曉其故總之三家俱依本法推步不能變法遷就也將來有宜講求者二端一曰食分多寡日食時陽晶見虧每先食而後見月食時游氣矇侵每先見而後食其差至一分以上今欲灼見實分有近造窺筒日食時于密室中取其光景映照足索之上初虧至復圓分數真確靈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觀二體離合之際鄧鄧著明與目測迥異此定分法也一曰加時早晚定時之術壺漏爲古法輪鐘爲新法然不若求端于日星晝則用日夜則任用一星皆以儀器測取經緯度數推算得之此定時法也二法既立則諸術之牴牾密率未莫遁矣古今月食諸史不載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其疏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亦無晦食者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

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差至四五刻者當其時已然可知高遠無窮之事必積時累世及稱見其端倪故漢至今千七百歲立法者十有三室而守敬最優倘不能于法當食而猶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相參值實不失食而從八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爲遠實不得食願獨示京爲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外則全見食也夫變差時時不同或多變爲少或少變爲多或有變爲無或無變爲有推步之難全在此等

體旁日暈若干月食時月體入地景若干也其法以日月兩半徑較太陰距黃道度分得其大小次求二曜距交遠近與古法不異第日月各有最高庳景徑因之小大黃白距度有廣狹食限爲之多少至於日食三差尤多曲折此爲異矣

欲定本地之日食分必先定本地之蒙氣差以限本地之視徑又宜累驗本地之食分加時然後酌量消息蒙差視徑可得而定也今所考東酌定者太陽在最高視徑三十一分三十〇秒在最庳視徑三十四分四十〇秒地景最小者四十三分最大者四十七分日月行最高最庳處之間視徑亦漸次不一食限者日月行兩道各推其經度距交若干爲有食之始也而日與月不同月食則太陰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以其兩視半徑較白道距黃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食限若干日食則太陽與太陰相遇雖兩周相切其兩半徑未可定兩道之距度爲有視差以之相加而得距度故特論半徑則日食之二徑狹月食之二徑廣論日食之限反大于月食之限以視差也

太限食限表中地景半徑最大者先定四十七分太陰半徑最大者一十七分二十〇秒并得一度〇四分二十〇秒日月兩道之距在此數以內可有月食可食者可以此距度推其相值之交常得一十二度二十八分爲月食限推法最大距度四十八分與景限九十度若距度與交常之弧也其最小者地半景定四十三分月半徑一十五分一十五秒并得五十八分一十五秒若距度與之等者依前法推交常度得一十一度一十六分此限以內月遇景必有食也（必食者無不食也）抑此兩者皆論實望時之食限耳若論平望其限尤寬

大陽食限表中大陽之最大半徑一十五分三十〇秒太陰之最大半徑一十七分二十〇秒并得三十二分五十〇秒所謂二徑斯半也以此推相值之交常爲六度四十〇分是太陽不論視差不分南北正居實會之食限也第日食不在天頂即有高庳視差大陰每偏而在下交會時以此差故或就近於太陰或移遠隨地隨時各各不齊安得以實度遽定日食之限矣測太陰交食時最大高庳差得一度〇四分（即距五十一減太陽太最大高庳差三分餘一度〇一分此月食時最大之方也）

弧因距弧生距時即古法之加減差也平朔既有進退矣則此進退之時刻內亦必有平行之數故各以加減平行而爲實引也實引既平引則其均數亦異故又有實均以生實距弧及實距時也夫然後以之加減平朔而爲實朔也平朔古云經朔實朔古云定朔然古法定朔即定于加減差定盈縮定遲疾則惟于算交食用之而西法用于定朔此其徵異者也朔有進退則交周亦有進退故有實交周朔交古法亦有定交周其法相同

問平朔者古經朔也實朔者古定朔也何以又有視朔曰此測驗之理因加減時得之古法所無也何以謂之加減時曰所以求實朔時太陽加時之位也時刻有二其一爲時刻之數其一爲時刻之位凡布算者稱太陽右移一度稍弱爲一日此則天行之健依赤道而平轉其數有常于是自子正歷丑寅復至子正因其運行之一周而均微之爲時爲刻辨候以求中積所謂時刻之數也凡測候者稱太陽行至某方位爲某時爲某刻此則古盧之體依赤道以平分其位一定于是亦自子正歷丑寅復至子正因其定位之一周而均分之爲時爲刻以測加時以候凌犯所謂時刻之位也之二者並宗赤道宜其同矣然惟二分之日黃赤同點經緯重合則數與位合所謂時刻之數太陽即居本位不用加減時其過此以往則二分復有加分加分者太陽所到之位在實時西二至後有減分減分者太陽所到之位在實時東也然則所算實朔尚非實時乎曰實時也實時何以復有此加減曰正惟實時故有此加減若無此加減非實時矣蓋此地平上高弧而故高弧雖有高下加減平準多近天頂少而獨與實時相應但所得實時入某節氣或在分至以後時亦同是與實時相應也故求加減時者本之實時而欲辨實時之真者亦即徵諸加減時矣其以二分後加二至後減何也曰升度之理也凡二分以後黃道斜而赤道直故赤道升度少升度少則時刻加矣二至以後黃道以履圜大度行赤道殺狹之度故赤道升度多升度多則時刻減矣　加減時即覘時也

泰尚書觀象授時

一日用時其實朔時一日平時加減時之用有二其一加減實時爲覩時則施之測驗可以得其正位其一反用加減以變覩時爲實時則施之推步可以得其正算然其理無二故其數亦同也古今測驗而得者蓋以太陽所到之位爲時故曰加時言太陽加臨其地也然則皆覩時而已

月距地者何朔月天之半徑也月天半徑而謂之距地者地處天中故也地恆處天中則半徑宜有恆距而時時不同者生于小輪也月行小輪在其高度則距地遠矣在其卑度則距地近矣每度之高卑各異故其距地亦時時不同也

日半徑月半徑者言其體之視徑也論其眞體日必大于月然細測之則其視徑亦時時不等此其故亦以小輪也日月在小輪高處則以遠目而損其覩徑在其卑處則以近目而增其覩徑矣并徑者日月兩半徑之總數也兩半徑時時不同故其并徑亦時時不同而食分之深淺因之虧復之距分因之又

總時者何也以求合朔時午正黃道度分也何以不言度而言時以便與覩朔相加也然則何不以覩朔變爲度曰日實度者黃道度也時分者赤道度也若以覩朔時變赤道度亦必以日實度變赤道度然後可以相加今以日實度變爲時即如預變赤道矣此巧算之法也其必欲求午正黃道何也曰以求黃平衆限也何以爲黃平衆限曰以大圈相交必互相均剖爲兩平分故黃赤二道之交地平也必皆有半周百八十度在地平之上大圈故其勢如虹若中剖虹腰則爲半周最高之處而兩旁各九十度故謂之九十度限也此九十度限黃赤道並有之然在赤道則其度常居正午以其兩端交地平常在卯正酉正也黃道則不然其九十度限或在午正之東或在午正之西時時不等惟二至度在午正則九十度限亦在午正與赤道同法此外則無在午正者而且時時不同矣其兩端交地平亦必不常在卯正酉正赤道二至度在午正爲九十度限則其交地平之處加二分黃赤道之交于地平必一端在赤道之外兩居卯酉兩端在赤道之內兩居卯酉兩一端在赤道之外兩居卯酉兩一端在赤道之內兩居卯酉兩時不等故也黃赤交地平在卯正酉正之東則平分故也若東交地平在卯正西交地平在酉正之東則偏于午正之西若東交地平在卯正之東則偏于午正之西皆九十度限于午正之東則偏于午正之西皆九十度限于午正之西皆九十度限于午正之東則偏于午正之西皆九十度限于午正之東則偏于午正之西皆九十度限于午正之東則偏

故以氣差減也若月實繞在黃道南則與黃道實近者視之若遠等故以氣差加也玉若氣差反大于實緯則月雖實在黃道北而視之若在南故其氣差內減云在北之實緯而用其餘數爲在南之視緯也

并徑減距者何也并徑所以定食分減距所以定不食之分也距者何也朔視緯也并徑則日月兩半徑之合數也假令月行黃道北其北緯與南北差同則無視緯可減而并徑全爲食分其食必既其食既則皆有距緯之減而距大者所減多其食必深距小者所減少其食必深是故并徑減餘之大小即食分之所由深淺也若距緯大于并徑則日月不相及或距緯等于并徑則日月之體相厓而遇不能相掩必無食分矣并徑內又先減一分何也曰太陽之光蕩大故人所見之食分必小于真食之分故預減一分也然則食一分者即不入算乎曰非也并徑之分皮下分也每一分（每六十分太陽全徑十平分之假令求太陽全徑三十分則以三爲一分是故并徑所減之一分于食分只二十餘秒間日月兩半徑時時不同則食分何以定曰半徑雖無定而比例則有定但以并徑減餘與太陽全徑相比則分數親矣（分太陽全徑爲十分即用諸數以求後一小時之距之法）

分定其所食爲有時太陰徑小于太陽則雖兩心正相掩而四面露光術家謂之金環是其并徑亦小于太陽全徑雖無距緯可減而不得有十分之食故也

日食月行分者何也乃自朔至甚之月行度分也（自朔至甚其法以并徑減一分常爲弦規緯常爲句句弦求股即得自食甚距朔與復之月行度分矣

前總時何也即食甚前一小時之午正度也得此午正度即可得諸數以求前一小時之時差謂之前時差與真時差之差分即視行與實行之差分故以差分加減實行得視行也假如日在限西而前時差太于真時差是初虧所加多而食甚所加反少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小矣時刻小則行分大故以差分加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西而前時差小于真時差是初虧所加少而食甚所加漸多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大矣時刻大則行分小故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

相應者則返減減惟一法減者爲損而小也蝕若白道與黃道相逆者則恒加加者多變遂有異號之用矣九者角增而大也增之極以上遞至既而缺向是故限西黃道皆西下而東高限東黃道皆西高而東下此黃道低昂之勢因黃平象限而異者也而白道正交即宮十一宮也初交也自黃道南而出于其北亦爲西下而東高黃道牟周在地平上者偏于東南以南爲下北其上者偏于西北以北爲上正交白道自南而北如先在黃道之下而出于其西下而東高也白道中交古法之中交也即自黃道北而出于其南亦爲西高而東下日道自其下復出之黃道爲西高而東下而出于其東下復出之黃道爲西高而東下而也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東日食中交而在限東是爲相順相順者率于交角減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小矣角愈小者東西差愈大故低昂之勢增甚而其向不易也（限西黃下東高而西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則向西之角度變小而差西高東下而東之角度變大其時刻遲者盈遲交限東黃道本西高東下而中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高東下則向東之角度變小而差東之度增大其時刻早者盈早交限東黃道本西下東高而中交白道爲東下西高而向西之角度變大其時刻早者盈早交限西黃道本西下東高而中交白道爲西下東高而向東之角度變小而差西之度增大其時刻遲者盈遲交限西黃道本西下東高而中交白道爲東下西高而向東之角度變大而差東之度減小其時刻遲者盈遲）而且增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東日食中交而在限西是爲相逆相逆者率于交角加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大矣角愈大者東西差愈小故低昂之勢漸平而甚或至于異向也限東黃道本西高東下而正交白道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向東之角差東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東之角漸大而差東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而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大而差西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小而差西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乎至加減象限以上則向西者反差向東時刻宜遲者反差向早矣

凡東黃道交角爲見食甚早晚之根如上所論定交角所生之差與黃道交角無一同者則欲定眞時刻非定交角不可也若但論黃道交角時刻不眞矣凡東西差與南北差互相爲消長而南北差即食分多少之根如上所論則欲定食分非定交角不能也但論黃道交角分亦誤矣

右日月交食

秦尚書觀象授時

度何也日取整數也古測黃白大距爲六度（以西度遇之得五度五十四分奇）

西測只五度奇而至于朔望又只四度五十八分牛今論交角故厤用整數也若用弧三角法求白道限度所在及其多寡算交食必在朔望可得交角無數然所差不又必在交前交後故也問五度加減何以有異統不異號之殊曰近交時白道與黃道低昂異勢者也（惟月在半交能如二至黃道之與赤道平行也若交前交後斜穿黃道而過不能與黃道平行亦如二分黃道之斜遇赤道也故低昂異勢）然又有原逆之分而加減殊焉其白道斜行之勢與黃道相順者則恒加加者多變遂有異號之用矣九者角增而大也增之極以上遞至既而缺向是故限西黃道皆西下而東高限東黃道皆西高而東下而也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西日食中交而在限東是爲相逆相逆者率于交角減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小矣角愈小者東西差愈大故低昂之勢增甚而其向不易也（限西黃下東高而西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則向西之角度變小而差西高東下而東之角度變大其時刻早者盈早交限東黃道本西下東高而中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高東下則向東之角度變大而差東之度減小其時刻遲者盈遲交限西黃道本西高東下而中交白道爲東下西高而向東之角度變小而差西之度減大其時刻遲者盈遲）而且減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東日食中交而在限西是爲相逆相逆者率于交角加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大矣角愈大者東西差愈小故低昂之勢漸平而甚或至于異向也限東黃道本西高東下而正交白道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向東之角差東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東之角漸大而差東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而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小而差西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大而差西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乎至加減象限以上則向西者反差向東時刻宜遲者反差向早矣

凡東黃道交角爲見食甚早晚之根如上所論定交角所生之差與黃道交角無一同者則欲定眞時刻非定交角不可也若但論黃道交角時刻不眞矣凡東西差與南北差互相爲消長而南北差即食分多少之根如上所論則欲定食分非定交角不能也但論黃道交角分亦誤矣

右日月交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秦尚書觀象授時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虧所減多而食甚所減漸少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大矣時刻大者行分小故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東而前時刻大者行分小故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東而前時差小于眞時差是初虧所減少而食甚所減反多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小矣時刻小者行分大而行分變大而行分變小（行分變大而行分變小者食甚之時差減實行爲視行食甚定交角滿象限不用差分也食甚在限度即無食甚時差無可相較故初虧徑用前時差復圓徑用後時差又食甚在限度則初虧距限東而前時差恒加減時差則初虧差而早加時差則復圓差而遲其距食甚之時刻並變而大也時刻大者行分小故皆減實行爲視行（徑用食甚之時差食甚之刻分并皆分者初虧距食甚之時刻也用上法得視行爲食甚前一小時之數而初虧原在食甚前則其比例爲視行之于一小時食甚時刻爲復圓時刻

九十度限爲宗而加減四之變矣周白道亦有九十度限孛日以大圈相交創之理視之則宜有之矣何則月行日道亦分十二宮則亦爲大圈其交于地平周在地平上則其祈平之度必爲白道最高之度而亦可名之爲九十度限矣或可名爲極度限若從天頂作高弧過此度以至地平則成十字正角而其四圈必上過白道之極度而亦可名之爲九十度限矣或可名爲極度限（若從天頂作高弧過此度以至地平則成十字正角而其四圈必上過白道之極度而亦可名之爲九十度限矣或可名爲極度限）若從天頂作高弧過此度以至地平則成十字正角而其四圈必上過白道之極度而亦可名之爲九十度限矣或可名爲極度限）

故以差分加實行爲視行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東而前時差小于眞時差是初虧所減多而食甚所減少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小矣時刻小者行分大故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東而前時差大于眞時差是初虧所減少而食甚所減多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大矣時刻大者行分小故以差分加實行爲視行

食分必小于眞食之分故預減一分也然則食一分者即不入算乎曰非也并徑之分皮下分也每一分（每六十分太陽全徑十平分之假令求太陽全徑三十分則以三爲一分是故并徑所減之一分于食分只二十餘秒間日月兩半徑時時不同則食分何以定曰半徑雖無定而比例則有定但以并徑減餘與太陽全徑相比則分數親矣（分太陽全徑爲十分即用諸數以求後一小時之距之法）

分定其所食爲有時太陰徑小于太陽則雖兩心正相掩而四面露光術家謂之金環是其并徑亦小于太陽全徑雖無距緯可減而不得有十分之食故也

日食月行分者何也乃自朔至甚之月行度分也（自朔至甚其法以并徑減一分常爲弦規緯常爲句句弦求股即得自食甚距朔與復之月行度分矣

前總時何也即食甚前一小時之午正度也得此午正度即可得諸數以求前一小時之時差謂之前時差與真時差之差分即視行與實行之差分故以差分加減實行得視行也假如日在限西而前時差太于真時差是初虧所加多而食甚所加反少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小矣時刻小則行分大故以差分加實行爲視行若日在限西而前時差小于真時差是初虧所加少而食甚所加漸多也以此求虧至甚之時刻則變而大矣時刻大則行分小故以差分減實行爲視行

相應者則返減減惟一法減者爲損而小也蝕若白道與黃道相逆者則返加加者多變遂有異號之用矣九者角增而大也增之極以上遞至既而缺向是故限西黃道皆西下而東高限東黃道皆西高而東下而也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東日食中交而在限西是爲相順相順者率于交角減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小矣角愈小者東西差愈大故低昂之勢增甚而其向不易也（限西黃下東高而西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則向西之角度變小而差西高東下而東之角度變大其時刻早者盈早交限東黃道本西下東高而中交白道又北黃道爲西高東下則向東之角度變大而差東之度減小其時刻遲者盈遲交限西黃道本西高東下而中交白道爲東下西高而向東之角度變小而差西之度減大其時刻遲者盈遲）而且減假如日食正交而在限東日食中交而在限西是爲相逆相逆者率于交角加五度爲定交角是角變而大矣角愈大者東西差愈小故低昂之勢漸平而甚或至于異向也限東黃道本西高東下而正交白道北黃道爲西下東高向東之角差東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東之角漸大而差東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而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小而差西度減小時刻差早者亦漸平若加減象限則向西之角漸大而差西度增大時刻差遲者亦漸大乎至加減象限以上則向西者反差向東時刻宜遲者反差向早矣

凡東黃道交角爲見食甚早晚之根如上所論定交角所生之差與黃道交角無一同者則欲定眞時刻非定交角不可也若但論黃道交角時刻不眞矣凡東西差與南北差互相爲消長而南北差即食分多少之根如上所論則欲定食分非定交角不能也但論黃道交角分亦誤矣

右日月交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秦尚書觀象授時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

星與紫女伏閉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鷄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鷄

薄田案三統術推武王克商之歲歲星及辰星所在與國語合五星惟歲星見於經傳獨多蓋古人用以紀歲然亦僅約其大率非實測其伏見之行此云星在天鷄訊子駿以五步求之得是歲天正冬至日辰星伏于婺女正當天鷄之首然則五緯之伏見古人亦必有推步之術今不可考矣

晉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注謂晉僖公五年重耳處狄時歲在大火君以辰出面以參入必獲諸侯（注辰大火也參伐也）

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塋人塋人畏人眾土以與之子犯曰天事必象于人人以命天復於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注歲在壽星鶉尾也鶉尾之次大火在其中也後十一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在鶉火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在鶉火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歲在鶉火二十七

常躔兩次所云歲在某次者以通率約之非歲內常居此次也襄公二十八年以三統法推之已入星紀宮之二十七度又星行有遲疾不同其遲次而在元枵理所應有至其占驗之法則未之詳焉

襄公三十年左氏傳於子鮹之卒也(注在十九年)裨竈言鄭伯有氏其門上有蒼子羽曰其蒼頡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也周七月降婁中而旦(注降婁奎也周七月當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竈指之曰(注竈裨竈鄭大夫)鄭其火也今茲火出而章(注章明也)後三年(注後三年謂二十二年)而周(注周謂十二年)一終(注終謂歲星)星又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十五年)而後火入(注入謂伏)星(注星謂大火)入而章(注章明也)又三年(注謂二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營室也)其(注其謂歲星)又三年(注謂三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三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三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四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四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四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四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五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五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五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六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六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六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七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七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七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七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八十二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八十五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八十八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九十一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九十四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九十七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百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百三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百六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百九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百十二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百十五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百十八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百二十一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百二十七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百三十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百三十三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百三十六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百三十九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百四十五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百四十八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百五十一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百五十四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百五十七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百六十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百六十三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百六十六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百六十九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百七十二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百七十五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百七十八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百八十一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百八十四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百八十七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百九十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百九十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百九十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三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六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九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十二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十五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十八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二十四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二十七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三十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三十三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三十六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三十九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四十二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四十五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四十八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五十一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六十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六十三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六十六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六十九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七十二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七十五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七十八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八十一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八十四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百八十七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九十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九十三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百九十六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三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三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四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四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五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五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六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六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七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七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八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八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九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九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七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一千九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七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八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二千九百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三十九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四十二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四十五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四十八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五十一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五十四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三千五十七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六十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六十三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六十六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三千六十九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四千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三年)歲星在壽星(注壽星角亢也)又三年(注謂四千六年)歲星在大火(注大火氐房心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九年)歲星在析木(注析木尾箕也)又三年(注謂四千十二年)歲星在星紀(注星紀斗牽牛也)又三年(注謂四千十五年)歲星在玄枵(注玄枵婺女也)又三年(注謂四千十八年)歲星在娵訾(注娵訾虛危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二十一年)歲星在降婁(注降婁奎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二十四年)歲星在大梁(注大梁昴畢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二十七年)歲星在實沈(注實沈參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三十年)歲星在鶉首(注鶉首井鬼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三十三年)歲星在鶉火(注鶉火柳星張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三十六年)歲星在鶉尾(注鶉尾翼軫也)又三年(注謂四千三十九年)歲星在

問諸家多以五星自行度爲距日度然乎曰自行度生于距日遠近然非距日之度何也星在黃道有順有逆有遲其距太陽無一平行而自行度終古平行故但可謂之距合伏之行而非距日之度也此在中土舊法則爲段目其法合計前後兩合伏日數以爲周率周率析之爲疾行遲行退行及留而不行諸段之目疾與遲皆有順行度數退則有逆行度數其度皆黃道上實度也何衛不然其法則以前合伏至後合伏成一小輪小輪之心行于黃道而星體所行非黃道也乃行于小輪周耳近合伏前後行輪上半順輪心東行而見其遲留且退其實星在輪周環轉自平行也故以輪周勻分三百六十度爲實前合伏至後合伏日率爲法除之得輪周每日星行之平度是之謂自行度也者以距太陽言則順輪心而見疾距日之度必少逆輪心而遲退距日之度必多安所得平行之率哉故日自行者星距合伏之行而非距日之行也曰自行度既非距日度又謂其生于距日何也曰星既在輪周行矣而輪之心實行于黃道與太陽同行安旋而有遲速當合伏時星與輪心與太陽皆同一度(星在輪之頂作直線過輪心至太陽直射地心皆在黃道上同度然不過晷刻之間而已自是以後太陽離輪心而東輪心亦隨太陽而東太陽遲輪心遲輪心所到必在太陽之後以遲減速而得輪心每日不及太陽之恒率是則爲距日行也(即平行然而輪心隨太陽東行星在輪周亦向太陽而東行太陽離輪心相距一度(黃道星在輪周從合伏處輪頂東行亦離一度上度太陽離輪心一象限(如月之望星在輪周亦離合伏一象限乃至太陽離輪心半周與輪心冲星在輪周亦離合伏半周居輪之底復與輪心同度而衝太陽(自輪頂合伏度作線過輪心至星之體又過地心以至再積其度太陽太陽黃道上離度皆成一直線如月之望)故歲輪上星行高下本是在輪周環轉而

陽天在火星之下故其遲又次之太陰天最卑故右移亦最速金水二星天在太陽之下太陰之上其右移之度宜遲於太陰速於太陽古今衝家測金水平行皆與太陽等此就星所當黃道之度測之非本天之平行也梅氏江氏始謂二星各有歲輪歲輪心行本天之周金以二百二十餘日而一周（納日行一度有半）水以八十八日奇而一周（納日行一度）然則五星之行可以一理通之由高下而生遲速亦各以其等而不紊雖不可以目測而可以理信可以算術推爲古今未發之精義

新法算引五星之遲疾相距緯度各異而其斜繞黃道則與月道同理故皆借月道諸名名之其南交之所亦謂正交中交其在南在北兩半周亦謂陰陽二限奮是而五星緯行庶可詳求矣茲各本道外之蔵行小輪恒與黃道爲平行而又斜交於本道其上半恒在黃本二道中凡星躔於此則減本道之緯其下半恒在本道外星躔於此則加其緯然此小輪之緯向則恒不變如土星三十年行天一周其在正中二交之下必無緯度分十五年恒北十五年恒南耳凡衝太陽同在小輪上半即減緯度他星亦僭是也其或行近於地小輪加減益多太白至夕伏合之際因其近地其緯幾及人度矣中法不請緯行之原一見金星在緯南北七八九度即詭謂本星失行豈非誣乎

新法表異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雖大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肯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江氏永曰水星與金星不同有二事其一則均輪也他星均輪最高時起最遠點右旋三倍引數一度其一則交角也金星交角最遠點右旋三倍引數一度其一則交角也金星交角三度二十九分惟一耳水星交角則時時不同伏見輪心在大距與黃道交角五度四十分伏見輪心在正交當黃道北則減兩則加伏見輪心在中交當黃道北則加南則減其加減各有與大距交角相較之數以距交實行逐度算其交角差加減交角而得實交角以上論五星交周及緯度

右五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注恒常也謂常見之光明微盛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明夜者夜中則初昏王後旦昧覺也但此經下言夜中則是夜中矣如雨者何非雨則易夜不見星也設使夜作晝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晨不見者以日光不以昏明之時法當未明經所以不見而書爲異也明經所不見耳）夜中星隕如雨（注如雨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左氏傳夏

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而也）星反附於中夜之時

箕農丈人俱無牛宿中之纏褰三星今二天田九星俱無女宿中之趙周燕代各二星今各一扶匡七星今四雞珠五星今無虛宿中之司危司祿各二星今各一敗臼四星今二離瑜三星今二天壘城十三星今五危宿中之八五星今三杵三星今一白圓星今三車府七星今五天鈎九星今六天鐵十星今四益星二星今十五八魁九星今無壁宿中之天厩十星今二奎宿中之天溷七星今四星宿中之天節八星今七咸池三星今無奎宿中之庫旗九星今五井宿中之軍井十三星今五鬼宿中之外厨六星今五張宿中之天廟十四星今無翼宿中之東甌五星今無軫宿中之青邱七星今三其軍門土司空器府俱無也又有古無今有者黃星旁有客星紳宗元年新出先大今小南極諸星古所未有近年浮海之人至赤道以南往往見之因測其經緯度其餘增入之星甚多並詳恒星表其論雲漢起尾宿分兩派一經天江南海市樓通宗八宗星涉天津至騰蛇一由其牛天弁河鼓左右旗涉天津至車府而會於騰蛇過造父直趨附路閣道大陵天船漸下而南行歷五車天關司怪水府傍東井入圓潰過閻邱孤矢天狗之虛抵天社海中天船南舡帶海山貫十字架蜜蜂傍馬鹿經南門絡三角柱南屬於尾宿是爲帶天一周以理推之隨界自靡有雲漢其所見當不誣又謂雲漢爲無數小星大陵鬼宿中積尸亦然考天官書言星漢皆金之散氣則星漢本同類得此可以相證又言昴宿有三十六星皆得之於羅遠者凡測而入表之星共一千三百四十七微細無名者不與其大小分爲六等內一等十六星二等六十七星三等二百一十六星四等五百零七星五等三百三十八星六等二百一十六星悉其黃赤二道經緯度列表二卷續文獻通考明季西洋法入中國其疇元年所測諸星具悉黃赤經緯度載於崇禎新書明史職其大要入於天文志今案馬端臨象緯考云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能言其去極若干度某宿若干度爲異然亦悉述經緯度耳西法所測悉具黃赤經緯度至所上星圖其見界總星圖即一行蓋天圖也然赤道以外衆星疎密之狀唐書已云與仰觀小殊則視赤道分爲南北二圖豈非者

圖之艮法歟明史云恒星有古多今少古有今無者後漢書註引張衡靈憲云三光有似珠玉神守精存屬其曉而言其明及其衰神獸精毀於是乎有隕星恒星之隱顯有無豈亦循其說歟梅文鼎文集云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回與歐邏巴復自不同至黃道內外之星或以爲六十象或以爲六十二象而貫索一星回回以爲缺椀獸邏巴以爲鼠婦其餘星名亦二星今十五八魁九星今無壁宿中之天厩十星今二奎宿中之天溷七星今四星宿中之天節八星今七咸池三星今無奎宿中之庫旗九星今五井宿中之軍井十三星今五鬼宿中之外厨六星今五張宿中之天廟十四星今無翼宿中之東甌五星今無軫宿中之青邱七星今三其軍門土司空器府俱無也又有古無今有者黃星旁有客星紳宗元年新出先大今小南極諸星古所未有近年浮海之人至赤道以南往往見之因測其經緯度其餘增入之星甚多並詳恒星表其論雲漢起尾宿分兩派一經天江南海市樓通宗八宗星涉天津至騰蛇一由其牛天弁河鼓左右旗涉天津至車府而會於騰蛇過造父直趨附路閣道大陵天船漸下而南行歷五車天關司怪水府傍東井入圓潰過閻邱孤矢天狗之虛抵天社海中天船南舡帶海山貫十字架蜜蜂傍馬鹿經南門絡三角柱南屬於尾宿是爲帶天一周以理推之隨界自靡有雲漢其所見當不誣又謂雲漢爲無數小星大陵鬼宿中積尸亦然考天官書言星漢皆金之散氣則星漢本同類得此可以相證又言昴宿有三十六星皆得之於羅遠者凡測而入表之星共一千三百四十七微細無名者不與其大小分爲六等內一等十六星二等六十七星三等二百一十六星四等五百零七星五等三百三十八星六等二百一十六星悉其黃赤二道經緯度列表二卷續文獻通考明季西洋法入中國其疇元年所測諸星具悉黃赤經緯度載於崇禎新書明史職其大要入於天文志今案馬端臨象緯考云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能言其去極若干度某宿若干度爲異然亦悉述經緯度耳西法所測悉具黃赤經緯度至所上星圖其見界總星圖即一行蓋天圖也然赤道以外衆星疎密之狀唐書已云與仰觀小殊則視赤道分爲南北二圖豈非者

已高三十餘度將前星一一對割經緯皆符但渡云一十二

像今又有二十一名何即

惠田案南極旁諸星自古未有西人以目驗得之

右恒星總論

大衍會典推步法

推日躔法

用數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天正冬至爲律元

江氏永曰律元所以爲步算之端古術先爲日法以今日月五星之行旣而上溯之必得甲子歲前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合璧聚於虛一元投壺所始等其實已爲元和積年用以步算無微自冀太初三統而後一新題曰律元蓋無取焉

交應五星之年用西法推算以步頒改辰爲元我朝因其舊法踵干支歲數隨年皆可爲元此定庚申甲子爲元之年前冬至在前冬至在前冬至爲首屬陽干始之義也

大統法用如上數以縮之干支之數六十而一周以歲首冬至爲元之年前冬至在前冬至爲首屬陽干始之義也

十一月推步必以年前冬至爲首屬陽干始之義也

續文獻通考明季西洋法入中國其疇元年所測諸星具悉黃赤經緯度載於崇禎新書明史職其大要入於天文志今案馬端臨象緯考云古今志天文者述天官星之名義大略皆同兩朝志亦出入晉隋二史但能言其去極若干度爲異然亦悉述經緯度耳西法所測悉具黃赤經緯度至所上星圖其見界總星圖即一行蓋天圖也然赤道以外衆星疎密之狀唐書已云與仰觀小殊則視赤道分爲南北二圖豈非者

周天度三百六十度分以下亦皆以六十爲法其不用百分何也八綫表及渾儀以六十折度爲得疎密之中又一小時六十分矣度法相當取便於變時也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

歲周小餘係五時三刻四分四十五秒將時刻化作一日之分凡此所用皆以便於推算也

五行

五行之說不一此所用者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蓋以此五者相生之序推之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生之次也

五星會周

歲星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

歲星最近者一歲行三十度分以下亦皆以六十爲法其不用百分何也八綫表及渾儀以六十折度爲得疎密之故也

歲周

歲星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

度法六十分以六十進折一日

日躔

江氏永曰三百六十度者六其六十度分以下亦皆以六十爲法其不用百分何也八綫表及渾儀以六十折度爲得疎密之故

冬至之日數乘之兩數相併內加限數以減平行得引數數求朔望及二十四氣加減平行

江氏永曰大衍曆議云古法不知大陽盈縮者固非知盈縮而仍以恒氣注律者亦非況其所為盈縮者又不以常定於二至則恒氣周諏而定氣亦非矣皆以子

黃道經度

斗初宮五度五十分

南三度五十分

牛初宮二十九度二十七分

北四度四十一分

女一宮七度二十三分

北八度一十分

虛一宮十九度○一分

北八度四十二分

危一宮二十九度

北十九度四十二分

室二宮十九度○七分

北十二度三十五分

壁三宮四度四十八分

北十二度五十八分

奎三宮○度五十四分

北八度二十九分

婁三宮二十九度三十三分

北八度二十九分

胃四宮十二度三十三分

北十一度十六分

昴四宮二十四度四十八分

北四度一十分

畢五宮四度○三分

南二度三十七分

參五宮十九度○一分

南二十三度三十八分

觜五宮十九度二十二分

南十三度二十六分

井六宮初　五十五分

南初度五十三分

鬼七宮二十分

南初度四十八分

柳七宮五度五十二分

南十二度二十七分

星七宮二十二度五十六分

南二十六度十二四分

張九宮一度十九分

南二十二度十二四分

翼八宮十九度二十三分

南二十一度四十一分

軫九宮六度二十三分

南十四度二十五分

角九宮十九度二十六分

南一度五十九分

亢十宮初度○三分

北二度五十八分

氐十宮十度四十一分

北初度二十六分

房十宮二十八度三十一分

南五度二十三分

心十一宮三度二十一分

南三度五十五分

尾十一宮十度五十四分

南十五度

箕十一宮二十六度五分

南六度五十六分

右二十八宿皆乃律元甲子年之黃道經緯度分其緯之南北千古不移而經度則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相乘得歲差也故求宿度必須以距律元積年與歲

加入宿鈐方得所求年各宿實躔之度分江氏永曰以黃道宗赤道為主故以黃赤兩道

黃道距赤距度表

黃道度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二九秒	○	五	九	一四	一八	二二	二六	二九	三三	三六	三九	四二	四五	四八	五一	五四	五六	五九	六二	六四	六七	六九	七一	七三	七五	七七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四	八五
宮宮分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北南度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四十秒	○	七	一四	二一	二八	三四	四一	四七	五三	五九	六四	六九	七四	七八	八二	八六	八九	九二	九五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一〇〇	九九	九八	九七	九五	九二	八九	八六
宮宮分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北南度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五十秒	○	四	九	一三	一八	二二	二七	三一	三五	三九	四二	四五	四八	五一	五三	五五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〇	六〇	五九	五八	五七	五五	五三	五一	四八	四五	四二
宮宮分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北南度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六十秒	○	一	三	六	一〇	一四	一八	二二	二六	二九	三二	三五	三八	四〇	四二	四四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四九	四九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四	四二	四〇	三八	三五	三二
宮宮分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北南度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

右順黃道距赤道度分表按二分二至分順逆列之二分後各宮列於上三宮至五宮為春分後係北緯九宮至十一宮為秋分後係南緯二至後各宮列於下六宮為夏至後係北緯初宮至二宮為冬至後係南緯大陽實行在上六宮則用右行順度在下六宮則用左行逆度用表之法以實行之宮對實行之度其緯橫相遇之數即為所求之距度也江氏永曰假如太陽實行在一宮一度三十分二十九秒強北緯初宮對實行之度得二十七度三十分二十九秒強北緯初宮對實行之度得二十七度三十分二十九秒強與一小時太陰平行相乘為實以一度化秒為法除之行若干秒則今有之時差當得若干秒也得數為秒以分收之得時差行以加減太陰平行江氏永曰為用時太陰平行江氏永曰為用時太陰平行之法也凡時刻有定者則加減每相反之位太陽之左旋運而後天之右旋依次而後天之右旋運而後太陽之左旋依次而後太陰之左旋運而後天之右旋依次而後太陰之左旋運而後太陽之右旋依次而後天之右旋運而後太陰之右旋依次而後太陽之左旋依次而後天之左旋運而後太陰之左旋依次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

泰尚書觀象授時

微

江氏永曰太陽距月孛度也以減太陽平行應為首朔疊應所在

首朔太陰引數應九宮一十八度三十四分二十六秒一十六微

江氏永曰太陰距正交度也太陰平行應加十二宮以交周應減之為首朔正交所在

求天正冬至

求首朔 置積日 詳月離 江氏永曰律元冬至次日減朔應得通朔 奔是從律元十二月首朔起也通朔者太計精朔之名以朔策除之得數加一為積朔餘數轉減朔策為首朔不用轉加朔策乃得之數即得為積朔不用轉減朔策也加減朔策乃即得所求之首朔也即所除仍有不盡之日分於所加一如朔內減朔之日分從律元十二月次減起不盡之日分及分通計積朔為十二月戊戌平朔起算上推此朔為積也

求太陰入食限 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為積朔太陰交周應減朔太陰交周應不足減者又加太陰交周望策再以太陰交周加一次得迭加十三次得逐月望太陰平交周江氏永曰加望後至十三次月望親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即為有食之月五度○六分五十六秒者十五度○六分四十五秒也

六宮十四度五十四分自十一宮十五度○六分五十六秒至初宮十四度五十四分皆為可食之限江氏永曰初宮五宮陰律也六

江氏永曰從天頂出縱線過影心至地平與黃道交成角此角對下兩角間之地平弧弧末得不能用正弦法當知此末之猶影邊之角應食在限東者角在右偏下求初虧復圓定交角減食甚時刻之得初虧復圓交周減初虧復圓交周之半為正弦為二率初虧復圓距緯正弦各為一率黃白大距之得初虧復圓定交角置食甚交周以初虧復圓距弧加減之即以黃道高弧交角為定交角

求初虧復圓方向　食在限東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下偏左復圓上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左偏下復圓右偏上過九十度初虧正左復圓正右過九十度初虧左偏上復圓右偏下食在限西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上偏左復圓下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左偏下復圓右偏上過九十度初虧正左復圓正右過九十度初虧左偏上復圓右偏下食在限西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下偏左復圓上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左偏下復圓右偏上過九十度初虧正左復圓正右過九十度初虧左偏上復圓右偏下

求各省月食時刻　以京師月食時刻按各省東西偏度加減之與推各省晝夜永短時刻法同

求各省月食方向　以各省赤道高度及各省時刻如法推之

推日食法

用數

太陽實半徑五百〇七秒　辛酉

江氏永曰地半徑設一百萬七故為五百零七

太陽半徑大　百五十六

求天正冬至距日

江氏永曰地半徑設一百萬七故為五百零七

求首朔食月

求太陽入食限　與月食求逐月朔望平交周視某日交周在五宮六宮之間為入食限

兼前為逐月朔平交周視某日交周在五宮六宮之間為入食限

求太陽實赤道經度　以黃赤大距之餘弦為一率氏永曰餘弦九一七二為天半徑為二率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切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切檢表得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江氏永曰如赤道度一百五十度加半周一百八十度為三百三十度假令太陽距春分二十度相減得一百五十度是遇二象限與全周相減餘一百七十度為春分距午東赤道度遇二象限減之餘十度是不遇象限為春分距午西赤道度過二象限者與半周相減餘為秋分距午赤道度

三象限者與全周相減餘為春分距午東赤道度江氏永曰如赤道度一百五十度加半周一百八十度為三百三十度假令太陽距春分二十度相減得一百五十度是遇三象限與全周相減餘一百七十度為春分距午東赤道度遇二象限減之餘十度是不遇象限為春分距午西赤道度過二象限者與半周相減餘為秋分距午赤道度

求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以黃赤大距之餘弦為一率氏永曰餘弦九一七二為天半徑為二率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切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切檢表得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江氏永曰如黃赤大距之餘弦為一率氏永曰餘弦九一七二為天半徑為二率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切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切檢表得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求太陽平引　以太陰平行減太陽平行餘為太陽平引

求太陰平引　以太陰平行減太陽平行餘為太陰平引

求太陽實引　以太陽實行減太陽平行餘為太陽實引

求太陰實引　以太陰實行減太陰平行餘為太陰實引

求實朔　以上四條皆與月食求逐月朔望平交周之法同惟不加望策後三條同

求太陽實交周　以太陽平交周減太陽實引餘為太陽實交周

求實朔用時　以太陽實交周減太陽實引餘為太陽實交周

求太陰實引　以太陰平行減太陰平引餘為太陰實引

求實朔用時　以太陰實交周減太陰實引餘為太陰實交周

求太陽實赤道經度　以太陽實交周減三宮減者加一宮為太陽距春分後赤道度又以食甚用時攣為赤道度加減半周減半周者減之減餘半周者加之減半周者減之減餘半周者減之減餘半周者減之減餘

求近時高下差
求近時東西差
求食甚視行　以用時東西差倍之減近時東西差餘為視行
江氏永曰此為求定時距分比設也假令用時東西差三十分近時東西差三十一分則近時距分必多一分實大月距分一分并三分為二分此即倍法用時東西差先倍之然後減去一分并前為二分而以其餘為二分之一分為三十一分倍而減之即近時差分少於用時差分大於用時差分以視行化秒為一率近時距分化秒為二率用時東西差化秒為三率求得四率為秒以時分收之為定時距分之差減近用時距分同數之差也減近為減用為加減食甚用時得食甚定時日加減法見前求食甚近時條
按食甚時刻須求時差而定則食分之深淺亦必因視差而變故復因定時求視差以定食分
求定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以食甚定時變赤道度求之餘與用時之法同後諸條倣此但皆用定時所當度數立算
求定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求定時午正黃道宮度
求定時午正黃道高弧
求定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求定時黃平象限宮度
求定時月距限　置太陽黃道經度加減初虧復圓弧為定時太陰黃道經度餘同前江氏永曰定時黃平象限宮度與定時黃平象限宮度相減為定時月距限
求定時月距地高
求定時太陰高弧
求定時南北差　江氏永曰前未得定時不必求南北差至此然後求之以定食分　以本天半徑為一率定時白道高弧交角之正弦為二率定時高下差之正弦為三率求得四率為正弦檢表得定時南北差
求定時東西差
求復圓高下差
求復圓東西差
求復圓南北差
求復圓視行　以復圓東西差與定時東西差相減併為差分
復圓食甚同限則減食以加減初虧復圓距弧為視行相減為距也食甚初虧未食甚復圓已食甚則初虧復圓皆加減之
舊法以月食甚與初虧復圓食甚同限則減食以加減初虧復圓距弧為視行相減為距也食甚初虧未食甚復圓已食甚則初虧復圓皆加減之
新法以月食甚與初虧

本星平行應八宮○九度一十三分一十二微
最高應九宮○九度五十一分五十九秒二十七微
正交應六宮○七度二十一分四十九秒三十五微
火星用數
火星每日平行一千八百九十六秒七七○三五八
江氏永曰測火星平行之法亦用前後兩測與土木二星同新法算書二萬八千八百五十七日又十八萬八百八十三次其二十七周中積日分為實為次輪周數二十七周中積日分為實為法以之九分四二七八三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為實周率為日法之九分四十一秒三十九微四十三忽為每日火星距太陽之行與每日太陽平行相忽五十五芒為每日火星距太陽之行與每日太陽平行相減得三十一分二十六秒四十微為每日火星平行相減得一分二十四秒一十二微為每日火星平行相減
最高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一又八三四三九九
正交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一又四四九七二三
本天半徑一千萬
本輪半徑三十七萬一千
均輪半徑一百四十八萬四千
此本輪半徑四之一
最小次輪半徑六百三十○萬二千七百五十
江氏永曰火星次輪時時不同本輪高而大陽又高者最大本天等大此最小二者指在高準之中則與太陽本天等大次輪最小半徑加此
本天高卑九差二十三萬五千
江氏永曰合兩次差而九百三十四萬六百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五十四萬六百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五十四萬六百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五

求天正冬至 詳日
求本星平行與土木火三星
求最高平行
求伏見平行 江氏永日本做此
求正交平行 置最高平行金星則減十六度水星則加減六宮得正交平行 江氏永日依指言水星正交與最高同應以中交為正交也用引數求初均數 江氏永日金星本輪半徑二萬五千一百一十萬為一率次輪半徑三千一百一萬為一率次輪半徑三千一百一萬為一率

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旣以雞鳴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

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樂其如殷之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隨色此謂通天三統也至殷以前夏以芽動冬注謂三物生始動也至三天有三生三死皆悟異時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鄭注統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

蕙田案此大傳古本世多未之見今考其說則知注疏之未審矣其曰通三統若循連環極足以發明三正並用精義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自古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循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舜曰文祖受終于文祖周禮大宗伯以日繹禋祀昊天上帝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以前檢後爲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楊氏時曰三代正朔如忠質之尙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識女之紀指寅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

劉氏瑾曰夏書有色彙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于民俗其來旣遠故幽公劀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也

呂氏祖謙曰三正通于民俗矣周特舉而用之耳

蔡氏德晉曰九峰謂三正並建其來久矣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東萊詩豳風之紀日三正通于民俗尙矣二說固然商又有說焉昔先王創顓頊既立爲一代之法而于前代典章必兼存而不廢其創英六祝陳杞宋之封皆所以使其子孫各修先代之禮物至于朝野所率行則祭祀備六代之舞養老具三代之禮士喪兼三代之祝嘗用四代之服器官益聖人以德化民惟欲納之于至善初不必嬗奪禁絕前代之典章以自伸也故三代之時自伏羲甲律以至神堯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律具存而可考觀于秦政坑焚操懿兵獘而杜預所見十律自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建在則其前可知也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猶神農少昊諸律今雖不可考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選用亦復爲一朝兼存故語誓臣並言之而不以爲倍今考三統三正迭建固爲得之其實不止迭建實並行而不缺故洽倫造律則用天正岐伯論醫則用地正神農教稼則用人正三者並行是爲不忘棄若建其一而棄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忘棄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則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忘棄三正則不惟不奉正朔而已也

易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注八月謂夏殷

蕙田案八月之說有三勵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閱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從之而傳義去之至何元子復用其說謂本卦傳云消不久也否泰傳皆有道消道長之文于此卦互見之文王殷人而從殷正其說可信然細觀卦義否泰消長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對之象本卦象云消不久則于二陽必有關會不得混爲消長之說也程傳及紫岩漢上草廬孟敬俱指遯說謂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爲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爲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爲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爻盡也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臨遯反對似得之然何元子謂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應于復卦言之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其一說則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二月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

危矣序卦相承臨觀反對王秋山謂自六三八變而至觀爲八月卦臨則二陽長于下四陰剝于上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剝于上矣故曰有凶聖人于此二陽長而陰消之初爲二陽消而陰長之慮也益方盛而慮衰則盛可久若既衰而後爲之慮則無及矣此八變之說于八月之數合于八月之時亦合趙汸水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爲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爲二陽之長觀爲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卽爲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浸長而聖人于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憂深慮遠爲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于未亂也解案傳消不久之義于卦中二陽尤有關會朱子兼存之求矣鮮焦弱侯潘去華俱從之惟何元子謂文王彖易而從夏正朱子亦心疑焉不知古者三正並用故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而逸周書言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三正錯見而用夏正居多卽如易說卦云兌者正秋也亦用夏正也何獨臨之彖不可以夏正言乎

說郛傳兌正秋也 舊兌在秋卦指西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

張氏以寧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不曰兌正秋而曰兌正西冬子理不可也此與魯史春周正朔而書之以紀事皆自不同

蕙田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雜時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顓子以行夏之時也

禮記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藏改正朔者正謂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歲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朔皆自不同

右三正統論

蕙田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雜時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顓子以行夏之時也

禮記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藏改正朔者正謂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歲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朔皆自不同

右三正統論

蕙田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雜時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顓子以行夏之時也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裨竈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

後漢書陳寵傳元和二年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二月有蕤賓之名蕤者繼也賓者導也言繼養微陽導達萬物也夏至之節陰氣始萌故五月有林鍾之名林者衆也鍾者動也言陰氣施動成就萬物也

蕙田案日甲子作而有歲月日時有歲月日時即有正朔正朔者歲月日時之首也慶書曰正月日月正日日上日日元日日朔旦周禮曰正歲曰正月以其爲一歲之首日正歲以其爲十二月之首日正月以其爲正歲正月之首日日元日上日朔此與易稱乾元同義所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聖人所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若也古人論三正曰三微成著以成三統三微成著卽資始之意然其用各有所當焉黃鍾始于子律元始于冬至天之統也靈樞五運六氣始于大寒地之統也平秩東作以殷仲春人之統也蔡氏謂三正迭建固爲得之其實不止迭建實並行而不缺故洽倫造律則用地正岐伯論醫則用人正三者並行是爲不忘棄若建其一而棄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忘棄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則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忘棄三正則不惟不奉正朔而已也

易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注八月謂夏殷

蕙田案八月之說有三勵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閱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從之而傳義去之至何元子復用其說謂本卦傳云消不久也否泰傳皆有道消道長之文于此卦互見之文王殷人而從殷正其說可信然細觀卦義否泰消長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對之象本卦象云消不久則于二陽必有關會不得混爲消長之說也程傳及紫岩漢上草廬孟敬俱指遯說謂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爲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爲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爲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爻盡也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臨遯反對似得之然何元子謂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應于復卦言之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其一說則謂夏正八月于卦爲觀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二月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

時以前何月爲正蕙田案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商實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蕙與對日難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蕙田案李業興據侯之文證正月上日爲建寅之月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故也考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建寅之月日雖當在奎婁己過營室一次不得云營始也晉志載董巴之言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律營室也顓頊又在唐虞之前正月日雖去營室尤遠凡爲此說者皆不通於虞夏之故者也鄭氏謂堯正建丑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以中候日在營室推之則建丑爲近是其云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此誠千古定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漢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舜受玄耳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蕙田案鄭康成及高堂隆等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堯典以二分二至四仲之月盈歉授人時故用人統正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者也然竟謂以寅爲正則夫子告顏淵不當但取韶舞而曰行夏之時矣若王肅等謂自夏以前俱以建寅爲正則又不然甘誓明言怠棄三正則不待商周始創改之也

觀承案唐虞建寅堯典經文自有明據二月東巡重華攝治亦別無改正之文夫子每舉夏時爲言者以三代相連對商周言之但察夏爲便亦以唐虞已遠其令或倘踵舊夏王承之而典制益詳今夏禮難亡而倘傳小正一書可知夏時最爲明備故時行夏而舜用韶蓋各舉其盛以爲言也康成堯正建丑舜正建子之云商爲穿鑿無據夫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唐虞以前豈無子丑爲正者何必斷踏堯舜耶

右唐虞夏夏正朔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傳此湯崩論月之祖甲即位當殷高宗武丁之末年）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正也正祀者太正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蓋闕文也（羽翼書會同律授時）

正祀以下十二月為正也祀即年也（羽翼書）

正祀即位之元年也（羽翼書）

正祀即位之元年也（羽翼書）

正祀即位之元

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稔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慥祑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王氏樵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爲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律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視聽月朔有改有不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正朔而律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時與月其亦疎且固矣

華氏泉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于敬授人時趨符祭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

蔡氏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堯秀發以正月爲夏正正歲爲周正吳德方以正月正歲皆爲周正正歲皆爲夏正果孰爲是曰昭明之說近是據邠周書授時祭享猶是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四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況凌人十二月令斬冰庶成亦以爲用夏正矣十二月孟用夏正正月安得月周正也

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宣聿述也歲小明云歲聿云暮穀梁穀梁亦是九月之事九月歲未爲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也）

張氏以寧曰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爲歲暮周正也

顧氏棟高曰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爲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爲歲將莫十月爲歲除是以十一月爲歲首之明證也

幽風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建巳之月也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

顧氏棟高曰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歲以夏之十一月爲正月以夏之正月爲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循環不已而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蓋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述曰爲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爲歲之始則改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鄭氏康成曰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周正此十七月方除爲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爲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小雅采薇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靡盛陰氣已萌故名此月爲陽月）

張氏以寧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爲歲莫以十一月爲歲首也

張氏以寧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於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難閱冬爽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繇己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也曰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爽爽與厥厥同除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庶而聚居于隰衰之始亦自謂其時即歸何至今歲將莫而尚未得歸至九月采薪養救以爲卒歲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征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歸經閱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氷已啡至九月蘦霜而肅爽亦不得以爲難謂寒暑也

顧氏棟高曰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奠爲二月之初訓爲暖則二月尚未可云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爲除九無當上甫田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薪穫薪爲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爲周正則此二月爲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夏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序乃錢鎛奄觀銍艾（箋則之東萊于夏爲五春晉侯承命朝用玉帛于周之晚春遭之勑其事右保介以時事當勤農遊時也　疏耘耨非夏之季春言以夏之季春非遭勑之月故勑此爲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排類已遍故勑其事右以時事勤耘耨耕田是也）

張氏以寧曰請詩者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章有不合蓋周正雖改而夏正之遠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猶不能忘而稱之異證之忽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隨宿在今之十月則不足堅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强爲之說矣

薑田案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參差不一蓋也張氏以寧解六月棲棲四月維夏諸詩論語皆春者春服既俱以爲周正支離牽合反滋後人之惑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革前代改正朔以建天之月爲正隱公之始不書即位者以攝也）

胡氏安國曰案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也商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日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不易也後子周者以夏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周者以夏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周者以夏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

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頒子細心攷也

董田案此條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明快又謂春秋二字爲史元有之皆不易之論然僖不能無疑於竹書晉正建酉之說顧氏棟高嘗論之曰汲冢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春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所不禁顧氏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遂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夏殷時不禁幽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子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此言可以釋考亭之疑漢書注稱漢初所書冬十月皆史官追改顧炎武據以證秦漢之亦改月然朱子亦已見及之大儒讀書細心非他人所及也

趙氏汸周正考春秋雖修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繹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秋是也後于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謂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木王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字則僭周正今至歐陽之侯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王正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矩狩柔亨猶用夏爲其言損益之意其明經書冬桑春狩夏蒐以此益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子當時正朔豈容有差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祔祭事其所引書辭有序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己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朔旦冬至召誥洛誥周公攝政五年正月甲子朔旦冬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周之十一月猶夏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術其在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而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術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既謂殷周不改月子陳龍曰陽氣始萌于子陽氣大動于寅陽氣上通雉雊鷄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陽雖有微者三正皆可言春此亦術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益春秋卽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僭而或者猶以爲干古不決之疑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卽大三正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攷之自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書正月正歲首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一代而損益之其故俗則因時以存焉若夫建丑之月雖物萌動而天時尚寒農事未興祭祀賓客用之則不宜矣建寅之月雖陽氣發而冰雪猶積道路艱阻用之則不便矣建卯之月雖和暖而草木萌芽時雨將降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辰之月雖萬物生長而陰氣漸盛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巳之月雖純陽用事而暑熱未至用之則無取焉建午之月雖陽極而陰氣已萌用之則無取焉建未之月雖暑退而溽暑猶盛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申之月雖陰氣漸增而天時尚暖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酉之月雖成實而草木黃落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戌之月雖陰氣已盛而霜露未降用之則無取焉建亥之月雖純陰用事而冰凍未堅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子之月雖陽氣復生而寒威凜冽用之則有害生育矣故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矩狩柔亨猶用夏爲其言損益之意其明經書冬桑春狩夏蒐以此益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子當時正朔豈容有差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祔祭事其所引書辭有序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己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朔旦冬至召誥洛誥周公攝政五年正月甲子朔旦冬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周之十一月猶夏之十二月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術其在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而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術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既謂殷周不改月子陳龍曰陽氣始萌于子陽氣大動于寅陽氣上通雉雊鷄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陽雖有微者三正皆可言春此亦術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益春秋卽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僭而或者猶以爲干古不決之疑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卽大三正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攷之自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書正月正歲首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一代而損益之其故俗則因時以存焉若夫建丑之月雖物萌動而天時尚寒農事未興祭祀賓客用之則不宜矣建寅之月雖陽氣發而冰雪猶積道路艱阻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卯之月雖和暖而草木萌芽時雨將降用之則無取焉建辰之月雖萬物生長而陰氣漸盛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巳之月雖純陽用事而暑熱未至用之則無取焉建午之月雖陽極而陰氣已萌用之則無取焉建未之月雖暑退而溽暑猶盛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申之月雖陰氣漸增而天時尚暖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酉之月雖成實而草木黃落用之則有害生育矣建戌之月雖陰氣已盛而霜露未降用之則無取焉建亥之月雖純陰用事而冰凍未堅用之則有妨農務矣建子之月雖陽氣復生而寒威凜冽用之則有害生育矣故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矩狩柔亨猶用夏爲其言損益之意其明經書冬桑春狩夏蒐以此益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子

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遍閱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是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愼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數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說春秋書元年經傳春王正月蓋仲尼始筆也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益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決之疑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諸侯強僭皆不復知有天王也子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通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稔惡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罪人之罪誅人之惡褒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

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誅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或曰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況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改者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證月日至也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益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爲千古決之疑夫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諸侯強僭皆不復知有天王也子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通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稔惡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罪人之罪誅人之惡褒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

泰尚書觀象授時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朏言月不言時泰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者鼎吾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晦月日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褒例所存不容于缺一也或疑夫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應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及知謂以時冠月者非也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于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未爲天子則難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于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盡之矣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聖人之書明日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曉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予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爲建酉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褒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多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春分之候也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也而又于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于殷正同于夏正也通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胡氏泥于冬之不可以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于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難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夏爲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正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

之間孔子何以自慮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于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强禦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于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于言哉

葛田案此以春秋本文證據最的確

又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爲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是明以周爲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蔽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敦言陳莊敬蔡德晉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胡蔡之謬强爲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概置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傳所謂周之禾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麰麥苗似麰以此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辛酉朔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

葛田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爲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是明以周爲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蔽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敦言陳莊敬蔡德晉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胡蔡之謬强爲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概置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傳所謂周之禾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麰麥苗似麰以此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辛酉朔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

葛田案此以春秋本文證據最的確

又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是明以周爲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是明以周爲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合諸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蔽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敦言陳莊敬蔡德晉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胡蔡之謬强爲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

概置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傳所謂周之禾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麰麥苗似麰以此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辛酉朔知此是七月故爲

顧氏棟高曰此冬日夏日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右周正朔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生員邱翀校

漢軍生員樊封校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嘉應生員邱翀校

嘉應生員張蔚洪校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八終